

南疆逸史序

南疆逸史者何紀弘光隆武永

歷三朝遺事也何以不言朝不

成朝也何以謂之南疆皆南土

也勢不及乎北也若曰疆此南

疆也云爾然則何紀爾也曰土



字反覆攻守紛錯政令互易興  
亡得失成敗之蹟不可泯也忠  
佞雜陳賢奸各出奇才策士之  
謀畧武夫猛帥之忠勇老成正  
直之持論讒陷欺罔之詭辨與  
夫忠義奮發凌霜犯雪之操叛  
逆弑毒狐媚虎噬之狀不可畧  
也蓋事變愈煩情態畢露可以  
下拜可以按劍可以裂衣皆可以  
怵舞可以慟哭流涕缺唾壺而  
抒悲憤者矣嘗論明之亡也始  
於朋黨成於奄監終於盜賊南

渡以後馬阮得志借朋黨以肆  
毒合奄監以固寵假盜賊以張  
威而廟堂昏庸酣歌勿恤忠貞  
黜落貪毒躡橫肆紀綱倒置是  
非混淆以致穴中自鬪貽■以  
漁人之利焉思文賢主也幅員  
偏仄倚寇永明仁慈有餘英斷  
不足崎嶇山海之間播遷流離  
收遺孽為腹心託絕域為禁籞  
傷已當其時坐而平章者不乏  
道德譽望忠諒誠悃之儒捍禦  
邊圉綢繆外海者亦多英達敏

練遺艱投火之材劉黃姜高史  
瞿何堵諸君子者皆學究天人  
忠貫日月常變不渝文武互濟  
亦可謂祖宗之留遺王國之楨  
榦矣乃好爵虛糜大權不畀或  
外而不內或尊而不親終于一  
木支傾九泥塞潰碧血青燐抗  
忠自信悲夫悲夫天命不延人  
慮再外百六之會又焉能逃迨  
夫歷數已終正朔永絕而監國  
猶然樹蠹縣島嶼之中抗顏鯨鯢  
之側落日狂濤衣冠聚議寸疆

未復而志不衰大命垂盡而氣  
方壯父叛子忠鷄音忽好懷誠  
思烈不敢萌貳雖新王之封冊  
嚴父之危詞不能易焉延祚再  
世歷年三紀然後知三百年詩  
書禮樂之遺澤其道守人忠義之  
教者深矣蓋明之積弊約有三  
端一曰務虛名不採寔用高談  
性命而以農田軍旅為粗研志  
詞華而以刑法錢穀為俗至使  
吏治不修武備全廢假鉞於武  
夫待成於胥吏一弊也二曰別

流品不求真才古之求士或在  
草澤或在山林甚至羈囚餓隸  
降卒仇夫皆列置班聯昇膺寵  
任未聞同朝之謗今乃獨尊甲  
第鄙棄舉貢即材懷管葛行同  
夷惠陞擢無期排擠有自楚材  
晉用誰實貽之二弊也三曰爭  
浮文不念切效承平虛套以抗  
大敵祖訓浮言以攝巨寇欲以  
通和而反樹之怨欲令効忠而  
滋益之怒迨至隣封執言狂寇  
反噬則影銷烟散啞口無策三

弊也積此三弊敗亡不悟則悞  
國之罪豈得獨諉之小人哉余  
所以每不禁掩卷而三嘆也是  
編也網羅散佚搜抉殘蠹上自  
朝廟大綱事關興滅下迨閭巷  
幽貞誼存感諷紀其人傳其事

具見其本末零星逸行攢簇成  
章繁蕪瑣言刪除歸雅論賢智  
寧嚴以其世所指名也寬庸流  
勿議以其無所責焉矣哀之非  
恕之也君父之慝隱而勿彰愚  
賤弗敢知也亂臣賊子末路必

載以示誅夷有所儆焉至於宜  
詳而畧當顯而微則定哀微辭  
不敢背乎春秋之義嗟乎舊國  
舊都望之悵然况乎姓氏與開  
業並垂爵命與末流俱隕其始  
其末先臣實式憑之俯仰今昔  
迴環感慕不知涕泗之何從自  
附於西臺之紀云爾其缺畧荒  
謬之譏所不辭也吳興晒園居  
士溫睿臨書於炳獨齋



凡例

昔吾友萬子季野方輯明史語余曰自鼎革之際事變煩多金陵閩粵播遷三所歷年二十遺事零落子盍輯而志之余曰是明史之所該也余何事焉萬子曰不然明史以福唐魯桂附入懷宗紀載寥寥遺缺者多倘專取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時故老猶存遺文尚在可網羅也遂巡數十年遺老

盡矣野史無刊本日就零落後之人有舉  
隆永之號而茫然者矣我儕可聽之乎余  
曰是則然矣其間固有抗逆顏行伏尸都  
市非令甲之罪人乎取之似涉忌諱也刪  
之則曷以成是書萬子曰不然國家興廢  
何代無之人各為其主凡在興朝必不怒  
也不得已而遂其志爾故封干表容贈通  
祀闕歷代相沿著為美談

本朝初定鼎首褒殉難諸臣以示激揚其  
在外者不暇及爾褒與誅可並行也且方  
開史局時已奉有各種野史悉行送部不  
必以忌諱為嫌之令矣採而輯之何傷余  
因曰諾然世事拘牽因循未果也其後錄  
得野史數十種方欲咨訪發起例而萬子  
溘然先逝明史列傳甫脫稿尚未訂正念  
亡友惓惓之言不忍違其雅意閉居京邸

故廢無事嘗最諸書以銷水日顏曰南疆  
逸史非敢附名山之藏亦賢於博奕者云  
爾

野史中有魚紀三朝事者吳緯業綏寇紀  
畧鄒琦明季遺聞是也有紀國變及南渡  
事者夏允彝幸存錄文東甲乙事案許重  
熙甲乙彙畧李清三垣筆記是也有專紀  
弘光事者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羲弘光  
寔錄李清南渡錄是也有魚紀弘光水曆  
兩朝事者黃宗羲行朝錄錢秉鎰所知錄  
瞿昌文天南逸史劉湘客行在陽秋是也  
有專紀隆武事者閩人思文大紀是也有  
專紀水曆事者沈佳存信編魯可藻嶺表  
紀年劉湘客揚在綦毋邃象郡紀事馮甦  
劫灰錄其南粵新書粵事紀畧鄧凱滇緬  
紀聞滇緬日記是也有專紀一人一事者

應廷吉青燐屑史德威維揚殉節始末袁  
繼咸濟江紀事某北使記康范生慶事始  
末某贛州乙丙紀畧徐世晉江變紀畧章  
曠楚事紀畧沈荀蔚蜀難叙畧楊在朱容  
藩亂蜀始末武岡播遷始末孫可望勝王  
始末犯闕始末安隆紀事鄧凱遺忠錄求  
野錄也是錄是也有專紀魯監國事者黃

宗義魯紀年四明山寨記舟山興發記日

本乞師紀馮京第浮海記鮑澤甲子紀畧  
陳睿思閩海見聞紀畧是也共四十餘種  
其間紀載有詳畧年月有先後是非有異  
同毀譽有彼此乃取萬子季野明末諸傳  
合而訂之正其紕繆刪其繁蕪補其所缺  
撰其未備以成是編其他未見之書尚俟  
再攷然大畧具是矣  
古史於皇帝則稱本紀諸臣則稱列傳者

紀舉一時政令大綱綱列傳止載一人一事  
故稱紀以別之然太史公於項羽亦稱本  
紀以其號令一時事多詳載也今金陵閩  
粵三君位雖不終亦自帝其地各有政教  
理合紀載若拘入懷宗之例則傳且不列  
何有於記非一代史體也茲首卷先紀略  
不稱本紀者避本朝也其言畧者事固  
不得而詳也

一古人作史有專傳有合傳有附傳非以  
人有優劣也事有煩簡耳專傳必其行  
跡之衆多者也合傳則其學同其行同  
其官同其時同其名同其一事偶同老  
莊孟荀其學同也刺客遊俠酷吏其行  
同也張蒼申屠嘉其官同也婁敬叔孫  
通其時同也管晏其顯名同也屈原賈  
誼以放逐一事偶同也至附傳者以其

人事跡少不能成傳故附記之非薄其人也是編諸傳竊倣此意以事以時為類或其人品相懸亦不及計矣

一諸臣有遠事崇禎者其行事章奏悉畧之以所重在南渡後且已載于明史也必列之者以其終事在後也然大節亦撮數語不敢盡道也

一諸傳之叙先金陵次閩次浙東次粵諸臣有歷事三朝者則從其重者次之呂大器終于粵而先之者迎主異議大器為主一朝之眉目也後在粵亦無所表見

一古人附傳例不列名余獨不然蓋惜其人忠義節烈本屬賢者而行事泯沒無可紀載僅以一死成名若復不列其姓氏則觀者且將忽之故每篇大書特書

令人聳然於賢者之名耳若其人本不足重者雖附載不列名也

一徐閣學忠烈紀寔雖其人無事可書者必另列一行大書姓名余則不然彼專紀忠烈無可附書余則一朝之人忠佞賢奸悉列焉間或附見豈能掩其人之忠烈哉此所以異也無行事而但列姓名一行為一傳古無比體也

一義士義兵等傳古無其名今無昉乎曰無害也夷齊扣馬而太公稱以義士出自興朝佐命之口非出自勝國也况諸史各有忠義傳在勝國者為忠則在興朝為不忠在勝國者為義則在興朝為不義然史皆興朝所修而必不廢忠義之名者存其寔焉耳比之立名猶是義也

一或謂黃陶庵學淳文高明史置之儒學  
侯通政司沈總督丘巡撫揭傳兩太史  
曾吏部等皆官位尊重子乃與方都司  
茹叅將等武夫並列義兵其間更有布  
衣仗義者俱在焉得毋不倫乎余曰固  
哉子之見也夫名位有貴賤忠義無貴  
賤也能忠義則匹夫貴矣不能忠義則  
卿相賤矣漢人所謂傑紂至貴而下士  
羞與為伍夷齊至賤而王公不敢與抗  
是也豈在名位哉哀十一年郊之戰公  
叔務人與鄰童汪錡往偕死焉魯人欲  
勿殤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夫童  
子也而其名與國君之子並垂魯人禮  
之聖人贊之千載下凜々有生色較之  
魯三卿更烈焉非以其死義耶而何不



可並列之有至如道學正於舍生取義  
見之陶菴以一書生枕戈干寢與武夫  
並奮此正見其實是在道學也與夫口談  
仁義而身怯國事者異矣嗟乎世哀道  
失學術不明人惟聲利是趨乃于綱常  
大義亦先上名位豈不可嘆哉

一周鑣鍾索雷演祚三人者未嘗官南渡  
也南渡殺之耳何傳焉曰是南渡一大

案也馬士英竭智盡巧以起大鉞而歸  
其獄于從逆諸臣從逆者不可得而誅  
而歸其獄于周雷于是周雷誅大鉞用  
清流懼禍釀成左鎮之內犯而國已亡  
則此三人者烏乎不載也

一四鎮同功一體之人也列黃高而削二  
劉以其不終也其事則已附見矣李成  
棟之附見于李元胤傳以其無始也成

棟不與聲桓一例乎曰是有辨粵中之不靖成棟擾之也迨其反正而民生已塗炭矣忠烈材幹之士已夷滅矣惟其小心聽命以死勤事較之借內附而仍暴橫如忠貞諸人異焉若夫聲桓始終一賊耳歸朝之後不請吏不納士不離窟穴擅置官吏私財賦妄殺戮稽其來後全無王章致煩天討屠害生靈故列

### 逆臣

一孫可望事與粵中相終始粵中立國而可望入滇矣可望降而粵亦以亡且其邊王封謀受禪擅殺大臣劫置安隆稱兵內犯皆粵事之大者不載不可也載之則人已歸降例不得載今詳見於李定國傳而擇於同時諸臣亦得其大略矣

一諸史必有儒學孝友獨行文苑隱逸方  
伎等傳茲編為人無幾無從分晰獨隱  
逸欲列一傳而搜訪殊寡方明之末諸  
潔身高蹈者所在多有然其人既不求  
名而知交中或鮮好義文學之士不為  
傳述子孫式微遂致湮沒豈不惜哉廣  
搜旁羅以發潛德此亦四方君子之責  
也

一金陵之亡閩有君矣閩亡粵有君矣魯  
監國紀不亦贅乎曰此以存諸遺臣也  
諸臣之雜事唐魯桂者多矣若錢張諸  
公與魯相終始者無魯何以有諸臣  
諸臣之雄才大略精忠烈志皆與日月  
爭光者可以畧乎諸臣不得畧而監國  
烏乎不紀也且閩亡之後諸臣奉之長  
垣奉之健跳奉之中左奉之舟山閩中

震動獨非國事乎此皆不得附見于閩  
粵者也在昔梁未亡而蕭詧自立稱為  
後梁史不得畧彼並帝者尚然况於守  
監國之虛懷無自帝之驕志吾以為賢  
於靖江廣州萬矣故彼削而此紀  
一明祖鑒胡汪之禍不復立宰相以庶政  
歸六部而大權獨操太阿不旁落善矣  
然後嗣難以遵也成祖始興學士叅決  
機務設有內閣矣英宗冲年踐祚政在  
房闈始有票擬矣其後皆以六卿加官  
保銜則權與宰相侔矣懷宗英察微有  
猜嫌秉鈞之地信任不專十七年之間  
至五十人于是內監得而箝制之臺諫  
得而齟齬之廟堂無政海內崩離豈非  
輕蔑大臣有主而無輔之所致歟南渡  
而後貴陽煽虐猶有承平權奸之勢故

江左卒為所覆至於閩粵而政府輕於  
庶官矣片言合旨立執化樞節鉞邊帥  
皆予閣銜惟起二三遺老欲資籌策而  
碌尸位望不稱職事不可遺故立一  
傳

一明立宗支幾百萬殲於賊者十之九焉  
其散處他方義旅相於推戴於是知列  
聖德澤在人念其苗裔猶祖宗也惜乎  
謏劣之材不足以勝鼎器隨起隨仆比  
之聖公盆子猶或下馬被其毒者至儕  
之盜賊嗚呼夫孰非天潢之支流也歟  
仇在君親禍及宗祖枕戈之志孰得議  
之雖其無成亦足悲矣而兵火之餘無  
從掇拾之者謀略不具始末不完聊志  
梗概存其間抱節義者爾

一鄭芝龍受明厚恩而不終成功以子叛

父是何足誌乎曰凡為傳者豈其人是  
為亦以徵國是焉閩之立國惟鄭是依  
國事取決於芝龍而負恩喪國計其罪  
合入叛逆之五成功痛父之不忠矢心  
圖報奉粵朔不敢有二迨至粵亡猶以  
紀年竊附仍稱天復之義明之世勲宗  
戚與夫將相大臣受累朝厚恩者未有  
效忠若是者也事雖不成君子深悲其

志焉或曰其拒魯王而不納非欲自專  
恣乎曰否魯於閩固不協也兩相誚矣  
閩亡而奉魯思文有知不含愠地下乎  
附粵以明臣服之心拒魯以存故主之  
感此其英雄智略也然則何以不入粵  
曰地相隔也此有土焉勢不得舍之以  
奉粵也今舍而奉粵則亦壬寅一俘囚  
耳安能崛起島中延明曆二十餘年哉

故以其父子祖孫自為一傳如五代吳越世家例為忠為叛讀者詳之

或曰逸史之異於正史者正以軼事記載多耳子於軼事往往略之如德昌之疑非真也大悲童氏之獄暗昧不明也非當明辨之者歟永明見繫而神告以真符入寺而木偶起立非受命之貞乎瞿留守之松仙預定也非管郭之流歟若

是者不可枚舉而子俱不載何也曰德昌之事無從辨也辨之而益疑刪之而論定矣永明之夢松仙之數近於機祥君子不道也此編外史也不敢悖乎史體若瑣，是述疵纍筆端故略之畧之而人且以正史目之矣

明至定陵不獨朝事隨地士大夫學術亦漓矣其時絕少通經學古之士馴至啓

禎半白腹耳野史載懷宗問閣臣宰相  
須用讀書人何謂也諸臣莫能對首輔  
徐奏曰容臣等至閣會議具奏內侍皆  
掩口而笑嗚呼以不學之人徵倖得第  
平章軍國重事以支寇盜交証之會欲  
不亡得乎明史自開國至嘉隆儘多佳  
傳即少事實是亦簡潔有體萬曆以後冗  
蕪矣以前此纂述名手誌傳而後之所  
本者不堪耳取正史所遺而傳聞甚的  
者纂為一編名曰吾徵錄南渡軼事未  
入此編者亦附載焉稱為論斷竊倣中  
壘說苑之例他日南歸資田閭之笑嘍  
且以誇示兒曹曰比十餘年遊學錦囊  
也



南疆逸史目錄

卷之一

紀畧一

聖安帝

卷之二

紀畧二

思文帝

卷之三

紀畧三

南疆逸史

目錄

永曆帝

卷之四

紀畧四

魯監國

卷之五

列傳一

卷之六

列傳二

卷之七

列傳三

卷之八

列傳四

卷之九

列傳五

卷之十

列傳六

卷之十一

列傳七

卷之十二

列傳八

卷之十三

列傳九

卷之十四

列傳十

卷之十五

列傳十一

卷之十六

列傳十二

卷之十七

列傳十三

卷之十八

列傳十四

卷之十九

列傳十五

卷之二十

列傳十六

卷之二十一

守土諸臣列傳十七

卷之二十二

死事諸臣列傳十八

卷之二十三

死事諸臣列傳十九

卷之二十四

死事諸臣列傳二十

卷二十五

死事諸臣列傳二十一

卷之二十六

死事諸臣列傳二十二

卷之二十七

死事諸臣列傳二十三

卷之二十八

死事諸臣列傳二十四

南疆逸史目錄終

南疆逸史卷之一

紀畧一

聖安帝

聖安帝神宗之孫福恭王長子也諱由崧母鄒氏初封德昌王進封世子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恭王遇害世子出走懷慶

十六年七月朔封福王懷宗于擇宮中玉帶命  
中使賜之

十七年三月京師失守四月己巳烈皇孟問至  
南京其時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督  
師勤王在浦口南京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  
未有所屬而王與潞王以避賊至淮上潞王諱  
常務穆宗之後也有賢名大臣意多在潞王總  
督鳳陽兵部右侍郎馬士英遺書南京言福王  
倫序當立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提督  
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工  
部尚書程註右副都御史張慎言掌翰林院事

詹事姜曰廣南京守備掌南司禮監務太監韓  
贊周等集朝內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禮兵二  
部印不肯署議吏科給事中李沾厲聲言今日  
有異議者死之時士英握兵於外與大將靖南  
伯黃得功總兵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  
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且畏之不敢違  
於是以前福王告廟乙酉弘基等迎王於江浦丁  
亥百官迎見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乘  
馬自三山門外至孝陵從臣請從東門御路入

王遜避自西門入至享殿祭告畢次謁懿文太子陵自朝陽門入東華門步行謁奉仙殿出西華門駐蹕內守備府己丑群臣勸進王辭讓遵景皇帝故事監國是日

大清攝政王入北京

初三日庚寅

王行告天禮升殿

百官行四拜禮魏國公徐弘基跪進監國之寶王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大赦其新加練餉及崇禎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并各項錢糧

十四年以前實欠在民者悉免之以張慎言為

吏部尚書壬辰以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高弘圖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並入閣辦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鳳陽如故發銀一萬兩遣職方司郎中萬元吉往犒得功等軍癸巳為大行皇帝發喪哭臨甲午以姜曰廣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前禮部尚書王鐸為東閣大學士並入閣辦事曰廣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以工部右侍郎周堪賡為戶部尚書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

周復官乙未遣河南道御史祁彪佳等安撫江  
南可法請裁去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銜定京  
營及府衛官兵軍校事宜又請公江北為四鎮  
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四人分統之傑  
駐徐州經理河北河南開歸等處招討事良佐  
駐壽州經理河南陳許等處招討事澤清駐淮  
安經理山東等處招討事得功駐廬州經理各  
路援勦事各有分地軍民分統轄有司聽節制  
營衛修葺舊伍墾荒蕪採山澤招商稅以供軍

資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  
銀四十萬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罷鳳陽總  
兵官改副將設九江京口兩鎮以操江總督文  
臣協理並從之丙申馬士英率兵入朝戊戌郡  
臣勸進箋三上王許之禮部請祀地祇命侯祭  
天一并舉行己亥修奉仙殿撫寧侯朱國弼請  
裁漕鎮從之辛丑召兵部尚書張國維回部協  
理京營戎政召前刑部尚書徐石麟為都察院  
右都御史壬寅王即皇帝位改元弘光以明年



為元年賜文武官一級存問在籍大臣起廢滯  
宥罪過其北地文武官員義不從賊在南者一  
體用試

弘光元年稅糧免十分之一江北湖廣四川倍  
免馬盧九德為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京營癸  
卯馬士英入閣辦事仍掌兵部禮部右侍郎顧  
錫疇為禮部尚書分應天蘇松為二巡撫甲辰  
忻誠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進封黃得功靖  
南侯左良玉寧南侯封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

東平伯劉良玉廣昌伯乙巳禁北來逃入京丁  
未史可法出督師于揚州給銀二十萬兩諭叅  
將王之綱迎太妃于河南郭家寨李自成差偽  
將軍董學禮等率兵南下至宿遷巳酉總督漕  
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右僉都御史路振飛遣  
兵擊敗之擒其偽防禦使武愨張慎言薦成籍  
大學士吳牲命名召之庚戌劉孔昭許慎言於朝  
慎言乞罷上兩解之弘圖曰廣各上疏乞罷不  
許命御史周一敬護送潞王駐杭州設勇衛營

以御馬監太監李國輔監督壬子進魏國公徐  
弘基左柱國其餘侯伯各加一級歲加祿米五  
十石賜韓贊周詹弟姪二人盧九德一人錦衣  
衛指揮僉事各賜蟒衣及銀癸丑遣史可法祭  
告鳳陵泗陵左良玉祭告顯陵乙卯封平西伯  
吳三桂薊國公世襲命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  
石饋之聞其敗賊也六月壬戌 上大行皇帝  
諡曰紹天澤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  
烈皇帝廟號思宗大行皇后諡曰孝節貞肅淵

恭莊懿奉天靖聖烈皇后甲子程註致仕丙寅  
慎言致仕馬士英薦逆案前光祿寺卿阮大鍼  
知兵命予冠帶召見廷臣交章劾奏不省弘圖  
曰廣各疏求去不許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入朝  
劾奏士英十可斬上令士英避位士英因內侍  
乞留乃止壬申士英劾從逆諸臣光時亨項煜  
周鍾等命逮治先是周王薨於淮安舟中命于  
安吉孝豐擇地下葬丙子呂大器引疾致仕丁  
丑張獻忠陷重慶府瑞王遇害戊寅封福府千

南朝通史 卷一  
戶常應俊襄城伯庚辰以徐石麟為吏部尚書  
工部侍郎何應瑞為工部尚書壬午巡按淮安  
御史王燮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是日鎮  
江兵變焚民居數百家乙酉命薦舉人材授西  
北殘破州縣停止勸餉事例秋七月丙戌朔命  
魯王駐台州添設兵部侍郎二員戊子追尊皇  
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皇妣  
姚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貴  
妃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

太后遙上母太妃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  
后諡先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繼  
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追復懿文  
太子廟諡曰興宗孝康皇帝妃常氏曰孝康皇  
后上建文帝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  
武克純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后馬氏曰孝愍  
溫貞節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追尊恭仁康  
定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  
顯德頌孝景皇帝廟號代宗貞惠安和景皇后

汪氏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  
已丑以太常寺少卿左懋第為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  
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為太僕寺少卿加總  
兵官陳洪範太子太傅偕往北京給銀三萬兩  
為山陵道里費以六科員缺令將中行評博推  
知等官俱減俸行取乙未定京營制為五軍神  
樞神機三大營各一營至十營以團練總兵官  
六人分統之癸卯命禮部尚書顧錫疇祀海甲

辰追封開國功臣故穎國公傅友德麗江王賜  
謚曰武靖宋國公馮勝寧陵王謚曰武壯巴西  
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弘圖  
封還爭之不聽辛亥釋高牆罪宗前唐王聿鍵  
等三百餘人時群臣分黨紛爭日甚壬子諭曰  
朕遭百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群策旋軫故都  
及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帝神資獨斷  
彙納眾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尚監于  
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

興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為何如主祖宗成  
憲勿尚**姦**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改正閣銜以  
尚書兼大學士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癸亥勅  
左良玉兼提督官開藩武昌甲子張獻忠陷成  
都府蜀王遇害乙丑 上曰川陝道遠職官多  
缺吏部選擇賢才堪任監司府州縣者與巡按  
御史未壽圖前去隨才署用以後凡殘破險遠  
地方准比戊辰皇太后自儀鳳門入宮遣靈璧  
侯湯國祚告于南郊命惠王駐廣信府癸酉命

修西宮之西園第一所為皇太后宮乙亥命吏  
部察廢籍及舉貢監生才品堪用願効危疆者  
考選二三十名咨發督輔軍前以補地方缺官  
丁丑封皇太后弟千戶鄒存義為大興伯贈吳  
三桂父故總兵官吳勅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  
人庚辰命選淑女辛巳賜北京死節諸臣大學  
士范景文等二十二人贈謚祭葬有差建祠雞  
鳴山賜額旌忠壬午以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王應熊起用改兵部尚書總督

川湖雲貴等處尚辨蜀寇賜尚方釵便宜行事  
仍給銀三萬兩癸未封鄭芝龍為南安伯命停  
文武官薦舉禁非言官而上疏者乙酉中旨以  
阮大鍼為兵部右侍郎巡閱江防是月清將楊  
萬興下濟寧九月辛卯裁各布政司右布政司  
癸巳曰廣致仕甲午宗周致仕己亥三法司奏  
定從逆六等條例大逆凌遲處死凡五條凡從  
逆攻陷京師及為賊毀宗社易門榜者凡倡率  
勸進及為賊草偽詔者凡部院詹事翰林三品

以上大臣從賊受偽官為之親信用事者凡文  
武封疆大吏如督撫總兵降賊者凡京堂翰林  
科道部等官為賊畫策規取地方者以上如本  
犯不歸歸而又逃者收繫其妻子籍沒其資產  
斬決不待時凡三條凡四品京堂及翰文科道  
受賊偽命居要地比原職加崇者凡方面分巡  
分守知府等官降賊者凡文武封疆大吏聞變  
先逃者絞凡六條凡獻銀獻女獻婢以媚賊求  
免者凡內外衙門官但受偽命者凡職在巡方

遇變逃者凡被賊夾打不能自回仍受偽官者  
凡受偽官為賊疏遠者凡各衙門奉差如管屯  
管河權關司餉等官雖無封疆之責而逃者流  
凡二條凡內閣重臣及部院等三品以上詹事  
翰林五品以上即不從賊偷生潛逃者凡既受  
偽職後自疏遠先賊未敗脫身南還者以上斬  
絞流及遠戍共十一則如各犯認罪自投擬減  
本罪一等如遁歸匿形蓄謀巨測議本罪加一  
等仍收繫其親屬徒凡二條凡候考候選即無

官守即未受偽官仍浮沉賊中賊奔乃還者凡  
遇賊變為賊脅留未受偽官者杖凡一條凡初  
為賊所拘未受偽官乘間先歸者上曰北都  
淪喪帝后遐升巷戰死綏者遂無一人且反面  
事仇甘心降賊為之指斥先帝規并海宇人心  
已喪法紀何存所奏既已會議允當並先奪職  
其絞罪以上法司行撫按官逮至京訊之流罪  
以下撫按官依律即訊具奏其有身雖陷賊而  
能改圖歸正擒殺賊首及以兵馬城池來歸或

為我內應克立大功或為我內間效忠 本朝  
者仍從優升賞不用此例士英請令童生輸銀  
免府縣考二試乙巳給河南巡撫越其杰銀十  
五萬丙午募兵屯田追賜國初諸臣陶安等先  
朝諫死諸臣蔣欽等謚命鄉官與監生齊民較  
田多寡一體當差不許擅立官戶丁未 上皇  
考陵名曰熙陵庚戌命法司逮問呂大器前巡  
按御史左光先俱不至開納助工事例辛亥停  
宗室換授壬子命刑部逮問黃澍亦不至戶科

給事中陸朗御史黃耳鼎例授外職特旨留之  
二人疏攻徐石麒甲寅石麒致仕是月高傑率  
兵赴鎮冬十月丁巳太常寺少卿李沾為左都  
御史庚申高弘圖致仕甲子遣司禮監太監孫  
元德察催直隸浙江福建金華歲改緞價九庫  
一應錢糧仍督兩浙漕糧鹽課洋稅并一切修  
練儲備事宜賜北京死節太監王承恩等九人  
贈諡祭葬廕有差丙寅命於杭州選淑女壬申  
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捷為吏部尚書癸酉追



復代宗生母賢妃吳氏 上謚曰孝翼溫惠淑  
慎慈仁匡天錫聖皇太后惠宗長子文燿曰恭  
愍皇太子弟允通為吳悼王允燧為衡愍王允  
燧為徐哀王追封惠宗子文奎為原懷王並附  
祀孝康陵復江都宜都南平等四郡主為公主  
耿睿于禮為駙馬都尉丙子命以來年正月  
上辛合祀 天地于南郊士英請令戶部給直  
省印單凡贖鍰自杖以上俱註單內解部充餉  
其不入單內以贓論從之丁丑以兵部左侍郎

解學龍為刑部尚書戊寅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壬午命停今年決囚癸未鑄弘光通寶錢是月  
漳州賊破雲霄城據之官兵討之賊走大浦十  
一月戊子西宮成賜名慈禧殿續封鄧文亮為  
定遠侯庚寅命開屯海中玉環等山辛卯令生  
員納銀充貢總兵官丘磊有罪下獄死癸巳命  
遼王駐台州寧海縣乙未夜端門外火 大清  
兵入宿遷破海州庚戌以某軍都督府左都督  
許定國充總兵官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辛

亥監下江軍兵部職方司郎中楊文驄請於金山園山築城從之壬子復逃官御史蘇京官駐廟灣聯絡海上自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乙卯朔命荆王駐九江府丁巳追封劉澤清為東平侯禁巡按御史不許拿訪庚申賜建文死節諸臣贈諡辛酉以湖廣巡撫何騰蛟總督川廣雲貴等處軍務兼督糧餉專理恢勦丙寅改上孝宗后張氏諡曰孝誠靖肅莊慈哲懿扶天贊聖敬皇后大閱京軍命士英代巳巳陳洪範

北使還左懋第不屈被執通政司楊維垣請重刻三朝要典命禮部訪求一部送入史館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察明分別復職起用有狂僧大悲至京自稱王下鎮撫司訶訊癸酉復逃官前左春坊左諭德韓四維官工料右給事中戴英劾之改別衙門用甲戌遣士英視牲乙亥復逃官兵科給事中時敏官開屯海中大瞿等山丁丑諭吏部自天啟以前諸臣有勞績者察明贈官不得與贖三法司奏解學龍等從賊諸臣

獄上以諸臣擬罪太輕命再議開納文武職  
官詰命事例大清兵自孟縣渡河總兵李際  
遇迎降命高傑屯歸德以備之徐弘基卒戊寅  
傑自徐州進兵辛巳罷南郊改於明年冬至壬  
午以應天府府丞瞿式耜為右僉都御史巡撫  
廣西士英請權酷從之

弘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雪免百官朝賀以  
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癸巳命得功良  
佐率師進屯穎亳二人受命不行興平伯高傑

率軍至睢寧乙未許定國伏兵享傑于城中殺  
之叛降于清戊戌禁宗室入京朝見壬寅命在  
京諸臣自陳癸卯中旨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  
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命裁監紀及將官  
乙巳奪解學龍職丙午召左都御史唐世濟復  
官管右都御史加高傑監軍兵科給事中衛胤  
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鎮將兵馬兼理  
本鎮汛地經畧開歸防勦軍務是月大清兵  
入西安府李自成走襄陽二月甲寅朔命於嘉

興紹興二府選淑女己未阮大鍼為兵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仍管巡閱江防事務以上部右  
侍郎高倬為刑部尚書人有上書言開化德興  
玉山之間有雲霧山為先朝封禁開之可以助  
國命太監李國輔會同撫按往勘視辛酉命五  
府察明勲臣世系方許保選戚臣不許濫請世  
襲癸亥續封顧其謙為鎮遠侯甲子謚皇太子  
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乙丑命於蘇州織  
造大婚冠服丁亥顧錫疇罷詹方孝孺裔孫樹

節為翰林院五經博士遣太監高啟潛安撫興  
平營將士甲戌進蔡奕琛禮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乙亥進封皇弟由槩為潁王謚曰冲禮部  
請朝日命侍南郊禮成行之丙子更上先帝  
廟號曰毅宗趙之龍奏思非美謚乃改封慈煬  
為崇王命駐福州府己卯改鑄南京各衙門印  
去南京二字癸未大悲棄市鴻臚寺少卿高夢  
箕奏先帝皇太子自北來遣內臣踪跡至杭州  
得之二月甲申朔至京駐興善寺遣太監李承

芳盧九德等審視還報夜五鼓移至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馮可京邸舍乙酉上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及前東宮講官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太子問答多不符大學士王鐸叱為假久之自稱為王之明故駮馬都尉王昺姪孫奏上丙戌下中城兵馬司獄以戌籍錢謙益為禮部尚書丁亥復故少師兼中樞殿大學士溫體仁謚戊子命太監喬尚總理兩淮鹽課嚴察兵馬糧餉壬辰命百官會審

王之明于午門外上故妃童氏在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具儀從送至京上以為假下錦衣衛獄并逮訊潛夫癸巳遙祭諸陵戊戌三法司以王之明獄上命再嚴究往來踪跡及主使之入先是太子之至也都人皆喜以為上未太子且以為嗣至是人情益懼民間流言指馬士英王鐸共謀戕害太子黃得功上疏乞保留上乃命養之獄中勿遂加刑劉良佐上疏并言太子童氏二事謂上為群臣所欺因命法司先

將二案審明情節傳示中外以釋群疑然而流言日甚己亥上懿安皇<sup>后</sup>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温貞偕天協聖哲皇后更上皇考諡曰孝皇帝壬寅先帝忌辰上于宮中舉哀百官于太平門外設壇遙祭乙巳大清兵從河南下總兵官王之綱走宿州是日入歸德府巡按御史凌駟死之丙午罷安慶巡撫已酉贈高傑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士子加高傑部將李本<sup>溲</sup>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興平伯標下兵馬

夏四月丙辰左良玉反陷九江府良玉尋死其子夢庚自稱留後丁巳追恤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人並復原官仍各贈廕有差己未左兵陷東流京師戒嚴以公侯分守長安等門及都城十三門徵靖南廣昌東平三鎮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阮大鍼率兵巡防江上是日戮光時亨周鍾武愨于市周鏞雷縉祚賜自盡其餘從賊諸臣擬死罪者戍邊流罪以下為民是日左兵陷安慶府大清兵自歸德分道一起

亳州一趨碭山徐州總兵李成棟奔揚州壬戌  
封常澄為襄王命駐汀州府是日都、黃斌卿  
等與左兵戰于銅陵之灰河敗之明日復戰沉  
其船三十艘命勞諸將銀幣乙丑 大清兵入  
泗州丙寅渡淮史可法退保揚州丁卯選淑女  
于元輝殿潞王在杭州上書請僻靜一郡戊辰  
命移駐湖州府勅賜獎諭且命移周魯二王于  
江西廣東辛未 大清兵圍揚州七日城破督  
師史可法死之遂屠其城戊寅追封于謙臨安

伯五月壬午朔進封得功靖國公諸將各陞廕  
有差遣司禮監太監王肇基賫銀幣往勞丁亥  
封鄭鴻達靖虜伯分蘇松常鎮為二巡撫己丑  
夜 大清兵自七里江渡庚寅鴻達以水師奔  
福建 大清兵入鎮江府初十日辛卯 上遜  
于太平士英奉 皇太后如杭州京城潰日夕  
時至太平居察院公署十二日癸巳如得功營  
御舟中忻城伯趙之龍禮部尚書錢謙益送款  
于豫王 大清兵自丹陽趨句容十四日乙未

夜前隊至郊壇門十五日丙申豫王至營于郊  
壇北之龍及諸勳戚文武大臣皆迎降劉良佐  
率兵至上新河降十八日巳亥豫王入南京十  
九日庚子如蕪湖廿二日癸卯良佐引大兵追  
帝左國柱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雄  
張杰等奉 上如大軍九月甲寅 上如北京  
唐王即位遙上尊號曰聖安皇帝明年五月遇  
害潞王等亦見殺粵中立國 上諡曰安宗簡  
皇帝

工科李清南渡錄曰 上燕居深宮每徘徊詫  
嘆謂諸臣無肯為我用于聲色罕近也然讀書  
少章奏未能親裁故內閣外佞相倚為奸卒歸  
過盱上如端門捕蝦蟆此宮中舊例而加以穢  
言丑謂變童季女死者接踵內外諛謗罔辨也  
及國亡宮女逸出始得其真惟一為士英所挾  
太阿旁落亂政亟行以淪胥于亡蓋帝仁厚有  
餘剛明不足論者謂士英聽阮大鍼奸謀欲以  
三朝要典興黨人之獄 上獨不允亦可想見



其為人矣

逸史曰自燕都淪喪懷生之倫莫不飲痛然大  
河南北雖經蹂躪而吳楚閩粵滇黔疆域如故  
也于是紫蓋渡江南都擁立以倫以序福王為  
正史大司馬忠亮日月招徠耆舊奮揚師旅時  
則高弘圖姜曰廣左右一人張慎言徐石麒代  
為蒙宰張有譽顧錫疇並列六卿起劉宗周為  
亞相鄭誼為大理翰林則陳子壯劉同升趙士  
春卿尹則侯峒曾姚思孝詹兆恒郭維經臺諫

則馬嘉植熊汝霖章正宸陳子龍沈宸荃游有  
倫喬可聘郭貞一部曹則夏允彝吳嘉胤黃端  
伯何剛錢旃群賢濟、布在殿陛方將校七萃  
閱六師和強隣剪仇寇衆庶喁、想望中興即  
未能颺起雲蔚迅復大物而滔、河國畫整自  
守猶未失為晉元宋高也無何而貴陽煽虐盜  
竊秉鈞外連強帥內起狐群斥逐貞賢引用匪  
類寵賂既彰紀綱大壞史公奔走淮江綢繆內  
攘猶日不足久之忠貞激發傑鰲降心援指北

旗電掃河洛而變生杯酒自相屠滅卒致倒戈  
天不祚延可概見矣迨夫 朝昏日甚飛章告  
密萃于清流而托名皇胤王郎故智適符其會  
于是不逞之徒借 清君側晉陽之甲羽檄四  
馳乃空淮左以遏江防使敵得蹈虛乘隙長江  
飛渡君臣輿觀嗚呼悲夫究其始終以人為興  
衰易稱否泰君子小人之消長而已有 國家  
者可不鑒哉

南疆逸史卷之一終

南疆逸史卷之二



紀畧二

思文帝

思文皇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九世孫也其先唐定王高帝第二十二子封于南陽父義唐世子追封裕王母毛氏帝生十二歲祖端王惑于嬖妾囚世子承奉所帝亦從之有大志好讀書雖處患難而志氣不挫年二十八歲尚未請名世子為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傳國于次子

分守道陳竒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  
又不立其子事且露國法重王懼始為帝請名  
立為世孫

崇禎五年端王薨襲王位年三十一矣選妃曾  
氏諸生曾文彥女

七年流寇入河南南陽當其衝城卑薄王捐千  
金謀修築知府陳俊豪勿授工王上言詔逮俊  
豪下獄王乃援潞王事請增兵三千人設參將  
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

八年冬賊再犯南陽 上疏言臣府護衛一千  
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為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  
繇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懷宗  
報之曰南陽番軍班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  
欲行宗室擢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  
王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傳  
皆有本廷臣顧勿及知特以為諸侯王尚氣持  
同而已子壯尋下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王  
王薄公卿為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督盧

象弄不朝其所建請煩多與群臣相牴牾懷宗  
意亦不之善也

九年八月京師戒嚴王率護軍勤王汝南道周  
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  
旨下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內豎三人乃返國十  
一月下禮部議廢為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  
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王自裁不殊至鳳  
陽守巷奄人索賄不得壞鎖以困苦之不勝其  
辱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

資用乏絕時有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言  
於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名入見王心獨  
異之王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贍  
以私錢且責吏之無狀者后應詔 弘光登極  
大赦王出高牆命西駐廣西之平樂府乙酉五  
月至杭州而南都不守王勸潞王監國拒北使  
之招降者不聽時靖虜伯鄭逵鴻自京口戶部主  
事蘇觀生自南都胥會於杭遂奉王入閩六月  
甲戌次浦城禮部尚書黃道周三箋勸進閩六

月癸未福建各官迎謁於水口驛王出御用銀  
一百五十兩令有司葺行宮勿擾民丁亥至福  
州建監行在太廟社稷丁未祭告天地  
祖宗即皇帝位于南郊以福建為福京福州  
為天興府布政司為行殿大赦改元——隆武追  
尊 皇考為 皇帝妣為 皇后遙上弘光尊  
號曰 聖安皇帝進封靖虜伯鄭鴻逵定魯侯  
南安伯鄭芝龍平虜侯其弟鄭芝豹澄濟伯鄭  
彩永勝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

正功臣黃道周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蘇  
觀生為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福建巡撫  
張肯堂為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戶部右侍郎  
何楷為戶部尚書四川按察使曹學佺為禮部  
尚書福建巡按御史吳春枝為兵部右侍郎兼  
右副都御史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誼為工部  
尚書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  
官陞賞有差自道周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驕蔣  
德璟黃景昉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吳姓高弘

圖路振飛曾櫻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  
陳子壯皆為大學士然多遙授至者數人而已  
其後以林增志李元春同入閣辦事 上性素  
儉少遭患難既即大位慨然以復仇雪恥為務  
布衣蔬食不御酒肉勅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  
玉玩好陳設器用磁錫幃幄被褥皆布帛絕去  
錦繡後宮無嬪御執事者三十人而已中宮懿  
旨選女厨十人 上聞之以為擾民不許勤于  
聽政批閱章奏丙夜不休上書陳言軍國大事

者輒以手詔答之重風節喜文學收召名士不  
次用人其志欲大有為于天下而阨于時勢是  
時浙西已降附浙東奉魯王監國而 大清兵  
方在江楚楊廷麟萬元吉等以義師往來捍禦  
皆加閣部督師銜以寵之李自成為九宮山民  
所誅楚督何騰蛟收降其黨李錦等皆加總兵  
官賜名忠貞營為御營先鋒而內制于鄭氏不  
能出關與之相應援也初上優禮鄭氏以閩事  
屬之芝龍有長子森入見 上奇其表賜姓名曰

朱成功命提督某旅照駙馬都尉體統行事芝龍議戰守事宜自仙霞關外當守者一百餘處守兵戰兵畧計二十萬合閩粵餉不支一年仍請于兩稅內未一石預借銀一兩遣侍郎科道徵發吏部主事王兆熊兼御史督義餉迫急不輸者榜其門不義于是閩里騷然矣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餉八十萬上不聽戶部侍郎李長蘅請開事例從之設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挾邪之士

上亦厭之而罷上以盜賊之興皆以貪吏欲以高皇帝之法懲之建陽知縣沈熾以貪酷被劾特勅誅之輔臣申救不聽上賜晏大臣芝龍自以侯爵欲位首輔上黃道周以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爭之終先道周芝龍怏怏不悅道周乃自請出關號召義旅圖恢復上許之請兵請餉芝龍皆不應僅給羸卒千人賫一月餉七月辛未道周率以行八月乙酉頒祖訓五十七條本於閣部科道大學士林欲揖率諸



臣表謝庚寅命肅鹵伯黃斌卿出鎮舟山命吳江諸生孫久中賣手勅召淮撫路振飛錄舊恩也壬辰冊曾妃為皇后贈后父曾文秀秀前寫彥有誤為吉水伯癸巳命婦朝后於太和殿邵武知府吳文煒推官朱健以敵未至先棄城逃下獄誅行保甲法于天興府定錦衣衛軍制設中前後五所每軍百戶曰一威所八威名曰禁軍時兵事皆掌于鄭氏而芝龍殊無意出關上屢諷之則以餉乏為辭江楚之迎駕者踈踵至上

以芝龍不足恃欲入楚倚騰蛟會前知州金堡朝于行在勸上親征上大喜立擢堡兵科給事中于是決計自贛入楚甲午類于上帝乙未禋于太廟丙申禡于社丁酉以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江西駕幸西郊行授鉞禮先期為壇設天帝高皇神位上御翼善冠詣壇所百官陪位武臣戎服聽事上皮弁升壇拜謁神註於神位西南面御註先鋒北面跪兵部授鉞上東向揖之賜餞光祿寺授爵御先鋒

跪嚼 上誠勞畢謝恩出率將士跪壇下 上  
甲冑誓師乃鳴金鼓揚旌而出當授鉞時風雨  
晦冥大風起壇上燭皆滅神位仆鴻達出城馬  
蹶踣地識者以為不祥靖江王亨嘉僭位于桂  
林

九月兩廣總督丁魁楚遣總兵陳邦傳擒之  
封魁楚平粵伯

十月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魯王不  
受詔自是與浙東相左惟方國安朱大典二人

### 中立受職焉

十一月上下詔親征以 唐王聿釗鄧王鼎璫  
監國大學士曾櫻協同芝龍留守以吳震文為  
隨征兵部侍郎王觀光為隨征戶部侍郎皆兼  
吏戶禮三部事張家玉陳履貞為隨征兵科亦  
兼吏戶禮三科事命曹學佺修懷宗實錄設蘭  
臺館以處之

十二月甲申 上戎服登舟大學士何吾騶等  
隨行舟次芋江五日百姓壺漿迎者沿道皆賫

以銀牌壬寅黃道周之師潰於婺源被執

丙隆武二年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

賀以三大罪自責百官皆戴罪從征交趾日本

國皆遣使入貢馬士英叩關求入朝上數其

罪諭守關官兵勿納士英七疏自理終不許

監國魯王遣柯夏下卿曹維才來聘上加夏卿

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勅謂朕無子王

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

於王取浙東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

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江防將士清

源散給不平兵譁而遁或曰士英使之也以蘇

觀生兼吏兵二部尚書行在文淵閣大學士出

為經畧賜上方劍便宜行事上親祖于殿門

賜銀印曰瞻奉南北山陵安集軍民文武召見

泉州布衣蔡鼎授為軍師

二月詔寬逆案之禁上曰北京陷于東林南

南都亡于魏黨厥罪維鈞今中興之初嘉與維

新其附黨諸臣概予洗滌以收後效擢堵胤錫

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丁亥大雨雹閩所無也  
廣西有僧自稱弘光上召九卿科道將議迎  
請廷臣曰即真弘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  
請已而有司審知其僞也下獄誅享嘉俘至福  
京下諸王議廢爲庶人以幽死誅其臣顧亦吳  
之琮楊國威張龍翼等

三月戊申朔督師大學士黃道周殉節于南京  
上聞慟哭輟朝贈文明伯上將出汀州入贛  
芝龍使軍民數萬人遮道號呼擁駕不能行芝

龍因表請回天興上不得已駐蹕延平辛  
未吉安破鄭彩棄廣信奔入關未幾撫州亦破  
初汀邵間有大帽山峒蠻最强屢征不服永寧  
王誘之出降以與大清兵戰屢捷遂服撫州  
大清兵圍之鄭彩屯廣信府永寧王請救其監  
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圍暫解已而復合  
彩軍潰撫遂破永寧死之峒蠻亦散報至行在  
大震上削彩職戴罪圖功廷麟元吉退守贛  
州大清兵進攻之

四月五日萬壽節不受朝賀命禮臣追復建文  
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祠

五月琉球入貢廷試貢生取萬荆等十二人命  
為萃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陞湖廣監  
軍道章曠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殺魯監國  
使陳謙謙奉命入閩久駐衢州持兩端自云魯  
已封靖夷侯欲以邀封 上召入閩御史錢邦  
芑劾之遂下獄將殺之芝龍與謙有舊亟入朝  
請以官贖謙死 上故留芝龍久語而促行刑

芝龍出已死矣芝龍厚殮之由是益懷異志加  
吏部尚書郭維經六省督師銜募兵援贛

六月福京鄉試 上命廣額七十名流寓者皆  
入試以編修劉以修閔肅為主考取葉瑣等一百  
七十五名士子多以賄進乃命覆試落四名逮  
同考推官王三俊下獄追贓一萬兩浙東師潰  
魯王航海鴻逵逃歸浦城事聞 上奪其封爵  
七月元子生大赦加恩從龍諸臣悉爵御史錢  
邦芑言浙東新破唇亡齒寒舉朝同仇之日非

覃恩受賞時也不報已已 上御門內侍奉小  
匣置御前 上諭群臣曰朕本無利天下心以  
勲輔擁戴不得已勉徇群情浣衣糲食有何人  
君之樂朝夕乾惕恐負重付豈意諸臣已變初  
志昨巡關之使得爾等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  
今俱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也命錦衣衛焚之  
午門前爾諸臣其有名者尚洗心滌慮否則亦  
竭節奉公不渝終始是所望上長身豐頤聲如  
洪鐘聞者悚息上銳志出贛而芝龍百計沮之  
欲留上以自重既而陰通款於洪承疇盡徹關  
隘水陸之兵 大清兵既破浙東長驅而前如  
入無人之境何騰蛟遣郝永忠以鐵騎五千迎  
駕將至韶州而 大清兵已入衢州

八月乙未抵關 上即日如汀州庚子入城辛  
丑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  
也從官迸散遂執上與曾后去后至九龍潭投  
水 上遇害於福京粵中立國——上尊號曰思  
文皇帝或曰建寧代死者為唐王聿釗汀州代

死者為張致遠 上實未死其從亡之臣賴垓  
熊緯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  
臣者云為僧於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真偽也  
永歷十一年 上諡曰紹宗襄皇帝后曰襄皇  
后

逸史曰帝英才大畧在藩服之時已思有所  
施為及遭逢患難磨礪愈堅兩京既覆枕戈  
泣血躬行節儉以裕兵食性喜文辭手撰三  
詔御制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序皆典雅

可誦所至訪求書藉親征亦載書數十乘聽  
納諫說拔錢邦芑金堡於下僚置之言路欲  
其有所開陳章奏朝至夕發或送后代批后  
亦讀書通明識治體上嘗與之決事篤念舊  
恩不遺纖微于從龍諸臣恩澤尤渥不可謂  
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關遂言  
其好作聰明自為張大無人君之度此以成  
敗論也夫鄭氏起盜賊目無君王據有全閩  
富貴已盈始願不及此也而欲責以鞠躬盡

瘁經營天下難矣。帝之托于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二三心膂之臣，所藉以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儒雅可觀。將畧未優，又束縛其手足，不能一展所長。悲夫！悲夫！天之所廢，誰能興之？雖有忠義，如之何哉！

南疆逸史卷之二終

南疆逸史卷之三

紀畧三

永曆帝

帝諱由根，神宗之孫桂恭王常瀛少子也。常瀛李貴妃出。萬曆二十九年封

天啟七年始就國。衡州衡在江湖之表，地僻遠。崇禎九年封由根永明王。

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桂王由永州入粵。西王被執，繫道州。征蠻將軍楊國威遣部將焦璉率



兵至負王渡河得免明年桂王薨于蒼梧遂葬  
馬號興陵長子安仁王由授襲封未幾亦薨丙  
戌春思文帝遣司禮監太監龐天壽冊王為桂  
王居肇慶府

秋九月福京不守兩江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  
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與故大臣呂大器李  
永茂等議所立先是思文帝常語群臣曰永明  
神宗嫡孫正統所係朕無子後當屬諸乃共推  
永明王太妃王氏曰諸君何患于無君吾兒仁

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遂  
以  
十月壬辰監國肇慶祭告  
天地

宗廟加魁楚東閣大學士進式耜吏部左侍郎  
東閣大學士攝尚書事永茂請終制化澄登皆  
進爵甲辰湖廣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巡撫兵部  
右侍郎堵胤錫等上表勸進優詔答之司禮監  
王坤至自汀州知隆武帝已殂群臣請即大位

是月四日 大清兵破贛州丁魁楚聞敗倉卒  
奉監國走梧州故大學士蘇觀生遺書魁楚拒  
之觀生乃自南韶還師

十一月癸卯朔立唐王弟聿錞于廣州改元紹  
武以與肇慶相拒甲寅王還肇慶庚申即皇帝  
位以明年為——

永歷元年追尊 皇考曰端皇帝尊繼母太妃  
王氏為皇太后生母馬氏為皇太妃冊妃王氏  
為皇后 上隆武帝尊號曰思文皇帝大赦封

太后弟王國璽武靖伯皇后父王畧長洲伯太  
妃姪馬九功鎮遠伯使給事中彭耀宣諭廣州  
觀生殺之乃以兵部侍郎林佳鼎督總兵李明  
忠龍倫蘇聘等討之戰於三水唐王兵敗

十二月甲戌復戰于海口佳鼎敗沒肇慶大震  
復以王化澄為兵部侍郎往督師起李永茂為  
大學士未幾亦罷去

十二月 大清遣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  
福建趨潮惠俱下之丁亥潛師襲廣州執聿錞

觀生自縊聿鎮與周益遠等二十四王俱及于  
難執至肇慶瞿式耜請守峽口司禮監王坤難  
之乃以朱治憫為兩廣總督守肇慶上出幸  
梧州是月大清兵取川北張獻忠誅

丁亥永曆元年春正月癸卯朔上至梧州李  
成棟分兵徇南韶自率兵而肇慶朱治憫走肇  
慶降上由梧州走平樂丁魁楚辭入岑溪縣  
守險王化澄走潯州成棟別將楊大福張月等  
下高廉雷三府癸亥上入桂林欲幸楚遣使

湖南慰勞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等並趨其兵入  
衛乙丑梧州破廣西巡撫曹煒降兵科給事中  
陳邦彥起兵于高明原任兵部右侍郎張家玉  
起兵于東莞徵四川吏部尚書文安之雲南吏  
部侍郎王錫衮入閣不至乃以翰林學士方以  
智為東閣大學士入直未幾為沙定洲所殺是  
時獻忠部將孫可望等由川貴入雲南魁楚為  
追騎所及降成棟殺之於藤江平樂亦不守桂  
林聞報大恐會武岡鎮劉承胤兵至全州即赴

之

二月丙戌 上幸全州瞿式耜諫不聽因自請  
保桂林乃以式耜兼吏兵二部尚書督師留守  
以總兵新興伯焦璉兵隸麾下封劉承胤安國  
公馬吉祥郭承昊嚴雲從等皆為伯以禮部尚  
書吳炳魚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承胤以三  
千人援桂自奉上歸武岡

三月癸亥 上至武岡改為奉天府以王抵府為  
行宮 大清兵攻桂林焦璉擊却之是長沙常

德俱失何騰蛟與郝永忠等退保衡州張先壁  
走寶慶堵胤錫走永寧衛忠貞營李赤心等攻  
荊州不克潰入潰巫兩江間馬進忠王有才等  
遁五溪山中武岡遠在寶慶西依承胤以為重  
承胤遂專恣

六月庚午朔何騰蛟朝行在 上慰勞再三賜  
金幣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于九江鎮

秋七月甲辰率舟師圍廣州不克命騰蛟督諸  
鎮兵守衡州未至衡已破永忠等南走騰蛟退

保永州湖南巡撫章曠卒于軍

八月己巳朔以戶部侍郎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壬午大清兵破寶慶劉承胤拒戰敗績遂降馬吉祥等奉 上及兩宮斬關出夜走靖州高丘伯侯性將兵入衛由通道縣入蠻境出古泥以達柳州大學士吳炳危從不及死之

九月李成棟破清遠兵科給事中陳邦彥被執不屈見害

冬十月土司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攻遂陷

柳州大掠矢及 上舟丁丑 上南走象州兵部尚書張家玉兵敗死之時 大清已定湖南西入黎平永州亦破郝永忠盧鼎等俱入桂林何騰蛟與嚴起恒隨至與留守瞿式耜議分地給諸鎮俾自為守式耜以焦璉兵復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傳亦由濱州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既定屢請 上入桂林

十一月丁酉朔 上回桂林式耜與嚴起恒王化澄並入直騰蛟督師出全州 大清兵破高

州大學士陳子壯被執不屈磔死

戊永歷二年春正月丁酉朔 上在桂林四川  
巡按御史錢邦芑疏報四川全省恢復九州一  
百三十餘縣 上視朝受賀封王祥等為侯伯  
陞邦芑右僉都御史癸亥江西提督金聲桓王  
得仁以南昌內附

二月廣東總兵李成棟以廣東內附郝永忠之  
兵潰於興安丁亥入桂林大掠 上夜走南寧  
何騰蛟在永寧聞警馳回與瞿式耜同調諸鎮

兵入城守禦

三月丁巳 大清兵至桂林北門騰蛟等拒戰却  
之清師聞江西及遂旋師聲桓使人間道賫佛  
經置密疏其中赴南京輸款以翰林朱天麟為  
東閣大學士

閏三月丙寅朔皇子慈烜生大赦王皇后出也  
夏四月乙未朔遣吏部侍郎吳貞毓商丘伯侯  
性勅勞李成棟於廣東封惠國公并封佟養甲  
襄平伯

五月何騰蛟復全州壬午復賓慶府

六月甲午朔駕幸潯州封陳邦傳慶國公

秋七月甲子朔次梧州謁興陵成棟請上移

駐廣東使其將羅成耀將甲士五千迎駕瞿式

耜請回桂林衆議肇慶監國之地居兩省中遂

移居焉

八月癸巳朔駕幸肇慶拜成棟翼明大將軍以

其子李元胤為錦衣衛指揮使掌絲綸房事袁

彭年為左都御史彭年以廣東布政司與成棟

密謀內附者也朱客藩僭稱監國於夔州督師

呂大器命川將李占春誅之

九月召舊輔何吾騶黃士俊入閣

冬十月何騰蛟攻永州衡州克之李成棟命其

子元胤以兵三千宿衛遂為禁旅是時江西廣

東俱復惟贛州為高進庫所守金聲桓使王得

仁攻之不能克命成棟率師助之比成棟至而

大清兵已抵南昌得仁還救成棟戰不利退屯

南康

十一月殺佟養甲李赤心破清將線國安于湘潭遂復益陽湘潭湘衡山等縣堵胤錫圍長沙十二月辛卯朔封李元胤南陽伯馬吉祥文安侯大清兵至長沙諸將潰騰蛟退保湘潭巳永歷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壬申朱天麟罷戊寅南昌破金聲桓王得仁皆死二月庚寅朔湘潭破馬進忠敗走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李成棟亦敗於信豐渡河墮水死事聞贈騰蛟湘中王成棟寧夏王聲桓南昌王設

壇祭之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駐廣州羅成耀守南雄忠貞營之衆亦潰於茶陵由道州入粵西堵胤錫以胡一青趙印選兵守衡州三月大清兵至胤錫走道州衡永二府俱不守

四月孫可望疏請封王廷議不可孫可望自丁亥春入滇據全省稱國王以千支紀年其黨李定國等抗不相下雲南監軍楊畏知誘之來歸請封久不決武康伯胡執恭駐思恩便宜矯冊



印入滇封可望為秦王而肇慶不知也

六月己丑朔堵胤錫至肇慶加文淵閣大學士封光化伯使招李赤心等出楚

七月封可望為平遼王賜名朝宗劉文秀李定國艾能竒等皆為公可望却不受

冬十月癸丑馬進忠王進才克武岡乙卯克寶慶靖州何吾驕王化澄罷封黔鎮皮熊為黔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也

十一月辛巳督師大學士堵胤錫卒于潯州贈

### 鎮國公

十二月戊申以史館乏員上親試士取劉蕡錢秉鐙楊在李來吳龍楨姚子壯涂弘猷楊致和八人俱授庶吉士大清兵入粵東羅成耀自南雄遁回

庚永曆四年春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己未聞庾闕不守問備禦之策無對者辛酉上登舟戊辰韶州復破辛未上西幸命戎政尚書劉遠生給事中金堡宣諭廣州諸將令杜永和

出師留馬吉翔李元胤居守庚辰上至梧州  
駐舟江干內閣黃士俊以病歸召朱天麟入直  
二月大兵至廣州圍之調陳邦傳高必正等東  
援丁亥戶部尚書吳貞毓等合疏論袁彭年全  
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朋黨誤國十大罪  
上以彭年反正有功置不問餘下錦衣獄戊戌  
大清兵破武岡馬進忠退守靖州

五月必正與邦傳有隙率所部西回惟邦傳東  
出屯肇慶馬寶等襲清遠敗歸李元胤馬吉祥

進駐三水觀望不敢進而潮州却尚久惠州黃  
應傑俱已降廣州被圍日久不能救惟進封杜  
永和等為侯以虛名慰勞而已

六月文安之入朝命入閣辦事

八月孫可望復遣使梧州自稱秦王且以不願  
改號為請付從官集議

九月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執皮熊又使賀九  
儀龍衣遵義王祥師敗自刎死于是張先壁馬進  
忠等皆歸于可望勢益強地與粵西相接矣

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既

既十一月辛亥廣州破杜永和奔瓊<sup>州</sup>甲寅桂林破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總督兵部侍郎張同敞皆死之初衛永俱破胡一青趙印選等南走粵式耜命與焦璉楊國棟等扼榕江既而全州復破榕江兵盡潰報至梧州乙卯上乘砲船夜發比曉從官踉蹌追走陳邦傳在清遠聞廣州失劫從官於藤江內閣王化澄吏部尚書晏清等俱走北流不得達馬吉祥李元胤追及於南

寧從官稍集飢凍無人色乃括行橐并吉祥所獻得四千金散給之胡一青趙印選率滇兵駐濱州表彭年自佛山復降於清

十二月命文安之出督師經畧川秦楚豫封王光典等為侯伯所謂十三家之兵也

癸永曆五年春正月己卯朔上在南寧

二月柳州破上移駐田州

三月使編修劉蒞封孫可望為翼王至平越不得入

夏四月戊午 皇太后王氏崩於田州

五月葬於南寧楊美山 上尊諡曰孝正莊翼  
康聖皇后可望以不允秦封使賀九儀張勝張  
明志等將兵入衛賊殺大學士嚴起恒兵部尚  
書楊鼎和及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皆  
主不予秦封者也於是始真封可望為秦王

八月贈式耜吳國公張同敞江陵伯

九月陳邦傳誘殺宣國公焦璉叛降于定南王  
上聞潯州破駕發南寧

十月辛卯駕次新寧 上生母馬太妃薨 詔聖仁壽皇太后冊慈烜為太子

十二月甲辰朔 大清兵破濱州庚午南寧破  
趙印選胡一青以敗卒同馬吉翔抵桂灘請

上棄舟從陸盡焚龍舟重器而行由土司安平  
壯雷歸順歸朝一路進發諸蠻各供糧餉并從  
官夫役孫可望既受秦封乃遣其將狄三品陳  
國能高文貴等以兵三千來迎并致書從官曰  
南寧不守當駐安隆從之是時可望已據有川

東西矣

壬辰永曆六年春正月癸酉朔 上在歸朝司  
留九月癸戌子次廣南府孫可望遣總兵王爰  
秀表請居安隆

二月戊申 上至安隆改名安龍府可望歲以  
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上供從官取給焉 大清  
兵入四川可望守將白文選走回雲南定南王  
自廣西以七百騎出河池州向黔大軍駐柳州  
可望乃使李定國與馮雙禮等圖桂林步騎八  
萬人劉文秀等圖成都步騎五萬人疏聞安隆  
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餘各加公侯從可  
望請也

三月壬申朔建行太廟

五月定國等進攻靖沅武岡皆下疾趨廣西

七月癸酉遂克桂林定南王自焚死獲陳邦傳  
并其子曾禹送貴州伏誅杜永和以瓊州北降  
南陽侯李元胤及其第安肅伯李建捷見執不  
屈被殺劉文秀等陷叙州重慶 大清兵出擊

大破之全軍俱沒

九月李定國北取衡州孫可望亦自至沅州攻辰州府陷之

十一月辛未大清兵遇定國于衡州城下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遂敗走會主帥遇伏殞定國得守<sub>收</sub>兵退屯武岡是年凡宗藩在貴州者可望漸殺之

癸永曆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隆府李定國自桂林勝後不復受可望約束可望惡之

使人召赴沅議事將殺之定國辭不行徑回廣西可望自追之大清兵進寶慶與可望戰于花子街殺傷相當可望急退諸營遂潰大清兵亦不進各引還以武慶之間為界上在安隆日益窮促聞定國得廣西且與可望有隙乃與內閣吳貞毓等十八人謀召定國入衛定國感泣許之以身報

甲永曆八年春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隆府二月開科取士四十名以四川熊渭為第一授

度吉士餘授知縣教職有差可望聞密勅召定國等

三月使步將鄭國王爰秀至安隆殺與謀十八人憾定國益甚定國亦防可望襲之出師掠廉雷

夏五月陷高州進圍新會

十二月 大清兵至與尚耿兩王合擊之敗卜和永曆九年春正月丙戌朔 上在安龍府孫可望遣兵攻常德復敗歸 上在安龍塗葺第

以處日食脫粟守將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挾彈射馬直入其門文史乘輿呵殿過之不復下改稱府為安籠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稱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隱忍延喘息而已李定國既解新會之圍由高州退守南寧

十二月孫可望聞其勢不振遣兵襲之

丙永曆十年春正月丙戌朔 上在安龍李定國敗可望兵于田州率兵疾趨安隆迎帝入滇

可望偵知之先使白文選至安隆促上移黔  
太后聞之哭從官亦哭白文選見之心動因以  
情告白姑遲行俟西府至遂以輿徒不集報可  
望陰留俟定國數日定國至遂奉之西走雲南  
可望復使兵邀之定國已抵曲靖時劉文秀守  
滇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即納之沐天波迎  
上於馬龍驛

三月上入雲南居可望府中賜李定國晉王  
冊寶封劉文秀為蜀王白文選鞏國公餘俱為

侯伯又以定國記室金維新為吏部侍郎兼都  
御史龔銘為兵部侍郎加沐天波柱國少師馬  
吉翔復諂附定國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遣白  
文選還黔慰可望可望恨甚然以妻子在滇未  
敢公為逆也

丁酉永曆十一年春正月甲辰朔上在雲南  
二月甲申東宮出閣講學

四月癸酉朔上聖安皇帝廟號曰安宗簡皇  
帝后曰簡皇安思文皇帝廟號曰紹宗襄皇帝



后曰襄皇后皇考廟號曰禮宗端皇帝嫡母王氏曰端皇后下詔大赦

五月使張虎送可望妻子赴黔可望既無內顧七月舉兵反詔削其王爵時可望所部至衆定國兵不過數千文秀將留鎮兵亦少然人心不直可望兵至交水其大將白文選馬進忠馬惟興馬寶皆叛之遂大敗走挈妻子赴長沙降清論功封馮雙禮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惟興叙國公賀九儀廣國公餘將封侯伯者十五人

其黨附可望者程源鄭逢元等皆降級

十月遣使間道赴海封鄭成功為延平王

十一月追贈吳貞毓以下十八人謚蔭有差遣官諭祭立廟安隆

戊永曆十三年春正月戊戌朔上在雲南

二月大清兵從蜀楚粵三路入黔李定國使其將劉正國楊武等守三坡紅關諸險防蜀使馬進忠等駐貴州

四月庚寅劉文秀卒可望舊將王自竒關有才

反定國討誅之內辭平而貴州已不守矣是時  
蜀兵至三坡劉正國由水西奔回晦日 大清  
克遵義楚兵自鎮遠抵黔馬進忠等亦走

五月蜀兵擊敗楊武于開元之流水

七月丙申朔命李定國為招討大元帥賜黃鉞  
粵兵抵蜀山州

十月三路兵俱集信郡王自北至會于楊老堡  
戒期入滇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扼雞公背圖復  
貴州別遣白文選將四萬兵守七里關抵生界

次師示攻遵義以牽制蜀師

十二月蜀兵出遵義由水西以烈趨天生橋入  
烏撒白文選懼棄七里關走回霑益泗城洲土  
官岑繼祿遁粵兵入安隆定國使安仁侯吳子  
聖禦之敗績定國由盤江還死拒戰連敗于安  
龍之羅交凉水井撒岩遂遁回丁丑報至上  
發雲南

己永歷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 上次永平縣  
乙未 大清兵入雲南公侯伯文武吏多迎降

丙申上至永昌下詔罪已李定國還黃鉞待  
罪自稱<sup>請</sup>削秩

二月白文選敗于玉隆關初文選自霑益追及  
定國留之斷後大清兵以二月癸亥出雲南  
辛未追敗王國勛兵于普棚丙子至大理至玉  
龍關文選與張光翠陳勝等俱戰敗由沙木和  
走鎮康土司總兵吳三桂被殺永昌聞之使沐  
天波馬吉翔等隨行已卯至騰越李定國伏兵  
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大清兵抵永昌辛巳過

潞江有洩其謀者定國乃出兵戰竟日竇名望  
王璽皆戰死定國不能支復遁騰越聞報乘夜  
走入南甸平陽侯孫崇雅邀劫資裝于道中時  
隨行兵尚四千人夜疾馳迷道互相驚擾群臣  
妻子不相顧叛卒乘機剽掠貴人宮嬪亦失去  
過半矣丙戌抵囊本河十里即為緬境沐天波  
入諭始啓關猶勒從官盡棄所携兵器而後入  
晦日至蠻漠土官思綿迎入土司城蠻漠舊為  
宣撫司屬永昌府自萬曆中始為緬有

三月緬酋以四客舟來迎從官自覓舟江上得從者六百四十六人故氓王子及總兵潘世榮內監江國泰等九百餘人馬九百四十餘匹俱由陸期會于緬甸己酉至井亘緬人禁勿進遂止其地李定國既敗于潞江走孟定白文選走木邦已而文選以兵入緬緬使人至井亘求檄止兵文選戰不勝走回猛良

四月初三昇兵至蠻漠復使丁調鼎楊生芳往止之沐天波蒲英王啟隆等謀乘間走之戶獵

二撤亦不許

五月甲子緬復以州舟迎乙丑發井亘丁卯至阿瓦城距河止焉阿瓦即緬酋所居城也戊辰陸行五六里進赭硯知前陸行者潘世榮等被緬分給土人為奴多自殺惟氓王子八十人後流入暹羅云緬人於赭硯構臺以棲車馬置草屋十間編竹為城每日兵士一百餘人獲之從官各結茅散處蠻男婦自來貿易初至饋獻頗豐後漸薄

九月緬進新稻命分給從官之窘者

十月戊子朔頒歷于緬李定國移居猛良內有  
女土官定國破擒之遂據其城

十一月白文選至與定國合軍

十二月文選移營猛稟

順永曆十四年春正月丁巳朔 上在赭磴

三月李定國部將賀九儀欲出降定國杖殺之  
其卒多潰還雲南

四月白文選移軍景線李定國遣使約會兵攻

緬欲迎上不得敗緬兵于瑞羊岳從官資用盡  
竭有數日不舉火者上出皇帝之寶命吉翔碎  
之分給人各數錢

九月太白經天凡十有五旬

順永曆十五年春正月辛亥朔 上在緬甸緬

發兵守隘築木城防守甚嚴李定國與緬戰于  
洞垵白文選助之復敗緬兵緬終不肯出上先  
是定國軍洞壩去緬城八十里文選軍象腿去  
去緬城一百十里皆緬東南境定國密奏曰今

與緬王約送何地而諸臣在內何泄泄不以為意也文選駕浮梁將濟師緬人斷之不克濟定國遣副將董朝用高三允往馬得狼造舟二人焚葉舟降清

五月緬酋以老避位其弟猛奔白代立索賀禮七月復來言三月供給之勞索報禮俱無以應而咒水之禍作是月丁丑緬人來請從官過河盟既出以兵圍殺之自松滋王而下勲臣沐天波武臣馬吉翔王維恭魏豹馬雄飛王起龍蒲

纓王自京龔勳陳謙吳承爵安朝柱任之信張拱極劉湘宋宗宰劉廣寅宋國柱丁調鼎文臣鄧士廉楊在鄔昌期鄧居詔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潘璜齊應選郭璘張伯宗內監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貴沈猶龍周盧曹等凡四十二人俱被害其未亂而先病故與遇亂而自盡及貴人王妃百官妻女之前後自殺者不可勝紀惟都督同知鄧凱以病足得免生還為人述其狀云緬殺諸人後有馳

呼而來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國公蓋思留以獻也而天波已先死乃復治天波所居室移上及宮眷二十五人入居之並進衣食

八月李定國以十六舟攻緬復為所敗覆其五舟乃與文選俱引還

十二月丙午朔大清兵至白文選自木邦降戊申緬送上與太子至軍前明年三月丙戌至雲南府四月望日蒙難年三十八太子亦遇害太后及后嬪俱入京

帝豐碩偉幹貌似神宗而性惡繁華亦頗似之無聲色玩好不飲酒雖不甚學而喜聞講論書義事兩宮盡孝蒙難之日暴風雷雨晝晦士卒皆出涕梵葬於北門外

逸史曰粵中之立國也僅矣崎嶇黔粵之間與蠻獠雜處搶攘竄越罕有寧宇然猶支撐傾側歷十五年其始也瞿巖綢繆于內何堵捍禦于外陳張之徒義旗雲舉輯忠貞營數十萬之眾分疆駐守然後金王反正於江右

棟成投戈于粵左呂王楊沐經營滇蜀浸浸  
乎畫江漢而守之可以有為矣然進寸退尺  
朝得夕失卒不能稍有樹立蓋天命有歸強  
陽餘閏固天之所不庇者也自瞿何致命而  
後文吏偷安武將驕暴倚寇盜為長城託絕  
域以寄命螫賊內訌忠良屠戮而遺燼以息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諒哉

南疆逸史卷之三終



南疆逸史卷之四



紀畧四

魯王監國

王諱以海高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

崇禎十五年

大清兵陷兗州自縊王年幼被執三及不中乃  
舍去

十七年二月甲戌王嗣位北都之變諸王皆南  
下

弘光元年四月命暫駐台州

五月辛卯弘光避位

六月大清兵入浙潞王亦降

閏六月己丑九江道僉事孫嘉績起兵於餘姚其明日諸生鄭遵謙應之于紹興又明日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于寧波兵部尚書張國維與陳函輝宋之溥柯夏卿等共請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以分守署為行在加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溥為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興鎮

守金華之溥司臬擬未幾召大學士方逢年入直宋之溥謝事起章正宸為左侍郎署吏部事李白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郁工部尚書陳函輝禮部右侍郎分兵列江上畫地戍守方國安守七條沙王之仁守西興鄭遵謙守疊山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守瓜里湯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右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侯封王之仁武寧侯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

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日中又復轉  
舵還戍率以為常未幾分餉分地之議起統計  
浙東錢糧六十餘萬盡歸方王二軍義師或散  
或留聽其自為征勸于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  
領之營亦不過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為東閣大學  
士

十月壬辰戰于江上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  
率步兵翌其後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

大清兵却追至草橋門下降武帝遣兵科給事  
中劉中藻頒詔于越不奉詔

十一月進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寧國公封鄭  
遵謙義興伯王勞軍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  
安命各營皆授節制馬士英阮大鍼竄入方營  
欲朝見王不許

十二月王回越城以謝三賓為禮部尚書尋入  
東閣鑄大明通寶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王正  
中進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歷

隆武二年丙戌魯元年正月己酉朔王在紹興以柯夏卿曹維才為使奉書閩中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柱劉澤清標將也航海依王鳴謙於定海有弓箭手五百人乃刦鳴謙入內地行朝震恐署為勝虜將軍始返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掠餘姚知縣王正中遣民兵擊殺之

三月丙寅懷宗大祥王於朝堂哭臨三軍編素一日大清兵入錢塘王之仁率水師迎戰乘風碎其舟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澈浦城

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不能軍以其兵付黃宗羲與王正中合師三千人尚寶司卿朱大定大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海劄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時夏旱水涸有浴於江者徒涉往返大清兵驅馬試之不及腹六月丙子朔數十騎渡江列戍驚潰上由江

門入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王妃世子出定海  
張國維陳函輝余煌王思任皆死之方國安方  
逢年馬士英阮大鍼等皆降方馬至半途伏誅  
大鍼死仙霞嶺朱大典猶守金華不下 大清  
兵攻破之屠其城大典自焚死自金華陷而全  
閩無一矢之拒矣王之出海也富平將軍張名  
振棄石浦以舟師扈王至舟山黃斌卿不納飄  
泊外洋毛有倫扈張妃世子為叛將張國柱劫  
之北去會永勝伯鄭彩至奉王入閩

十月丁酉王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次中左所

即廈門

時鄭芝龍方降

清令彩執王以降彩不可匿王而以南夷貌類  
者服王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  
以示之芝龍北去乃已芝龍子成功起海上以  
中左所為營然不欲奉王改明年為隆武三年  
于是鄭彩奉王改次長垣

丁亥年春正月癸卯朔王在長垣熊汝霖為相  
辛未王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

來會進鄭彩建國公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  
伯鄭聯定遠伯周瑞閩安伯周崔芝平夷伯阮  
進蕩胡伯崔芝復口油以參謀林籥舞總兵趙牧  
守之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  
清師救海澄退入于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  
有文為令五日復破有文死之勛西王復建寧  
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明民間凡桌數  
百張每張懸火線數百炷黑夜順流環城而過

守者謂祁兵薄城砲石交下遲明方知其偽守  
者習之不疑一日祁至遂破

四月海口破林籥舞趙牧死之周崔芝退守火  
燒寨

六月攻漳州不利

七月王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  
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

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林正亨為戶部尚書錢肅樂為兵部尚書沈宸荃為工部尚書劉沂春為右副都御史吳鍾巒為通政史余颺為左都御史林崑為吏科都給事黃岳為吏部考功司郎中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其帥涂登華降辛未鄧藩審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大罵而死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塗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敗皆死之

戊子年春正月丁酉朔王在閩安鎮楊耿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颺故弘光時御史也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明幟守將不敢入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

二月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江西金聲桓遣其部將郭天才援閩與巡撫佟國勳有隙遂來降封為忠勤伯王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

大清調江廣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府縣皆破至是僅留德福安二縣

六月戊戌錢肅樂卒

十月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學士

己丑年春正月庚申朔王次沙埕

三月寧德破

四月福安破劉中藻死之

六月張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壬戌王次建跳閩地盡平鄭彩遂棄王而去名振迎之至浙從亡者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左副都御史等每日朝于水殿壬午王師圍建跳蕩胡伯阮進以接船至遂解去封王朝先為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爵爵居間請徇邊海至



奉化之鹿頸頭聚兵數千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

十月己巳王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

為東閣大學士朱永祐吏部侍郎孫延齡戶部尚書

庚寅年春正月乙卯朔王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以為舟山犄角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辛卯年春正月己卯朔王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大清兵會攻舟

山張天祿出滄閩馬進寶出海門陳錦總督全

師以出定海舟山聞之張名振阮進扈王發舟

山泊道頭

八月辛酉大清兵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

陣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馘一十人而縱之丙

寅大霧大清兵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阮

進戰死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楊統精兵  
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千餘人

九月丙子城破王大清兵相謂曰我兵南下所  
不易拔者陰縣江涇王今舟山而三耳文武吏士  
死節者甚衆

壬辰年春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  
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王至中左所尋  
居金門

癸巳年春正月戊辰朔王在金門

三月王自去監國號其後事失載焉

逸史曰當義旗初建使方王肯受約束渡錢  
塘而乘北師之初至三吳豪傑聞聲而附未  
必不可與天下爭衡也乃畏蕙自守叢爾兩  
府以供十萬之衆即北師不發一矢一年之  
後滌地無類矣及浙河失守之後以海水為  
金湯舟楫為宮殿陸處者惟舟山二年御舟  
稍大名河舳其頂即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焉  
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設零

丁廳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國  
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南疆逸史卷之四終

南疆逸史卷之五

列傳一

史可法

附應廷吉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隣順天大興人其先以開  
國功為錦衣百戶祖應元舉人官黃平知州有  
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母尹氏既娠夢  
文丞相入其舍已而生可法事親以孝聞

崇禎戊辰進士可法有文武材初授西安府推  
官已能平劇盜又以叅政監江北軍楚冠南下



攻穎壽犯皇陵可法所部不及千人日馳數十  
里遇賊大至少避之謀賊旁掠撤發兵襲擊時  
有斬獲賊去下馬坐積尸上計賊出沒及身所  
歷州邑破陷長吏逃死狀草畢授軍吏復上馬  
馳行且戰且撫賊兵不敢逼事聞天子嘉之擢  
僉都御史巡撫安池旋加兵部右侍郎督漕運  
兼撫淮上諸軍可法感上知益自奮勵身雜行  
伍間與同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不授衣不  
先御也將士皆感激戰輒有功捷數上乃開屯

田招流亡繕城郭訪賢豪而諮之以軍政于是  
江淮南北屹然稱重鎮可法短小精悍面黑色  
兩目燦燦有光將士見者皆懾服天子知其能  
凡所奏輒報可已而賊人又破荆襄承天分兵  
南犯蔓延入河南山東告警者旁午至可法率  
師屯淮岸賊望旗幟輒遁去終不敢窺淮

帝欲以可法為兵部尚書簡討汪偉曰有可法  
淮揚以安無可法則江南必危且留可法以係  
東南望帝然之就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

務可法入南都即核軍政京營之有籍無兵者悉按去之營中憚其威名不敢動

十七年春賊逼京師可法輒檄諸鎮入援未集而京師陷莊烈帝崩可法北向慟哭以首觸柱血流至踵發喪誓師浦口欲長驅死戰諸大臣及將士皆曰社稷無主盍擇君以定南都乎可法然之是時潞王已過江泊舟無錫初議所立謂以親則桂而遠以賢則潞而近不知福王已在淮也鳳陽總督馬士英先迎款於福王欲挾之以居擁戴功以書致可法言以倫以叙無如福王諸大臣議未定士英已內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約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擁福王儀真可法不得已遂具啓迎王越三日魏國公徐如基等始至事已定無敢異議者王入監國可法進戰守大計謂當素服郊次發師討罪示天下以必報仇之義王唯唯不能答一語可法退憂形于色尋進可法東閣大學士兼故官士英官亦如之而王以士英有建立功

專倚賴焉居二日可法謂士英曰寇深黃高二  
劉之衆未盡為國用當立重臣開府以鎮之今  
日之事非可法與公誰任之者士英唯唯可法  
退即合疏言守江南者必于江北當酌地利設  
四藩以淮揚泗廬自守以徐鳳池六為進攻之  
途兵馬錢糧皆聽鎮臣自取給予有司勿復為  
徵輸調度之擾四藩一轄淮揚一轄徐泗一轄  
鳳壽一轄滁和即以得功傑澤清良佐為之更  
立督師于揚州節制諸鎮如此則諸鎮各自衛  
其地無不致死而受成于督師機不遠度事不  
中制士氣奮而民心定江南庶幾可保矣從之  
又請定京營兵制分設營將如北京故事簡精  
壯募義勇以寔之其侍衛及錦衣鑾儀諸司所  
隸軍役當多事之日俱宜入伍操防毋坐耗錢  
穀至錦衣鎮撫司官不必備亦所以杜告密節  
繁費收人心于新政有裨者也監國既即皇帝  
位詔立四藩如可法議而廷臣意皆欲士英以  
朝權不可以朝夕失也乃謂可法曰我馭軍寬

頗擾于民公威名著于淮上軍士皆憚服公誠能經營于外而我居中帥以聽命當無不濟者可法曰居者守行者禦莫能偏廢既受事敢辭難乎遂請行京師士民譁曰何乃奪我史公太學生陳方策諸生盧涇才等上疏言淮揚門戶也京師堂奧也門戶有人而堂奧無人其可乎上方倚重士英勿聽遂加可法太子太師以行可法去士英愈無所憚俄進得功為侯傑澤清良佐皆封伯自是四鎮愈尊貴自恣漸不可制

矣及張慎言薦吳姓于朝劉孔昭言其不可露章劾慎言廷臣言孔昭武臣不宜與銓選事士英陰右孔昭左右班攘袂相詰可法嘆曰黨禍起矣上疏力言姓罪可務文武臣當虛衷用事報聞而已可法奉詔祭告泗陵鳳陵因上言曰臣伏見二陵松楸如故佳氣鬱鬱知萬年靈長之祚方未艾也北顧神州山河頓異感痛填膺不能已已連歲鳳泗之間災異疊見天鼓一月數鳴地且三震以至今春罹茲大禍先帝躬神

明之質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一十七年有如一日尚不免身殉社稷抱恨千古天命之難謀而地靈之不足恃可見於此陛下踐祚之始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使躬謁二陵親見鳳泗境中萬井悲風千里赤地蒿萊極目雞犬無聲湯沐遺黎死亡殆盡其嗚咽悲憤又不知何如也伏願陛下堅此一心慎終如始察天人相與之故考祖宗靈爽之依處深宮廣廈則當念西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王食大庖則當念

西北諸方麥飯之無展應圖受錄則當念先帝之臨淵集木何以忽覲危亡早朝晏罷則當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卒墮大業戰兢惕勵無敢刻忘則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必為請命上帝默相陛下光啟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濫恩施開告密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激而投簪豪俊因之褻足竊恐祖宗怨痛天命潛移東南一隅不知其伊於何底也亡何吳三桂從本朝大兵入北京敗賊賊遁而西山東河南士



民皆結寨屯聚殺賊所置偽官以望王師可法請立遣使北行齎詔撫諭使中原知中國有君則人心南向而大業有成疏入報可時四鎮不即守所分地暴橫江北傑欲駐揚州揚州民城守不聽入傑縱軍大掠進士鄭元勛與諸有司語稍欲為兩解衆疑其私於傑競起擊殺之而良佐亦駐鳳陽諸邑士民爭詣闕言狀詔可法往慰解之使各歸鎮可法先至得功軍得功聽命至良佐澤清軍皆諾乃至傑軍傑素悼可法

具橐鍵迎謁升帳之日洒然變色易容可法知其軍可用欲以誠感之裨校以下人人召見撫慰而責傑曰將軍之所以貴顯者以有天子也如不奉天子詔而妄冀非所屬之地則諸將軍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將軍又何辭以對傑色沮默然者久之然浸視為易與止可法宿軍中易所隸卒而更遣部下百人給事左右可法拊循之勉以大義百餘人皆感泣傳語軍中曰史相公我主也傑懼將士皆向可法而

又深服其誠乃謹事可法請受命然終欲駐揚州可法乃集揚民曲諭王以身為質使罷守奏以瓜洲屯傑衆可法遂留揚州開幕府治事設館禮賢招徠天下智謀之士及精通天文者并陰符六壬遁甲諸術者皆厚餼之募士得勝鎧甲者百餘人復上疏請行保舉之法以補危疆守令許之旋詔可法諭四鎮厲兵秣馬駐防河淮刻期進師當可法出土英未敢即倍之可法疏請餉士英命戶部百方應之可法分給諸鎮

諸鎮益和乃稍言進取事而大清已收山東且聞新立天子使人以書貽可法引春秋不討賊新君不得即位之義將移師問不當立者可法表上其書勸朝廷為自強計而自為書答之曰閱貴國來書以本朝立君為非是幕府竊怪之夫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經綸草昧正利建侯之日也夫是二三元老謂大位不可以久虛神人不可以無主相與迎立今上以係天下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之兄

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即位數日幕府受命誓師江北刻日西征忽聞吾大將軍吳三桂借軍貴國破走逆賊為我先帝后發喪成禮凡吾大明臣子無不舉手加額豈但如明諭所言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篚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辱引春秋大義未相責告此又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也若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並遭荼毒而或牽拘不

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係人心號召忠義也貴國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交構致起兵端先皇帝痛疾之旋加誅戮此貴國之所知也今乃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歲輸金繒回紇助唐不利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若乘我家難為德不卒以義始而以利終貴國又豈其然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業已在道不日

抵燕奉盤盂從事矣幕府即日糞率三軍長驅  
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克復神州以報 今上皇  
帝及 大行皇帝之恩人臣無境外交貴國即  
有他命不敢與聞可法銳意西征而諸鎮兵在  
淮上者澤清良佐營徒虛夸不足用惟傑所統  
至四萬人皆山陝勁卒可法欲使為前鋒與傑  
往復多推重之許揚州府第處其妻子傑大喜  
約刻日進取開歸士英協為不利已而尤畏傑  
陰欲裁抑之且使可法不見信也于是四鎮缺

餉則號可法可法以聞士英應之益緩又數降  
詔趣可法出師可法以示四鎮皆曰不能給我  
餉而責我戰乎于是可法坐困亡何士英排衆  
議起大鉞為兵部侍郎使握兵政群臣交章論  
劾疏數十上皆不報而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  
劉宗周等以次去位可法乃上言欲用大鉞者  
以才爭大鉞者以逆案也大鉞即可用何必罪  
爭者即不可用當採群議何至以一人壞天下  
大計乎不聽大鉞悉引其黨布于朝朝政益亂

凡可法所奏請輒格之。大清兵已入海破宿遷  
可法遣總兵劉肇基往援而誅。東征將丘嘉  
以其將航海降也。可法檄諸鎮出兵高傑首奉  
命渡泗水遣所部王之綱前驅薄睢陽。可法亦  
自率所募兵進次河上。建大纛。縣南岫戒師期。所  
請鎧仗芻糧皆不至。可法乃上疏曰。自三月以  
後。陵廟荒蕪。燕山河鼎沸。逆賊鼠竄。一矢未加。臣  
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  
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

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却步。未有意在  
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君臣洒泣士  
庶悲歌。痛憤相乘。又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  
武嬉。暮氣及矣。屢得北來謀報。皆言兵必南下。  
水則調廣麗。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遭  
淪沒。而我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委靡。威令  
不行。復仇之師。不及閩陝。討賊之約。不出北庭。  
晏然不以共戴天之仇。置之膜外。遂使敵國反  
得以僭逆。加我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斷

斷不成也宗社安危決于此日雖破斧沉舟尚  
恐無救况廟堂規畫百執事之經營尚有未盡  
然者乎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以  
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  
張夏之少康痛心出竇終續舊服漢之光武撫  
膺河北亦奄萬邦惟願陛下之為少康光武不  
願左右侍御之臣輕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為  
今之計宜速下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  
精銳直入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

成效絲綸之布感憤激發四方忠臣義士必有  
聞風投袂而起者矣國家遭此大故陛下承統  
原與前代不同諸臣有罪當誅無功可錄幸免  
斧鑕已為大幸臣于登極詔藁特去加息一條  
不意頒發之日內復開載使他國見之亦當竊  
笑今復紛紛陳乞貂璫滿座保傅薦加名器濫  
觴于斯為極似宜少加砒慎以待戰功庶使行  
間戮力者有所激勸至師行討賊莫急于餉搜  
括既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宜將內庫所有本

折盡佐軍需其餘不急之工可省之費一切報  
罷朝夕之晏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  
大典萬不容廢者亦概從儉約蓋盜賊一日不  
滅神京一日不復即有深宮曲房豈能晏處即  
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情  
向背所關敵國窺伺所及也必得陛下早作夜  
思念祖宗之鴻業復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  
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于選將練兵之一事庶  
乎人心可救天意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復

預朝政然安內實外攘之本故敢痛切直陳惟  
陛下留意可法受事數月疏凡數十上皆中興  
大政言極痛憤草成輒嗚咽不自勝幕下士皆  
為飲泣是時朝廷頗驚聲色惡聞危亂士英大  
鍼爭門戶起大獄欲殺盡清流以快已意出師  
聚餉不暇及也

乙酉春三月 大清兵分二道令沂州濟寧兵  
從泇口渡河掠邳宿彰德衛輝兵從孟津渡河  
逼歸徐可法言我與北兵僅隔一河耳今已渡

河長驅而東旦夕不守乞多給軍餉移得功良  
佐兵駐穎亳以傑守歸徐戮力同心無分疆域  
臣猶恐江南半壁未能高枕而卧也疏入不省  
韓城人衛胤文前為左中允受偽命與高傑同  
鄉傑薦之留監已軍聞朝中嚴治從逆者懼而  
欲媚士英以自解度士英忌可法乃上疏曰國  
家兵事問鎮臣糧餉問部臣督師贄也且可法  
空得名耳朝廷當召置內員備顧問不則聽歸  
故里養其高望陛下若念推戴功則爵之侯伯

優其廩餼毋令久當津要為也疏入詔切責胤  
文士英等心是之可法上疏乞罷不許已而傑  
所遣盪寇將軍王之綱與許定國爭睢陽不決  
定國偽納好于傑傑至則置酒伏兵殺之詰旦  
兵士攻城而入定國北走降于大清之綱等遂  
大掠睢陽兵倉卒未有屬可法聞變疾馳至徐  
州撫定其軍復請用傑部將李本身為都督士  
英聞可法大得傑軍心勿喜也乃擢胤文為兵  
部右侍郎總督興平營將士怒胤文蒞任之日



無一人至者可法再三諷諭之忘其為劾已也之網等益以此歸可法即胤文亦心折焉都督之命久不下傑軍士皆棄汎奔還時大兵已悉渡河值莊烈帝諱日詔使可法等望祭河上可法因言天星已周君仇未復乞先治臣罪以謝天下亡何大兵破蒙山逼歸徐江南震恐乃下詔從可法議以李本身為左都督盡護傑諸將而已無及矣

夏四月可法移鎮泗州合諸軍防禦而京師有

偽太子事諸臣失職者咸欲藉名攻士英寧南侯左良玉遂發兵反移檄遠近南都戒嚴審詔可法督諸軍渡江擊良玉可法言北勢日迫請留諸鎮迎兵敵親往諭良玉要與俱西有功則割地王之宜無勿聽即勿聽擊之未晚詔切責可法可法于是合諸鎮兵倍道入援抵浦口將入朝面陳可否士英等懼謂可法且為內應不許大兵已入亳州向邳州徐泗告急復詔得功等渡江可法還揚泗痛哭而返晝夜兼行抵泗

而泗州守將李遇春已以城降可法退保揚州  
大兵遂破徐州降將李成棟引而南攻揚州新  
城可法方在舊城急檄防河諸鎮兵赴援李栖  
鳳張天祿等皆不聽劉肇基乙邦才棲挺莊子  
固等各率所部入城可法乃與主事何剛知府  
任民育及肇基等晝夜乘城降將李遇春持豫  
王檄至城下招可法可法登陴罵之遇春日公  
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于朝死無益也何如邀  
遊二帝以成名乎可法怒趣發矢射之遇春走

免須臾復令鄉民持書入濠呼守者求入見可  
法縋健卒投其人及書于水豫王愈欲生致可  
法戒諸軍近城勿攻而復遣人持書至可法不  
啓趣焚之豫王知可法終不可屈麾軍急攻監  
軍道高鳳岐等踰城出降城中益恐可法乃為  
書辭其母及妻呼部將史得威曰我死當葬我  
于高皇帝之側不能梅花嶺下可也復擐甲上  
城豫王復以詔書招之可法守益堅相拒十晝  
夜大兵四面急攻可法乃禱於天發砲擊傷千

人豫王怒自督勁卒力攻城西北隅忽崩有聲如雷守陴者不退發矢如雨城下死者山積犬兵藉以登城城遂陷先時可法謂莊子固曰城一破托君剗刃子固許之是時引頸向子固子固勿忍可法乃拔刀自刎子固與參將許謹共抱持之血滿衣袂未絕子固等擁之出城及小東門遇犬兵子固及許謹等皆死可法語犬兵曰我史閣部也可引見汝兵主遂見豫王王勞之曰前以書為請而先生不從今忠義既成當

畀重任為我收拾江南可法曰我來此祇索一死耳王曰君不見洪承疇乎降則富貴可法笑曰爾國待承疇豈能過先帝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爾國明矣我詎肯效其所為王命將宜爾頓伴之三日終不降乃殺之宜爾頓為之棺殮軍中匆遽未及識姓名于棺遂不可辨而肇基等率死士巷戰移時殺千餘人兵來益衆肇基矢貫額死邦才自刎死樓挺死于城上其餘文武將吏死者甚衆家人史書書記顧

起龍龔之厚陸曉唐經世等皆從可法死揚州  
既隔五日得威報赴京師舉朝不知所出又數  
日上出奔太平又三日京城潰可法督師幾一  
年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箆冬不求裘小冠窄  
衣與部卒雜處年四十餘無子妻欲為置妾可  
法曰王事方殷敢戀兒女私乎遂無子軍中值  
歲除當封印南北文檄交至手自批答自辰至  
酉分給將士來月糧至夜三鼓謂軍吏曰今夕  
乃除夕也索酒試飲之酒未至復呼軍吏曰禮

賢館諸秀才當與共飲顧夜已半可貴酒資分  
餽之吏已往乃命酒獨酌庖人報黍肉已盡饗  
士索鹽豉佐酒可法素善飲飲至數斗不亂自  
至軍絕飲是夕滿酌數十杯思先帝淚泣然下  
不解衣就寢者已七閱月是夕微醺隱几卧將  
旦有司吏士皆集軍門外尚未啟軍吏遙謂曰  
相公方隱几未寤奈何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  
夕不易得也勿驚之且戒鼓人更擊四鼓須臾  
可法寤天已曙大驚聞鼓聲怒曰乃敢亂我軍

法傳令縛至趨斬之諸將士皆長跪言相公久  
勞苦始得一夕暇不忍相驚故亂鼓聲以待此  
知府意也可法意解曰奈何以私愛變長法趨  
具鹽激啓門偕文武臣北向遙賀將吏皆上謁  
民育更前請罪乃赦鼓人可法自是竟不復隱  
几卧矣後軍事益冗以監軍郎中黃日芳敏練  
欲留之左右辭曰日芳老矣豈能日侍公亦宜  
節勞發書走檄僚士優為之徵兵問餉有司事  
也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務乎且兵殺機也當

以樂意行之將吏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所  
以生色滿前也可法笑而不答初以定策功加  
少保皇太后至加少傅叙江北戰功加少師徐  
州擒盜功加太傅皆力辭不許後以宮殿成加  
太師又辭許之既死或云亡去人疑之史得威  
已奉遺命為可法子乃具衣冠招魂葬于梅花  
嶺下閩中立國首贈可法太師謚忠靖後四年  
廬州人馮弘圖起兵假可法名號旬日間下英  
霍六安諸縣天下欣然望之以為可法寔未死

云可法有弟可程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京師陷不能死賊敗南歸可法請下吏上以可法故令家居養母後流寓南陵越四十年而卒應廷吉字斐臣鄞縣人也天啟丁卯舉人謁選授碭山知縣史可法以閣部督師開府揚州御史左光先薦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軍前為監紀與劉湘客張鑠紀克明等並在幕府而廷吉最任用廷吉精天文三式之學先是丁丑計偕至宣武門見一白雞羽毛鮮好喙距純赤重四

四十觔觀者莫識廷吉慘然曰此鷲也見之則亡國

癸未六月露坐陰雲四合雷電交作有火星出聲如爆廷吉曰天元玉曆所謂電中聚火也人君絕世此殆是乎可法按部至淮升帳有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轉至丹墀令廷吉占之曰風從月德方來加本日貴人時當有貴人奉王命而至者風勢飄忽旋轉其事為爭英屬徵象為大數居四二十日內當有爭鬪之事近則虞

火災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燬民舍焚一  
驛匝月而有土橋之變高太監以朝命至如其  
占焉淮陰紫霄觀皂莢樹產物如飴色黃味美  
士民觀者以為甘露也廷吉見之曰此爵錫也  
白者為甘露黃者為爵錫所見之地期年易主  
可法銳意經畧河南黃日芳陸遜之私問曰閣  
部志勤矣于君意何如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  
角亢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躡上將天  
下事無可為也意者先試之山左乎士民翹首

王師如時雨焉若旌旂旅進豪傑必有響應者  
及高傑將行誓師禡壽縣風起壽縣折西洋砲無故  
自裂廷吉以為不祥十月十四日登舟廷吉曰  
此俗稱月忌日也又為十惡大敗高帥其不免  
乎明年正月傑果為定國所戕可法議修屯政  
欲遣陸遜之屯田開歸而廷吉屯田邳宿廷吉  
曰國家故有屯軍世受業為恒產矣安所得聞  
田而屯之且田所獲既入于官有司常賦又將  
何出聞桃源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

博縣令者此面欺耳及河防愈嚴令秦士竒沿河築墩以駐砲廷吉曰無益也黃河沙岍其性虛浮水至即圯何架砲為議乃格是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可法夜召廷吉指示之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可法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懌左兵東下弘光詔至可法受詔書召廷吉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人能言之第謂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果何見之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

始擊閔提主大將囚客叅將發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憮然因出詔示廷吉曰君言不信猶可如信則天也唏噓而別以軍事付廷吉越三日督諸軍泗州過山陽澤清遣人取軍器火藥餉銀廷吉不與退屯高郵清兵破盱眙可法還揚州急步召廷吉督餉至浦口已而又令率軍回揚州屯天長廷吉曰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一日三調警急頻仍揚且有內變急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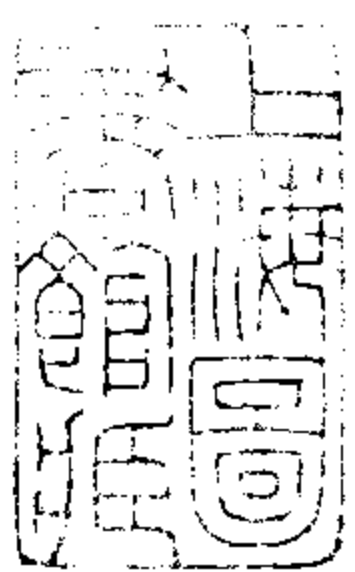
城助守南門可法又令取移泗之餉夜縋城出  
明日城陷得免于難可法之築禮賢館也命廷  
吉董其事是時四方之士雲集負才能者群思  
效用而倖進之徒亦且踵至廷吉言曰是皆躍  
冶之士坐談有餘實用無裨當此財匱而所給  
月餼不貲盍不散遣之別儲真才乎可法曰吾  
將此禮為羅冀收什一于千百行之數月既無  
拔萃之材亦無破格之選諸人私相謂曰始吾  
以為幸館也今且求處囊而不得于是始稍稍

引去及可法將移師泗州謂廷吉曰諸生從軍  
防河積苦久矣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盍品定  
量授一官以酌之四月二日癸策試拔取長洲  
盧涇才嘉興歸昭等二十餘人擬授通判推官  
知縣二旬而揚州城陷從可法死者十九人焉  
逸史曰傳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南渡之初  
所恃者史大司馬一人而已其餘安守故常  
不達時變自謂清流而小人鴟張滿朝相與  
排訛樹寇門庭強臣悍將因之阻兵安忍遙

制朝命司馬奔走撫輯內攘不給何暇計疆  
場之外乎迨夫左帥稱兵藩籬盡撤王師長  
驅而入所向投戈衝櫓未及于國門而君相  
已棄社稷行遯此即維揚堅拒何補敗亡况  
于一隅當百萬之衆哉悲夫廷吉之論亦足  
明天命之不祚矣雖有忠貞豈能回天余所  
以讀司馬之疏而愴乎有餘慟也

南疆逸史卷之五終

南疆逸史卷之六



列傳二

高弘圖

姜曰廣

高弘圖字子猶號硜齋山東膠州人萬曆庚戌  
進士累官二部侍郎弘圖性伉直當天啟宗禎  
間東林齊楚宣浙之黨互相詆排而弘圖一無  
所附麗立朝剛介嘗為御史與奄逆忤削籍而  
名愈高其在工部宦者張彝憲受勅督部事弘  
圖耻與並坐復罷歸踰年而懷宗思之又聞其

佐膠州城守有功召至闕詔以時事補南京兵部侍郎尋擢戶部尚書甲申闖賊犯闕史可法謀勤王弘圖轉芻粟浮江入淮以濟師方發而烈皇凶聞至南都大臣議所立可法謂非英主不足以定亂弘圖與姜曰廣呂大器佐之方擇主而福王至淮馬士英貪定策功與諸將以兵威奉王倉猝稱大號以弘圖物望所屬改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可法並入直弘圖因請移蹕中都進山東以示討賊之舉開經筵設起居注宗廟未立先製烈皇神主祔享奉先殿宗藩流離玉牒散軼令各府長史備上典籍江北今為畿輔其被兵郡縣兩年之內蠲其正稅群臣章奏不得妄言以淆是非而遣使朝鮮可以牽制凡八議並優旨答之未幾可法出督師士英輔政憚弘圖曰廣慎言等持正廷議起廢慎言舉用吳甡鄭三俊士英黨誠意伯劉孔昭率諸勲臣叱慎言于朝目為奸邪聲振殿陛弘圖曰文武各有所司即文臣中各部不得侵吏部之

權武臣何得越職而爭之且姓與三俊三朝遺  
老清望在天下孔昭妄思侵官非其黨者為之  
奸臣忝在政府宸陛之嚴化為訟庭愧死無地  
乞賜罷斥不許既而士英疏薦阮大鍼弘圖持  
之士英曰我既犯人言豈敢相累因自擬旨大  
鍼陛見疏陳江防要害其言娓娓可聽將退士  
英奏曰大鍼名在丹書非其罪也人誣之耳大  
鍼因前奏寃陷之久而引弘圖為證以弘圖素  
不附黨必不忌已也弘圖曰大鍼頃者陳說兵  
事臣不知兵無所叅駁若其起用關係非細昔  
崔魏亂政風教墮地先帝首鋤大憝其黨附者  
不可勝誅欽定逆案一書以遏群邪大鍼與馬  
臣不知其果知兵與否但以先帝明鑒豈容擅  
改即如士英奏乞下郡臣集議以彰公論則用  
大鍼非受賄也何不光明之有弘圖因乞罷以  
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而卒起大鍼為兵  
部侍郎弘圖漸不安其位矣左懋第之北使也  
弘圖奏事宜一山陵闡梓宮葬田貴妃墓宜于

天壽山特立陵寢選日改葬一分地許割榆關  
以外不得侵及關內一歲弊量增十之三一國  
書如古稱可汗故事一使禮遵會典不可屈膝  
以致辱命其後議遣中官督畿輔浙閩餉復設  
東廠弘圖皆力爭之中旨傳陞張有譽為戶部  
尚書弘圖謂其端不可開封還詔書又請召還  
史可法士英愈怒矯旨切責因力求去八月加  
太子少師皇太后至又加太子太保至十月卒  
致仕弘圖在閣士英尚畏之不敢肆志及去遂  
無所忌時山東已失弘圖流寓吳門已復渡江  
入浙東弘光亡泣涕絕食卒于會稽之竹園  
逸史曰金陵立國弘圖與小人同朝不激不  
隨持守正直有足觀者然不能通古今之變  
覽存亡之勢如北使事宜猶執承平故事將  
為是具文乎抑欲求當於國事也史可法怒  
四鎮之橫而以建議始封為弘圖誤國罪是  
不然使君相英明廟堂勝筭四鎮何嘗不可  
用况如得功之忠勇士自馬阮出而紀綱紊

亂外結強援以遏正士賢者岌岌且不安其位是四鎮之橫馬阮名之也于弘圖何尤哉弘圖雖非材使其幸而當平世固一賢宰相也

姜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江西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由編修歷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福王之至也文武大臣集守備亦太監韓贊周定議具啟迎王贊周令各官署名曰廣曰此大事須先祭告奉先殿然後舉行從之福王立

陞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弘圖協心輔政將以次漸引正人為中興之望已而士英銳意欲用阮大鍼曰廣上疏求罷曰前見文武紛競自慚無術調和近覩逆案掀翻又愧無能寢息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精神竟同反汗惜哉維新遂有此舉但恐忠臣裹足志士灰心臣遭遇聖明備員政府不能扶危持顛已負生平必待群言交責始求罷斥良亦晚矣又言祖宗會推之典行之萬世

者也昨日大鉞之起竟出內傳夫斜封墨勅種種覆轍史冊昭然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用勳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傳矣所得閣臣則貪淫巧滑之周延儒逢君虐民姦險刻毒之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之李國禎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王

模倪寵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莖陳啟新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也其效亦可觀矣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緣鄙夫執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庭見其可憫之狀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動者亦人情也而外庭口傳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授之口舌得以反唇而內庭攻之者攻之者盡皆如此也間以其事情密聞于上及得上之意則又轉而授之于是別創新法令之面試平臺一語投機



立設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齧勝之  
販兒天下事從此不可為矣臣昔痛心此事亦  
于講義敷陳先帝一誤皇上豈堪再誤哉上溫  
旨慰留而士英大鉞大愠陰啖劉孔昭劉澤清  
交章攻之詆為黨人時議復設廠衛曰廣力持  
不可言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  
士英念曰廣不去已終不可以肆志乃使大鉞  
為疏令宗室朱統鑣上之言定策時曰廣有異  
議列五大罪其詞甚醜穢朝士皆為不平于是  
求罷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太子太保尋致仕  
曰廣辭朝上御殿群臣陪列曰廣曰微臣觸怒  
權奸自應萬死聖恩廣大猶許歸田臣去後皇  
上還當以國事為重士英憤怒罵曰我為權奸  
汝且老而賊矣即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  
戴皇上願以犬馬餘年歸老貴陽即皇上留臣  
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勵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  
地耶士英曰汝意在潞藩恨我成功耳上曰潞  
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兩先生無傷國體既出

復于朝相詬罵曰廣骨鯁廉介正色立朝有古  
大臣風扼于奸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南京亡  
越二年而金聲桓之事起金聲桓左良王之部  
將也良王死麥庫降豫王遣聲桓與副將王辭  
忠同取江西聲桓畏體忠兵強伏甲殺之以其  
中軍王得仁統其衆畧定南昌九江撫饒諸郡  
得仁起盜賊與聲桓素驕橫撫按驟節制之遂  
以戊子正月二十七日殺御史舉兵反曰廣方  
居家金玉聲王以其名望所歸奉為盟主顧曰廣繩

墨之士用兵非其所長時江西郡縣皆傳檄下  
海內嚮應唯贛州未附諸客獻計以為宜疾趨  
金陵而曰廣以昔寧庶人起兵不破贛州卒貽  
後患金聲桓併力攻贛州久頓堅城大兵隨之  
圍南昌金玉本無智略既還師入城畏大兵不  
敢出戰惟日責姜太保令其遣客號召四鄉義  
旅諸謀士知其亡在旦夕悉潰去官兵乘間鑿  
長壕四十餘里駕以飛橋往來圍困城內求戰  
不得斗米七八十金殺人而食己丑正月十九

日城潰聲桓自投于城之東湖得仁巷戰矢盡力竭乃死曰廣作六歌亦自盡一家死者三十餘人初曰廣與隱士漢儒裔交其將應金王也使人邀與俱出辭既署事又邀致之乃入謁曰廣問曰事當若何不肯答固問之則曰明之所以失天下非左與闖也即金則左孽玉王乃闖枝公與侯安所授之哉十日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叛清耳今授擅除爵恣殺人筦利權若明有主不待命是僭也若不奉隆武永曆而為之是偽也僭偽二者春秋之所不許公與之同事後世且謂公何如人今兩人內相猜忌公能親于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柄退稱舊輔編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我竭心力為之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歸耕浹水之陽無從叛亂居美名天道所惡也姜沉吟無以答後在圍城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用也

逸史曰高弋圖姜曰廣固平世三公望也觀其倉攘之際正議不撓亦可以相見其風槩

矣然非撥亂材至軍旅之事尤非所長議者徒見金王舉事不成因以咎姜太保之智嗟乎國破君亡大事已矣忠臣之誼苟有其會則且幾于萬一豈暇擇其人計其利害哉文信國崎嶇山海尚招義旅况乎據名城樹強兵擁戴興復而鄙夷不屑則太保之所以不敢不出也故夫南昌之舉君子悲之

南疆逸史卷之六終

南疆逸史卷之七

列傳三

張慎言

徐石麟

張有譽

解學龍

高倬

呂大器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啟時自知縣入為御史立群枉之間持議侃，卒為馮銓所陷編戍肅州崇禎啟起故官累遷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改南京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之事

南都官名吏隱事皆決于北慎言雖位冢宰從  
容僉名而已及南渡建國遂為要職而慎言以  
宿德重望居之因命名專理部事

慎言上中興八議一曰議節鎮淮安鳳廬荆襄  
為鎖鑰重地自寇盜充斥城郭荒殘宜申命鎮  
撫大臣分戍增堡扼守要害東西開闢首尾相  
援添戰艦于淮江之間沿北郡縣各積穀數萬  
石為倉猝轉運之資

二曰議僑藩諸王流離南竄不可不思所以居  
處之擇浙東之右山郡及閩粵間居焉其府第  
護衛官屬暫從節省

三曰議開屯江北地廣民流今為畿輔若于其  
間招集流離開立屯田擇其邑之豪以百夫屯  
為百夫長千夫屯為千夫長連其什伍教之兵  
陣就使守禦富強一策也

四曰議招抹河北淪陷郡縣設立偽官有能誅  
擒者賞

五曰議寬宥諸臣陷賊事非得已家屬在南企

望歸正不宜以風聞苛議堅其從賊之想至若  
自拔來歸尤宜矜嘉隨才錄用不當概以死責  
之

六曰議褒恤忠烈之臣如范景文倪元潞李邦  
華等傳聞確者立宜贈恤以慰幽魂其餘次第  
詳核勿有所遺

七曰議銓叙起廢之條是非龐雜不可不慎若  
逆案諸人無容更議其在戍籍廢居者一付清  
論不撓毀譽

八曰議漕卒北漕萬有餘旗柁工挽夫寔煩有  
徒募自外江衣食于官今漕登迎地比十餘萬  
人無室無鄉游食不已為患非細安輯宜亟也  
俱嘉納之

未幾大起廢籍慎言薦吳牲鄭三俊命名牲陛  
見牲者故大學士先帝時命、之督師以逗留  
遣戍者也時阮大鍼方謀起用而詔款有逆案  
不得輕議之文慎言秉銓持正度不可進言誠  
意伯劉孔昭故與大鍼善因置酒約諸勛臣欲

廷訐慎言以起釁次日朝罷群詬于廷指慎言  
及姓為奸邪叱咤聲徹殿陛慎言立班不辨高  
弘圖解不退孔昭遂拔刀聲言殺此老奸慎言  
于人叢中展轉相避衆皆失色班行大亂司禮  
太監韓贊周從殿上大聲叱曰從古無此朝儀  
孔昭始納刀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  
武臣上曰文武官各宜和衷何得偏競乃出復  
具疏言之且謂慎言迎立時懷二心慎言因引  
疾乞休

可法聞之上言慎言之薦非為不當即諸臣以  
為不可亦當平心入告何乃痛哭喧呼使驕將  
悍卒聞之不益輕朝廷長禍亂耶昔主辱而臣  
死今主亡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  
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若各執成心文武水火  
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  
臣不願諸臣存此見也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  
孫蕃各具疏為慎言辨劾孔昭不敬上仁柔置  
不問但慰留弘圖慎言而已

牲既不受名而慎言四疏乞罷乃得致仕資銀幣給應得詔命恩廕慎言乃辭其表有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先受絲綸青宮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孫妄叨恩廕况風塵不定進驅狼回首長陵而下松楸黍稷諸臣何以為心而猶侈口論功乎七月加太子太保

自慎言罷繼之者徐石麒亦不久去位大鉞乃起其黨張捷為之捷惟奉行馬阮指揮賄賂公行諸麗名逆案者盡登用銓政大壞矣時山西

盡陷于賊慎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慎言少孤鞠于祖母為御史日祖母亡乞歸執喪三年子履旋壬午舉人賊陷陽城義不受辱投崖死事聞贈御史

徐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嘉興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忤之奄削籍崇禎中起官南京歷十二年始入為通政司陞刑部侍郎署部事時帝以刑威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石麒多



所平反尋進尚書論誅兵部尚書陳新甲最後  
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

江南立國起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石麒  
方以進賢退奸為任而馬士英阮大鍼植黨樹  
私貨賄公行權傾中外石麒以祖宗之法裁之  
士英欲得侯封諷中人韓贊周入言之上請加  
恩定策五等延世石麒奏曰世宗以外藩入繼  
將封輔臣伯爵而楊廷和蔣冕謙讓不受今國  
耻未雪諸臣俱列土自榮不愧廷和等耶且侯

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  
殉難先帝尚遣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審含  
殮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  
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惡之  
凡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爾鼎以列  
劾石麒陷樞臣以敗款議士英助之遂乞骸骨  
歸

南京不守扁舟水宿嘉興城守將破石麒至城  
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

詳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潰朝服自  
縊死閏六月二十七日也僧真寔藏之櫃中踰  
二旬始殮顏色如生僕祖敏李升從死時劉宗  
周在紹興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至  
城外野寺死夫二公之意相反而其義則一士  
人為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閩中賜謚  
忠襄

石麟博學強識尤長于國家典制諸司掌故性  
樂易愛人與人言移日不倦下吏寒士有才者

汲引不遺餘力所著有可經堂集同時戶部尚  
書張有譽刑部尚書解學龍兵部侍郎呂大器  
工部侍郎高倬皆清執有品望俱克稱其職

張有譽字誰譽江陰人天啟壬戌進士以戶部  
主事權稅蕪湖力持清操崇禎中出為饒州知  
府累遷江西督糧副使四川按察司使俱有惠  
政

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方面官五人以  
有譽為首帝書其名于屏擢南京戶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還半道聞都城之變  
抵任則福王立矣

內官張執中監收白糧勒補執費踰舊例數倍  
杖斃解戶有譽連疏論之收其胥役送獄執中  
虐稍舒常因召對言統計一年經費須一千餘  
萬今所入僅百餘萬不敷所出惟有裁冗兵節  
冗食汰冗費自宮中始願聖明躬行節儉為天  
下先

時士英銳意起阮大鍼而廷臣持之急思以中  
旨用之難以發端以有譽人望也八月即傳旨  
用為戶部尚書高弘圖以有譽才望堪用而內  
降不可開封還詔旨群臣亦交章論奏上不許  
自是傳陞紛然矣尋加太子太保

時四鎮各加需餉二十萬有譽計無所出至嘔  
血連疏乞歸不允明年五月南京失守有譽逃  
之武康久之旋里仕宦二十年僅守先世遺產  
其治家居鄉俱堪為後人法年八十一而終  
解學龍興化人萬曆己丑進士歷金華東昌推

官擢刑科給事中魏忠賢亂政以東林削籍崇禎中累遷太僕卿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時苗道周方得罪而學龍于薦舉屬吏推引及之帝怒徵下獄杖八十遣戍福王立召起故官十月擢刑部尚書

時方治從賊諸臣馬士英阮大鍼以賄為出入故案久不定學龍倣唐制以六等定罪一等應磔者十一人宋起蛟吏部員外郎牛金星舉人張嶙然平陽知府曹欽程太僕少卿李振聲御史俞上猷御史

黎志陞山西提舉陸之祺陝西布政高翔漢兵科楊王休

道潼關劉世芳檢討二等應斬秋決者四人光時

亨刑科鞏燭河南提舉周鍾廣吉士方允昌兵部主事三等應

絞者七人陳名夏編修楊枝起戶科廖國遴戶科王承

曾襄陽知府原毓宗天津兵備何孕光廣吉士項煜少詹四

等應流者十五人王孫蕙禮部主事梁兆陽檢討

錢位坤大理寺正侯恂總督王秉鑑山西副使陳萬

象御史甲芝芳給事中金汝礪舉人吳達舉人黃

維祖舉人楊廷鑑修撰陳羽白劉大鞏裴希度

張懋爵

未詳

五等應徒者十人

宋學顯

通政參議

沈元龍

詳未

方拱乾諭德

工部主事

呂兆龍傳

振鐸

給事中

吳剛思進士

方以智傳

鼎銓檢討張家

王

庶吉士

六等應杖者八人

潘同春

吳泰來俱員外

張琦

主事

王于曜行

周壽明知縣

向列星未詳

李剛

進士

徐家麟

進士

自統以下

聽贖侯定奪者十

九人何徵瑞楊觀光

少詹事

張若麒

僕少

方大猷副使

堂崇雅

侍郎

熊文舉

吏部

葉初春

僕卿

龔鼎孳

戴明說孫承澤劉昌

俱給事中

涂必泓張鳴駿

御史

薛所溫

司業

趙京仕

通參

高爾巖

編修

衛周祚黃紀

孫襄

俱郎中

其另存再議二十八人

魯栗

吳爾璉

史可程王自超白引謙梁清

標楊

栖鶴

張元琳呂宗烈李化麟朱積趙穎劉

廷琮

俱庶吉士

佐左懋泰吳之琦鄒明魁

偉梅

行人

龔懋熙博士王顯進士王之牧

王學

梅鶚

現

朱國壽吳嵩引

六人

已奉旨錄用者

十人

張晉

張尚書時敏

給事

衛胤文韓四維

蘇京

御史

苗國琦施鳳儀

知縣

張正聲

郎顧大

成中書姜奎林未詳疏上士英以輕重不稱意  
矯旨再議學龍乃加重周鍾光時有各一等餘  
仍執前議

時馬阮必欲殺周鍾而學龍欲為之緩死乃謀  
之次輔王鐸明年正月乘士英在告上之且請  
停刑鐸即擬俞旨且有詳慎平允之褒士英聞  
之怒然事已無及也大鉞及其黨張捷楊維垣  
聲言欲劾學龍學龍乃因疾大鉞復嗾保國公  
朱國弼御史張孫振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至

四月左良玉犯闕士英即傳旨殺鍾時亨而命  
死罪者遣戍流徒以下為民然學龍所定亦多  
未審其一等犯皆隨賊西行寔未得而正法傅  
鼎銓張家玉後起兵死節最烈亦在五等中要  
之身未對理而懸擬罪名原馬阮之意亦不過  
借以快恩仇制黨人立威自重而爰書所據盡  
屬傳聞非為國家正典刑也

學龍通曉政事在崇禎朝所敷奏皆關天下大  
計嘗言遼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歲餉四十

餘萬今關上兵止十餘萬人而月餉乃至二十  
二萬何相懸至此遼兵盡潰關門不得不新募  
薊撫則舊有額兵乃亦行召募給以厚糈舊兵  
以其餉厚也悉竄入新營而舊額依然如故其  
為漏卮可勝言哉國初定文職五千四百有奇  
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武時文增至一萬六千  
餘員武增至八萬二千餘員矣今日不知又增  
幾倍主爵者誠肯悉心調度冗者汰之歲可得  
餉數十萬無憂貧矣從來問國之強莫若民富

問民之富莫若多粟亦嘗取京邊之米較其出  
入而權其損抑乎夫京邊之米一石其輸自民  
間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粟之不啻  
三倍是國之一民之三也今關餉一石抵銀四  
錢易錢則米好者不過百文惡者止三四十文  
又其下者則腐臭而不可食以國之費與兵之  
食又衷之不啻五倍是兵之一國之三矣總計  
之則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民既病矣兵亦未  
嘗利况小民作奸以欺漕卒漕卒作奸以欺官

司官司作奸以欺天子展轉相欺而米已化為糠粃為沙土兼濕熱所蒸色味俱變食不可下咽是又化有用之六為無用之一矣然則如之何臣以為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民有固志昔吳璘守天水經營屯事從橫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畧倣其制畢力圖之溝涂之界則各樹土所宜小可獲新粟之饒大可得控扼之利敵雖強何所施乎帝善其言亟下所司以議之然竟中

格

高倬忠州人天啟乙丑進士知德清金華二縣徵為河南道御史草場火以巡視不謹褫職其後起廢屢遷南京太僕卿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福王立用為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諸苑及宮殿陳設寶玩金玉計費數十萬光祿寺請辦御用器至一萬五千七百有奇倬上言曰國家草創民愁財匱宜力行節儉以為天下先昔衛之亡也衛文公大布之



衣大帛之冠通商務農故能立國楚邱今史難  
未夷百萬之師宿于江淮嗷告飢司農猝無  
以應以至望烟掠食即君臣縞素示以匱乏彼  
尚未必信也而乃雕鏤華彩欲飾太平之美觀  
乎皆不納明年二月解學龍罷倬代其任及南  
都失守投繯而卒

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  
擢吏部稽勲主事更歷四司至文選乞假歸以  
邑城庫惡倡率修築工甫竣而賊至大器佐有

司拒守城獲全詔贈秩等<sup>增</sup>出為閩南道參議遷  
固原平長武劇賊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劾  
罷總兵柴時華威望甚著遷兵部添註右侍郎  
大器負才而性剛見天下多故久于軍旅意欲  
避事上疏力辭帝不許至京命以本官兼右僉  
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未幾罷保定總  
督而設于九江以大器任之左良玉與大器不  
和廷議慮其敗事乃用袁繼咸代之而改大器  
南京兵部右侍郎兼禮部事

十七年四月聞北都變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時  
潞王常潞已渡江在吳中前侍郎錢謙益欲立  
之乃入說大器曰潞王穆宗之孫神宗猶子昭  
穆不遠賢明可立福恭王昔者覬覦天位幾釀  
大禍今立其子勢必翻三案以報私仇即吾輩  
俎上肉矣今公主禮兵二部事公若倡言誰敢  
異議大器然之慎言曰廣等亦附焉貽書于史  
可法言福王不可狀議未決而馬士英與鎮將  
劉澤清等已率兵擁福王至可法不得已將具

啟迎王大器猶不敢署狀給事中李沾面折之  
曰今日之事論曲禮則禮莫重于尊君論曲兵  
則兵莫先于衛主今衆議僉同公獨持異沾請  
得以頸血濺公衣矣大器乃不敢言卒迎福王  
監國踐帝祚遷大器吏部右侍郎遂以異議見  
絀恒自危及可法出督師士英入輔政與劉孔  
昭比欲盡起逆案諸人先荐阮大鍼為兵部侍  
郎舉朝大譁大器知必不為時所容乃倡言以  
攻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覲留政府濁亂紀綱顛

倒邪正逆案一書先帝手定而士英悍然不顧  
目無先帝何論陛下且其子童稚列御都督妹  
無壻功冒授總戎姻婭若越其傑田仰楊文驄  
等皆先朝罪人盡登膺仕名器僭越莫比為甚  
總之吳牲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之失而端方  
亮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鉞臣不謂無  
一技之長而奸回邪慝終為宗社無窮之禍疏  
入士英大怒嗾劉澤清劾其心懷異圖未幾逮  
雷縮祚周鑣下獄二人亦生浴議者也大器遂致

仕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士英憾不已  
李沾復劾之乃起擢沾為左都御史而命法司  
逮治大器以無可踪跡而止謙益諂附士英上  
書頌其功與大鉞深相結得為禮部尚書國事  
亦不可為矣

明年唐王立召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汀  
州變奪奔廣東與丁魁楚等擁立永明王命以原  
官入直駕幸梧州自請留守東方遂走韶州久  
之入烏羅土司永曆二年土應熊卒進大器少

傳盡督西南諸軍賜劍便宜從事其夏涪州蕩  
寇將軍李沾春來謁見大器以為可用與相結  
遍歷楊展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弘譚  
詣譚文諸部會宗室朱容藩謀逆檄沾春大海  
等兵誅之赴召至思南遵義守將王祥邀至其  
地謂曰吾歷觀川將楊展志大而疏大海韜貪  
而無謀餘皆鄙劣不足數國家將何藉以中興  
吾死目不瞑矣時已得疾留兩月四年春次都  
勻卒謚文肅子潛癸未進士隱居湖州不仕

逸史曰南都初建衆正盈朝其六卿之長皆  
民譽也迨馬阮執國命次第芟斥而國事亦  
變壞不可救然則小人亦何利之有哉弘光  
之不終也議者多追咎潞王之不得立以為  
勝帝焉是不然王亦中材耳其居杭州常命  
內官博訪古玩南都不守都御史劉宗周勸  
王監國守浙境王不可及大兵至即與巡撫  
張秉貞迎降蓋納叛將陳洪範之謀也大理  
少卿沈胤培常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為相其

敗壞與士英等耳嗚呼謙益之欲立潞王自  
為富貴計也使其果欲為國擇賢則其後不  
先馬阮而賣國矣

南疆逸史卷之七終

南疆逸史卷之八

列傳四

劉宗周

黃道周

劉宗周字啟東號念臺山陰人學者所稱蕺山  
先生者也萬歷辛丑進士崇禎朝歷官都察院  
左都御史以請釋熊姜之獄斥為民年已六十  
四矣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聞之慟哭徒步涉  
江詣杭州以發喪討賊責巡撫黃鳴駿鳴駿曰  
哀詔未至何故發喪且今當靜以鎮之宗周勃

然曰嘻此何時安所得哀詔哉君父變出非常  
公專聞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厲同仇及藉口靜  
鎮作遜避計耶于是發喪哭臨畢與朱大典章  
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立于南京  
以原官召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上言今  
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  
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  
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  
中都南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楚南去金陵

不遠親征之師駐蹕于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  
政事又言今日問罪之師當自諸臣之不職者  
始當賊入秦流晉漸逼畿南遠近洶而大江  
南北一二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坐視君  
父危亡而不救則封疆之臣當誅新朝既立謂  
宜不俟終日首建北伐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  
萬無容自諉者而諸臣泄自安則舉朝謀國  
之臣當誅詔報曰親統六師先復舊物嚴文武  
惟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慎新爵劾舊

官朕拜昌言宣副史館

是時宗周本無意于出謂中朝黨論興方何暇圖賊而一時奸人雖不利宗周然又耻不能致宗周急其一出及方出而彈劾踵至其言諤引繩披根不少假借由是群小側目

馬士英言宗周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是明示不臣也朱統鑣言宗周請移蹕鳳陽鳳陽高墻之所蓋欲以罪宗周睿皇上劉澤清言宗周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兵已伏于丹陽而是

時浙兵適與京口防江兵相擊鬪士英聞之而信亦震恐弘圖乃言于上傳諭曰昔漢宣起于艱難魏丙合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同心今者袒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宗周不得已受命

方宗周在丹陽僧舍也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跡之見其正容危坐亦心折不敢加害既入朝仍居蕭寺南渡亂政無不危言奸黨馬士英

劉孔昭劉澤清高傑內外結連人莫敢忤宗周  
昌言排之及阮大鍼起用宗周曰大鍼進退江  
左之興亡係焉其視國事之顛連猶疾病之在  
身也危涕正辭以冀廟堂之一悟迄不見省乃  
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宗周以宿儒重望為海內  
清流領袖以出處卜國家治亂既出國門都人  
士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為也明年弘光  
出亡浙江亦不守宗周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  
也門人有以文謝故事勸者宗周曰北都之變

不死者以身在田里留以俟後王也南都之變  
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  
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  
不在位不當與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  
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生之宰相亦豈  
有逃死之御史大夫哉扁舟辭墓躍于水中水  
淺不得死絕食二十三日而卒閏六月八日也  
宗周死而浙東紳士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鄭  
遵謙等各起兵迎魯王監國紹興與大兵相距



者一年人以為由宗周所倡云宗周以遺腹生  
家貧母章氏育之外家幼端穎稍長即志聖賢  
之學內行修飾飾甫釋褐遭母喪為重重室宗中門外  
日哭泣其中尚書陶望齡弔之嘆曰世哀禮廢  
吾未見善居喪若劉子者服闋以祖父年高不  
謁選祖亡哀瘠如初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  
年自守所學不以時方變亂更術以進也懷宗  
綜核名實群下惴恐宗周以為此刑名之術不  
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進

帝方憂流寇問以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以治內  
為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  
已矣帝顧廷臣曰迂哉宗周之言也京師方戒  
嚴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喬奏言火器宗周劾  
之曰戰守屯戍自有良法不恃人而恃器國威  
所以愈頓

帝每言宗周清執敢言有古大臣風然終以為  
迂故不得久在位居家潛心理學清修篤行不  
愧衮影與人嚴正不可干以私當面折人過人

皆敬憚之其學以慎獨為功以知天為歸而本  
之敬誠作人譜以授學者立古小學日會講其  
中與無錫高忠憲齊名說者為明之大儒推薛  
胡陳王而宗周似勝之所著有劉子全書百餘  
卷及他著述二十餘種子均字伯繩甘貧樂道  
能守其學

黃道周字幼元號石齋漳浦人家貧時挾策遠  
游讀書羅浮山水暴漲墜澗中溯流而入遇  
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自少攻苦為文

典與原本經術登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屢起屢蹶五遷而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而嚴厲剛方不諂流  
俗公卿多畏而忌之嘗上疏自陳言文章意氣  
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鄴時鄴方以杖母被  
大詬帝得疏大駭而忌者愈藉為口寔最後以  
劾楊嗣昌奪情入閣帝怒甚親召至平臺詰責  
下獄遣戍事具明史

南渡起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

諷之曰人望在公，而不起，豈欲從史可法擁  
立潞王乎？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  
策。

九月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  
出臨行，上言：今欲東收兗濟，北畧漳河，西取應  
安，然後問洛陽之鐘簏，掃承德之松楸，上窺天  
壽，比曠日持久，其道誠難。必如臣愚計，得一沉  
鷲之將，簡士三萬，費銀百日出贛，榆章橋東踰  
破車度，臨朐歷傅興，直上鹽山，滄州此間，下四

百里皆荒曠，如升虛邑。惟臨朐安邱、樂安、陽信  
之間，稍可屯聚。可因糧而食，走七晝夜，至武清  
渡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下，敵有嘯指，望宣大  
閉門而遜耳。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洒掃  
上十二陵，與長安士民拭淚而覲九廟，還分兩  
道，一下臨清，以收兗濟；一下邯鄲，以取漳衛。其  
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耿弇所發憤于祝阿，劉  
裕所歡呼于大峴也。南京潰，唐王建號于福州，  
召為首輔。

是時鄭芝龍專政賜宴大臣芝龍欲居第一道  
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芝龍辭屈由是  
與道周不和道周見芝龍殊無經畧之志求出  
關勅自劾請兵請糧芝龍皆不應道周徒以忠義  
自發旬日間得九千餘人親寫劄副獎語給為  
公賞得之者榮于誥勅而應募者多不練之兵  
不能應敵由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其門人也  
偽致降書通周信之決計深入曰國家養育數  
百年士民豈無人心傳檄自歸命耳至婺源明  
堂里大兵猝至一軍殲焉道周知為令所賣叱  
從者俱退曰吾死此矣遂被執職方趙士超字  
淵卿福建諸生中書賴維謹字敬儒漳州諸生  
蔡春溶字時培漳州諸生道周婦弟通判毛玉  
玉潔字去水六合人沙縣丞四人從道中絕粒  
七日不死至徽元旦張燈甚盛為魚龍諸獻道  
周與士超悵然賦詩是夜雷雨大作統行之晝  
夜不止訓導吳士繡呼其子祺生日皇天震怒  
殆為黃先生乎不食而卒道周至江寧督師洪

承疇其鄉人也使人來言曰先生母自苦我可  
以保先生不死道周罵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  
敗先帝痛其死親自祭哭馬得尚存無籍小人  
冒名耳承疇館而禮之上疏乞貸死朝旨不許  
道周在館與門人講習吟咏如常素善書翰都  
人爭求之終日握管不辭也

三月七日起市見市有監福建門牌者指曰福  
建吾君在焉死于此可也南向再拜遂受刑士  
超等四人偕死隆武聞之大哭追贈文明伯謚

### 忠烈

道周詩文敏捷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三  
易洞詮革象新書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  
周以之推驗治亂其說多中自推行年終于六  
十三歲丙戌書之小冊始知其能前知也

逸史曰當明之季若劉黃二公豈非盛世之  
麟鳳哉惜乎出非其時夫道有污隆時有常  
變文經武緯迭相為甲兵之設肇于炎黃聖  
人未嘗不亟講之也故易著師象藝尚射禦

武王親秉旄鉞周公東征四國是訛孔子夾  
谷之會具左右司馬誅萊夷而齊侯懼清之  
戰冉求用矛以入齊師孔子稱其義故以即  
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戰且克蓋得其道  
矣聖人何嘗諱言兵哉自晉人尚清談宋人  
崇理學指武備為末事將帥為粗人借弭兵  
偃武之說以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從之于  
是將鮮道德之選軍蔑尊親之習甲兵朽鈍  
行伍卑弱馴至盜賊縱橫夷貊交侵乃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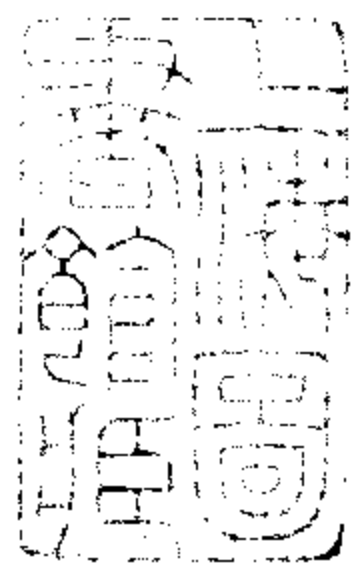
剛

暴猛厲之夫奉以為將始則慢之繼則畏之  
驕兵悍將挾寇自重文吏惟怯而不敢救蓋  
後世中國之衰皆自腐儒釀之也宗周侃  
正色忠矣直矣至欲以干羽格闖獻方張之  
虐罔何其迂也南都立國宿將盡矣惟有四  
鎮耳故雖暴橫而史公欲用之不憚委曲綢  
繆撫輔其衆乃宗周槩指其當誅以激其怒  
使之抗疏誣詆大臣不及輕朝廷之威耶漢  
文帝有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及今可施行

也後世之君子自持正論豈計時勢之不能  
行哉悲夫道周出關之舉志則偉矣然以不  
練之兵甲糗糧百不一具又輕信敵人之間  
深入險地是棄師也嗚呼世有君子而使其  
道不得行人君之過也尊其身矣聽其言矣  
而言不度乎時宜身無救于敗亡則豈孔孟  
之道果僅可用之乎世歟若二公者君子諒  
其志可也

南疆逸史卷之八終

南疆逸史卷之九



列傳五

左懋第

袁繼咸

左懋第字仲及號蘿石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  
進士授韓城知縣擢兵科給事中

十七年春奉命督兵湖襄聞變誓師而北入會  
南京建號懋第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遂命以

右僉都御史視師江上

時議遣使通好于國朝祭告大行皇帝且冊封



吳三桂而懋第母死于天津訃至疏請終制不許因請使北詔加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以行以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兼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副之紹愉先帝時與陳新甲皆為懋第劾罷者也而詔旨又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給關東軍務懋第言經理通和兩事也今以之兼行則名寔乖將先奪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和乎馬紹愉前者奉使辱國臣今豈可偕行上不聽

臨行上疏曰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氣望陛下時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為念瞻高皇帝之松楸而即念成祖列宗之陵寢見有黍離之痛撫江左之遺民而即念河北山東之版圖不免陸沉之禍更望嚴諭諸臣整頓士馬勿以臣北行為必可成即成矣勿以和成為必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而後能拱護南都于萬金惟陛下幸察遂行費銀十萬兩幣數萬疋吏卒三千

人時可法駐泗州與懋第相見謂曰經理具文  
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毋留以故所至山東  
豪傑稽首願効驅策者皆不敢用慙遣而已

八月渡河次滄州聞吳三桂已改封平西王于  
是遣使以冊命先授三桂喻來使意三桂不發  
書緘冊上攝政王、怒然朝議以禮來且令使  
臣入見

十月至張家灣令以百人入授四夷館懋第曰  
我奉命通好而夷館授我是以屬國見待也我

必不入往返再四乃改鴻臚寺且遣官騎迎之  
建旄乘車肅隊而入懋第斬練大經經迎者訝曰  
吉禮也而以凶服將之可乎答曰國喪也兼有  
母喪國喪臣所同盡而母喪所獨也迎者不能  
詰

十四日內院大學士剛林至責朝見懋第欲以  
客禮剛林曰我皇帝踐祚不聞爾國朝貢使臣  
乃欲據客禮耶懋第曰我天朝使臣自應具主  
客見我皇上正位繼統方圖中興何言朝貢反

覆折辨聲色俱厲洪範紹愉懼色變乃曰此事非可一日決姑徐之剛林出明日索國書懋第不答以所賫金幣及陵二之搗先之時

大清初入中國未深悉中朝事所往復辨論者皆諸降臣授之而懋第忼慨引義辭氣不撓剛林嗟嘆曰此中國奇男子也厚為牢禮以待之懋第既不得謁陵乃陳太牢于寺廳率將士喪服為三日哭攝政王聞而益重之而洪範已輸款願招劉澤清諸將以江南降附二十七日悉

歸使臣至滄州復逼懋第紹愉遷獨洪範得歸而

大清兵已竟南下十一月初五日也懋第止將士滄州以數騎北發改館太醫院久之上攝政王啟曰懋第奉命通兩國好今無故羈我使我士馬飢困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險阻以勤國事不報

明年正月滄州將士劉英曹遜金鑣等入見懋第曰生為明臣死為明鬼我志也因以蠟丸奉

表南京遣金鑣楊三春往道梗不得達

三月十九日為哀表望祭先帝哭失聲六月聞南京失守其從弟懋泰先降為吏部郎者來見勸之降懋第叱曰我家無是人也遣出之閏六月十五日命薙頭中軍艾文選有二志懋第怒殺之十九日乃收入獄叅謀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五人從入訊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斷我早辦一死矣艾文選違我節制我自行我法殺我人

與若何與越日復廷諭終不屈攝政王稚敬懋第欲生之以問在廷漢臣而降臣皆愧見之無復言者王嘆曰汝等不畏死皆忠臣也然降終不失富貴莫應乃引出既至市王又遣騎諭降者三終莫應懋第顧五人曰得毋悔乎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向北再拜曰臣等事大明之心盡矣端坐受刑行刑者亦揮淚大風晝晦捲市棚于雲際觀者無不泣下門人咸默徐玄敷葬之彰義門白馬寺側將士留滄州者聞

之號泣散去蠟書至達于魯王懋第之在大醫院也凡中朝降臣來者必遭叱罵朝士亦憚其忠直遂不敢見陳用極崑山人王一斌寧國人張良佐王廷翰劉統皆上元人陳洪範賈懋第得侯明年六月十九日病亟連呼老翁至乞哀而死

袁繼咸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之啟乙丑進士授行人選廣東道御史巡視中城以監會試疎縱謫南京行人司副踰年遷禮部員外郎出為

山西學道巡撫吳牲特疏薦之巡按張孫振勿善也劾之逮問三晉士民赴闕訟寃得釋進武昌叅議平賊呂瘦子覈賊產數萬畝使民佃之以其入為軍糧尋陞鄖陽撫治僉都御史以賊陷襄陽不能禦逮治遣戍歸明年以薦復起總理河北屯政大學士吳牲將出視師議設總督于九江控制吳楚乃加繼咸兵部左侍郎總督江楚應皖至蕪湖遇左良玉索餉東下繼咸激以忠義挽良玉西行時張獻忠方蹂躪楚地至

安慶指江中浮屍示良玉曰大將軍忍見此乎  
左色變因責之曰君侯功雖多過亦不少朝廷  
不遣責歲遣中使宣諭柰何不圖報稱且人孰  
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某寧為睢陽死  
不為進明生也良玉大感動遂旋師復武昌繼  
咸至九江申軍寔聯絡相陳諸大姓兵扼瑞州  
窺賊所向而吳姓得罪又改屯田以呂大器代  
之大器與良玉不睦軍中大閼帝曰今日表明  
日呂朕不知諸臣紛紛何見也于是復以繼成

## 代大器

甲申四月聞京師陷史可法遣人約勤王繼成  
遽率師至安慶而福王監國詔至繼成慮寧南  
左右無正人聞變必生異議亟遣書言福王倫  
序之正邀同入朝良玉得詔果不肯拜聞繼成  
言乃開讀如禮

俄以擁戴功晉四鎮伯爵繼成入見面陳封爵  
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  
愈不可言矣又言皇上即位之初雖以恩澤加

人尤當以紀綱肅下且君德剛毅為先不可使  
太阿倒持竊慮春冬之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  
雖駑願奉六龍為澶淵之行又奏曰左良玉雖  
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不可不防臣當馳還汎  
地上是之

繼成因上時政疏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  
南北江為之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  
襄樊為之門戶今淮南北、無恙也叛將潰兵  
蟠踞其間小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可不加

意措置令就戎索乎湖南新經賊亂千里高  
萊宜簡重臣撫治其地選補廉吏緝和難民招  
徠商賈通巴蜀黔粵之貨襄陽為古今必爭之  
地必設重鎮重鎮必宿兵宿兵必責餉修城置  
罷諸費不貲皆不可不早請也夫襄樊守則可  
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  
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之大勢如  
此

又言致治必先得人高宗知李剛趙鼎之賢而

不能用，而不能信，而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退諸小人參之，以致主勢日卑，親耻不雪，其得偏安一隅，猶幸耳。國難雖殷，老成未謝，以臣所知，若劉宗周、吳甡、黃道周、楊廷麟、葉廷秀諸人，著名先朝，至今思其議論于後之禍，敗灼如著龜，使先帝早用其言，寧有今日馬士英以為刺已恨之。

無何，逆党諸人盡起，通故司楊維垣請三朝要典重頒天下，繼成言要典一書，先帝特旨焚毀。

諸臣非屬附崔魏之人，何必復尋崔魏羅致之書？臣請書棘進亟寢之書，進亟毀之不聽。

劉澤清之誣奏，姜曰廣也。繼成又馳疏申辨，士英愈怒，欲敗壞其事于繼成所奏。用監司郡縣官悉寢其所奏，而阮大鍼在兵部，凡繼成奏調部將，必俟行賄方給勅印。由是諸將愈解體，先是楚將楊國棟、張先壁、黃朝宣等潰卒數萬人，無所屬，剽掠蘄黃間，繼成陰以恩撫之，使無為。良玉用疏請湖南總督速蒞任，收士卒心，而士



英不聽方進良玉侯爵令鎮全楚良玉得盡收  
先壁等軍其勢愈張繼成貽書朝臣左兵不可  
不備宜稍加督撫權示相維勢士英終不省反  
裁九江額餉六萬且以其比良玉欲移之于內  
推為刑部右侍郎又恐無以牽制左良玉遂不  
果偽太子事起士英大鉞欲借之以起大獄盡誅  
正人流傳洵而闖賊方逼漢沔左兵欲避寇  
而無名黃澍在左良玉軍中因說良玉清君側

惡救太子乙酉四月良玉遂傳檄數士英羅部  
署三十六總兵而東時繼成聞賊南渡令其將  
守九江身率師以援袁吉甫登舟而聞左師且  
至九江士民大恐環泣留繼成乃急移諸將家  
口入城以繫兵心列兵城外拒戰士民皆言我  
兵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若侯良玉至諭之以  
理且令諸將歛兵入守相機而動繼成曰入城  
示之以弱不可而裨將郝効忠不待令隨其家  
入城矣良玉抵北岍書來願握手一別為太子

死繼咸至良玉舟中良玉言及太子大哭繼咸曰先帝舊恩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公今以檄行之是仇國也請改為疏良玉從之成禮而別繼咸歸集諸將涕泣曰兵諫非正也晉陽之甲春秋所惡我可同亂乎當與諸君共守城以俟朝命而兩營諸將有相通者左營潛入縱火表營張世勳郝効忠夜半斬門出良玉兵士遂入城殺掠繼咸度不能制冠帶欲自盡黃澍泣拜曰寧南無異圖公以一死激成之大事去

矣繼咸乃止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我負臨侯矣嘔血數升而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自為留後邀繼咸偕至池州閱日報

大清兵已陷泗州逼儀揚黃澍夢庚陰遣人迎降繼咸孤舟避蘆葦中夢庚劫之去見豫王長揖不拜王亦敬禮之為設晏不飲不交一言舟中夜起自縊監紀俞有灝覺而解之乃拘送北在道中八日不食不死至良鄉嘆曰此謝疊山盡節處也又縊同行者又解之入京就館左夢

庚將朝劉學士曰盍與之同朝乎繼成曰今與之同朝何異前之同叛乎次日內院剛林等復勸之降且曰本朝為明討賊今賊未絕君入仕得為先帝報仇繼成曰討賊清惠也今弘光帝何在而臣子可圖富貴乎劉學士曰弘光之立是乎賊未討君未葬安得遽立繼成曰今上神宗孫也倫序宜繼大變之後社稷為重立君所以示四方有<sup>主</sup>也劉又言弘光不道事繼成曰吾君也君父之過臣何敢知閱數日攝政王傳

諭欲官之繼成大慟曰國亡與亡古今通義某今日可以負明異日亦可以負清不忠之臣清安所用之王知其不可奪乃改館羅卒守之幅巾納衣兀坐讀書終不剃頭明年六月二十四日遇害于蔡市繼成問何地曰蔡市也繼成曰昔文先生死此吾得死所矣年四十九鄉人李元鼎時為兵部右侍郎收其骸載歸袁州子一藻不仕亦早死

逸史曰嗚呼司馬之志烈矣雖然吾于北使

事深嘆謀國之無人也當是時江南雖立君  
敗亡之餘耳而吾

朝應天順人乘機入關將相和豫士馬精強甲  
兵堅利浸々乎有席捲囊括之勢為江南計  
者陰輯重兵固守河淮而遣辨士具玉帛卑  
辭納款願為與國輸歲幣割大河為界凡降  
臣家屬在城者厚賑撫之以繫其心毋令陰  
進說以內戕猶恐朝計未必聽從南牧之馬  
難遏也而乃晏然自大執承宰故事欲以屬

國禮折屨使之而所遣之使剛直不撓佐以  
奸險悖逆之兇徒是知不屈膝之為不辱命  
而不知道以啟讐募之為敗國也且夫金革不  
避君子猶將譏之煌々聘問之吉而以線經  
將事可乎家國不可顧兩忠孝不得而全懋  
第請之則不智廷臣不言則不忠致使御書  
不達使事不終豈非謀國者之咎哉即無洪  
範之陰輸亦豈能有當乎故夫忠臣之義全  
國為上吾計足以衛國而不用而後死之則

可謂無憾也江督之料左審矣而十人反齟齬之以自撤其藩籬使江督計得行內外一心左雖有異志尚有所憚必不至稱戈內向也嗚呼天禍人國凶德叅會君子不幸而值其時計惟一死以報國耳若二公之忠節固昭々乎日月爭光哉

南疆逸史卷之九終

南疆逸史卷之十

列傳六

黃得功

高傑

劉良佐

劉澤清

黃得功字虎山合肥人少執鞭後屬人年壯出關投大帥為健卒遂隸遼陽籍為人忠勇善騎射帥拔之帳前親軍戰輒衝風積功至遊擊入援山東陞叅將旋充總兵官每臨陣飲酒數斗深入敵營不顧生死利害人呼為黃闖子

崇禎十五年流賊陷廬鳳奉詔鎮定遠時獻潛  
匿英山太湖間得功以騎五千往躡之遇于石  
牌獻明忠懼不戰走得功追及相去尺許欲生致  
之反為逸去乃收其所掠男女萬餘人令各回  
鄉土以甲杖輜重歸朝廷尋又討平叛將劉起  
封靖南伯

北京之變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俱避賊率  
兵南下高傑字英吾起群盜為自成親將自成  
出戰使守營與其妻邢氏通懼誅挾以降官軍

從孫傳廷破賊于塚頭得陞總兵

劉良佐字

總督朱大典部將也從護祖陵

御筆章左最後收永城亦有功劉澤清字崔州為  
山東總兵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救汴壁壘未成  
輒遁走將畧無所長而安聲色喜利權賂遺權  
貴結納賓客嘗以科臣韓如愈見劾遣人賊殺  
之至是皆至江北而傑軍尤暴悍沿途焚掠居  
民驚竄福王之立也馬士英預與諸將結以脇  
制大臣由是諸將各居擁戴功

南疆逸史卷之十終

南疆逸史卷之十一

列傳七

周 鑣

周 鍾

雷 縝

周鑣字仲馭號鹿溪金壇人父泰時雲南布政使鑣舉鄉試第一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蕪湖還朝抗疏諫帝不喜罷任中官罷斥言官帝怒削其籍鑣自是知名初鑣伯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黨附魏忠賢並列逆案鑣深恥之通籍後矯矯樹名節及被放與宣城沈壽

民讀書茅山然好臧否人物是是非非不少假借名愈高而謗議沸起矣會廷臣多論薦者起故官進郎中復為給事中韓如愈劾罷北都既陷南都諸大臣議迎立呂大器姜曰廣並主潞王鏞與雷縉祚往來游說已而福王立大器被逐馬士英深惡曰廣令其私人朱統鑽誣劾之而指鏞縉祚為曰廣私黨且詆鏞權關時貪肆狀士英亦自劾周鍾之逆牽連及鏞由是有詔俱逮治鏞叔父維持與鍾弟前蕭山知縣銓

因奏言家門不幸鏞鍾兄弟成隙而鏞乃偽撰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惡名流布不能洗且鏞于陛下登極時首倡異謀別圖擁戴是鍾罪止一身鏞罪實在社稷也詔所司并訊先是阮大鍼徙居金陵招搖匪類言遠近為翻逆案之計諸名士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以討之主之者鏞也由是大鍼憾甚必欲殺之獄急則囑御史陳丹衷致書幣求解于士美為緝事者所獲丹衷坐謫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懷



因言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鑑雷續祚二人者妖  
所由興也夫真知既出海內貼然乃今日冒稱  
皇太子明日冒稱皇后希踵王即故智實由二  
人譏訕新政造謗官悖故訛言煩興若不立斬  
二人恐魚腹藏書狐豕叢野乘間竊發而光祿  
卿初逢吉與鑑同邑以言鑑得為戶部侍郎初  
鑑友人桐城左國棟蕪湖沈士柱皆列名公揭  
為大鉞所深恨至是避大鉞客左良玉所及良  
玉稱兵犯闕傳檄討士英罪言其引用大鉞構

陷鑑續祚士英大鉞益怒謂良玉之兵鑑實召  
之遂傳旨賜二人自盡二人聞命立書先帝遺  
臣于腹乃就縊

周鍾字介生鑑從弟也為諸生有盛名舉崇禎  
癸未進士選庶吉士甫半載李自成陷京師鍾  
出降賊徒顧居息薦之牛金星用為簡討賊敗  
南歸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離心  
鑑與鍾尤以才相忌各招致生徒立門戶汲引  
既廣敗類入為彼訛此謗兩家弟子遇于途至

不交一揖鍾既降賊鑪門人徐時霖等益被以  
惡名朝中傳其勸進表有獨夫投首萬姓歸心  
比充舜而有武功追湯武而無慙德等語莫不  
切齒初鍾與弟邁既大鉞于酒肆席間弟與語  
不合推案壞坐坐者皆失色鍾徐引去不為謝  
而劉澤清之鎮山東也慕鍾名奉五百金以交  
歡鍾拒勿納由是二人深恨之至是方用事與  
馬士英謀必欲殺鍾其年八月士英遂奏曰給  
事中光時亨阻南遷致使先帝身隕社稷而身

先從賊又大逆之尤如廢吉士周鍾者勸進未  
已勸下江南聞其言驟為于先帝梓宮前臣不  
勝髮豎其伯叔昔為逆奄爪牙今鍾復為闖賊  
集穢種惡兩世宜加族誅周銓周鑣其兄弟也  
均宜從坐遂被逮初士英之起大鉞也為廷臣  
所阻怒甚大鉞謂人曰被阻逆案我立順案相  
對耳以闖國罪順也由是痛斥從賊諸人其以  
鍾為首者以鍾自為領袖復社繼嗣東林故目  
為黨魁而不知復社者舉揚士之標榜非東林

也鍾既繫獄教求解于士英不可得及六寺定  
罪刑官解學龍置鍾于次寺待繫士英擬旨詰  
問學龍不得已改從一寺而以停刑請士英怒  
學龍以此去位明年四月御史張孫振再鞠杖  
鍾三十居數日而左兵檄至遂與時亨武懷同  
棄市

雷縝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于鄉十三  
年帝恩破格用人乃命舉貢悉就銓用為尚書  
司屬及判縣吏凡二百六十三人時彗庫辰特

用命勒名太學以張大之而縝祚得刑部主事  
踰年擢武德兵備僉事山東之被兵也縝祚固  
守德州有詔獎勵縝祚乃劾督師范志完縝兵  
淫掠及行賄事帝召之入朝與志完面質卒誅  
志完而令縝祚還任初縝祚之來也意驕甚自  
謂且有殊擢及是頓沮喪而廷臣遂忌之尋以  
憂去姜曰廣之謀立潞王也縝祚本秦其謀及福  
王立士英遂借縝祚以傾曰廣縝祚曰廣之門  
人也劉孔昭嘗語大鈺曰當迎立時曰廣祚縝

昌言上不可立當設法阻之大鉞遂播以入告  
且曰陛下龍飛不知續祚欲設何法可謂寒心  
曰廣尚不能為賈充而續祚公欲為成濟乃命  
嚴訊明<sup>年</sup>二月給事中林有本復劾其不孝不  
忠至四月遂與鑣俱賜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  
盡者蓋大鉞輩亟以殺之耳初少詹事吳偉業  
奉使出都大鉞語之上仁柔一切生殺予奪予  
與教公主馬歸語諸君子猿雀夢穩定不起同  
文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聽之公論周鑣無死

法惟雷續祚不可赦而御史張孫振必欲盡殺  
之給事中錢增曰鑣非從逆者孫振曰當以門  
戶誅之黃宗義曰徐時霖為鑣而啗鍾及因鍾  
而害鑣大鉞無心于殺鍾又因鑣以累鍾事之  
不可知如斯要之立乎亂人之朝而傾險儂薄  
譽起蕭牆宜其不免也悲夫

南疆逸史卷之十一終

南疆逸史卷之十二

列傳八

劉成治

黃端伯

吳嘉胤

龔廷祥

陳于階

逸史曰嗚呼南渡君臣豈不哀哉大敵已逼而廟堂嬉戲若無事然及揚州既破文武大僚倉皇集議竊竊偶語百官後至微聞其語曰即降志辱身亦甘心也蓋群思賣國也兵科吳道至兵部問防江守禦計職方王期昇昌言曰長江

之險豈能飛渡耶君何謀慮乎是一騎未至君相先逃提督京營戎政忻誠伯趙之龍禮部尚書錢謙益首具啟迎豫王渡江百官或降或竄奔走恐後矣其降者公侯則徐允爵朱國弼常延齡湯國祚柳祚昌徐邦爵李祖述顧鳴郊張拱日孫維城鄧之郁方一元郭祚永焦夢熊劉印吉張承志鄒存義黃中鼎常應俊齊贊元大學士則王鐸蔡奕琛都御史則李治唐世濟鄒之麟侍郎則李喬朱之臣梁雲構翰林詹事則

陳于鼎程正揆李景濂劉正宗張居陳之遴給事中則錢增陸即丁允之王之晉御史則張孫振徐復揚袁和勛王懷其餘部曹寺司下僚不可勝計而獨劉成治黃端伯教人者挺然不屈齟然不縮豈非希世之鳴鳳哉且此教人者位非尊也祿非厚也權非重也無封疆城守之寄無兵馬捍禦之責冷曹散秩具員而已而引義自守刀鋸不避高皇帝陵寢之旁靈爽所憑僅此教人之仰咨其平居自講東林號召徒衆相

興標榜而首倡邪謀醜顏屈膝曾不愧耻至今  
人反稱譽之嗚呼世之衰也三代直道氓沒盡  
矣言豫至之將至也戎政府都察院先遣官騎  
迎之于郊趙之龍錢謙益奉輿圖冊藉候于中  
途四拜以獻將入城大雨沾濕百官而立無敢  
後者王命謙益以五百騎先入清宮謙益封府  
庫收鎖鑰導王以入之龍集梨園子弟數百人  
長筵廣樂迎王南面坐奉觴上壽張幕天壇推  
牛醴酒大饗將士酒未半廣昌伯劉良佐東平  
伯劉澤清率其軍士投戈解甲稽首歸命且請  
擒弘光帝以自効于是不足五日田雄挾帝以至  
也

戶部郎中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甲戌進士初  
知廬陵縣南渡補國子監助教歷陞卽署趙之  
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庫成治怒奮拳擊之之  
龍走得免豫王入城成治獨閉戶不出迎已聞  
王命百官旅見出使謁假者註冊晨起呼名官  
吏俱實往午歸否者妻子為俘成治慨然曰國

家養士三百年豈遂無一忠義以報累朝恩也  
題壁曰鍾山之氣赫々洋洋歸于帝側保此冠  
裳自縊死

禮部主事黃端伯字元公新城人戊辰進士為  
寧波杭州推官皆古吳越名勝地人士彙集端  
伯聰穎雜治儒墨百家之學性冲淡夷曠虛懷  
下士每出則諸生以語錄下逮金丹符錄雜然  
競進者恒數百人端伯應接從容莫不厭服而  
去治行最微入京以憂歸意不欲仕將嗣法於

開元寺而不果已而潛心儒學慨然欲自樹名  
節始端伯少時思遺棄世俗自署印曰海岸道  
人至是忽改篆曰忠孝廉節之章識者知其學  
之更有進也益王與鄭芝龍結姻勢橫甚端伯  
疏論之益王怒乃避迹于廬山福王立大學士  
姜曰廣荐起之乙酉授主事數月而南京不守  
或謂曰公如老衲盍浮沉山野端伯曰臨難毋  
苟免先聖訓也我豈藉口釋氏以苟活乎豫王  
之召百官也端伯不至從者固請書一帖與之



曰大明忠臣黃瑞伯王命召之兵入先播其妾  
端伯傲然不視曰殺即殺耳我不投謁也乃拘  
之去方中中大袖見王不拜王甚重之陷以大官  
不可曰以方外禮之可乎亦不可王問和光何  
君曰聖君曰何以指昏為聖曰子不言父適問  
馬士英何相曰憎相曰何以指奸為賢曰不降  
即賢遂下獄守作明夷錄自跋曰甲戌易教  
疏成靈龜見旁初是得明夷再是得箕子之明  
夷今江南行狴妖夢是踐人欲三公汚我仁寧

死不送也薇荒羨秀寓象明夷豈不信而有微  
哉大帥高其義欲生之不得乃曰文信國終不  
負宋姑聽之以成其義八月十三日端伯正坐  
待命一卒左刃之手顛棄刃走一卒右刃之亦  
顛棄刀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死頭不可斷盍  
刺吾心卒如之而絕一僕拱立于其側揮之不  
去亦見殺魯王贈太常卿謚忠節端伯謀于禪  
而卒歸于忠義以死當兩京陷沒大臣之不能  
死者輒回緣杖拂藉濟洞宗嗣以自艾其偷生

之末路豈端伯所謂藉口釋氏者乎噫真可歎也

戶部主事吳嘉胤字繩如華亭人甲子舉於鄉南渡管理新餉奉使至丹陽聞變欲馳還侍者曰往則殺死耳幸而不遇難且歸以為後國嘉胤曰是何言歟君亡則率土皆非明有也我歸欲安之乃還止車城外報息寺上書求存明社稷不報命二僕携官服至方正學祠下拜曰願從先生于地下今後世知吾與先生同志也

容縊于樹一僕欲為解之一僕曰嗟乎主人有成言矣解之必不聽不如已也遂死

中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與無錫人癸未進士明年而京師陷知先立廷祥知其不能立國不欲出既而念母老翼弱誥命以榮親慨然而嘆曰仕不仕我已策名吏部矣國難不可避也且以娛親乎乃入都授中書舍人四月命下旬日而揚州不守天子播遷舉朝迎附廷祥慟哭曰吾知亡不意其如是速也吾豈忍背息于國乎遺

書其子曰捐軀見志吾事也善事祖母無使老人悲五月二十二日與吏部主事駱天閑約同死天閑懷恩至文廟跪告先師欲自刎為其僕所持不得死廷祥至廟中拜託大呼曰吾不負師友馬君常劉湛六也自投武定橋下  
欽天監五官繫壺陳于階宇詹一上海人  
學士徐光啟學歷法荐授足職南渡令督造火器大兵至嘆曰吾微員也可以無死然他日死何以見徐公哉縊死天主堂嗚呼此可謂不負

### 徐公矣

逸史曰予于諸人皆大書其官者何官以人重也且以見賢人君子淪于下僚而奸回賣國之徒反居高位國之所以亡也或曰其時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予剛而不書何也曰非死義也如光既出城中無主百姓群破獄出太子擁之入朝道遇王鐸群毆之曰汝何故假我先帝子拔其鬚且盡張捷聞之恐其及已也欲走丹陽門閉不得出倉皇與僧懷璧趨

鷄鳴寺市人復窘之懷璧勸之死不得已乃縊  
維垣亦慮禍及驅二妾投井死置三棺旁殮二  
妾中題已名置中堂身微服夜遁至上橋為寬  
家所殺死如是得謂之死義乎且夫維垣身附  
逆卷名在丹書馬阮比之拔置顯秩首以頒要  
典請自是群小鴟張聯翩而至亂政亟行以逮  
敗也張捷身為冢宰曾不救正惟馬阮意旨是  
奉所謂死不償責者也昔齊莊公之弑賈舉州  
縛十人者死之春秋削而不書胡文定以為是  
皆逢君之惡流于昏亂不得以死節名然則使  
張揚慨然殉國猶賈舉教耳況于不得已而為  
人所殺哉傳曰君子表微余于是史之作發潛  
德闡幽貞旁搜遠羅雖市夫田隸苟其死義必  
不敢違豈于大僚而反略之惟其微之而信考  
之而核而後敢書故慎之慎之而後所傳不妄  
故可以告天下萬世也

南疆逸史卷之十二終

南疆逸史卷之十三



列傳九

凌 駟

何 剛

初寇佳



陳潜夫

王瑞旃

凌駟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  
方司主事贊畫督師李建泰軍建泰至示定降  
賊駟遁至臨清臨清亦陷賊誅求富室駟因商  
人之資募兵三千人權佩州印部署鄉勇又說  
賊將降之擒斬賊官臨清濟寧同日收復與德

州諸生謝陞遙相應謝陞者起兵德州南中訛  
傳以為故相謝陞者也駟間道使人上書請收  
拾山東通好南北又言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為  
廟灣宜設水師一旅于此與青齊義勇暗相結  
援東郡可不勞而下當是時朝議方以江北分  
四鎮遂無一人計及山東者疏入不省然駟亦  
時亡與  
新朝通書蓋孤軍難以自立也  
國朝以兵科給事授之駟不受十七年七月東

昌下駟走大名其冬至南京陞見授監察御史  
巡按山東而山東已潰駟乃入河南上方略云  
臣今與各寨將領約分地畫守倣古人合縱之  
策一寨破約各寨致討以長河為邊垣以各寨  
為州郡以守為戰以農為兵臣寢食河干創痕  
風裂不敢自逸詔命吏兵二部給室札百餘以  
待歸正之人然定無一軍以相策應者及許定  
國殺高傑走降

大清興李際遇導大兵從河南渡河駟行部

歸德兵將至遣人入城說降駙斬之次日守者  
開門迎降駙將飲藥自盡豫王令生致凌御史  
不者城且屠駙嘆曰與其慷慨而死小民何如  
送客而舍大義遂往見從子潤生從之長揖不  
拜豫王賜觴勸之駙辭不飲明日王見駙無降  
意取學道蔡鳳監軍道吳珂于駙前斬之且曰  
公以首領易虛名乎駙曰已辨一死矣遺之貂  
裘革鳥皆不受是夜謂潤生曰吾艱險倍嘗欲  
守此土以為江南屏蔽今已矣臣志未盡死有

遺恨又以書謂豫王大江以南天之所限否則  
揚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上伍相國也遂與  
潤生俱死豫王命殯之吏民皆大哭失聲事聞  
贈兵部侍郎當江南初建自謂畫淮而守可以  
偷安孰知門庭撤而堂奧必不固也使乘大兵  
未下之日一軍北出與駙將猶大勢在我中原  
尚可徐收即不然大兵南馳亦未能傳檄定也  
豫王心重駙不忍殺之有以哉  
何剛字慈人上海人也康年舉于鄉為人英毅



有才略知天下將亂與其同郡士結幾社詆排  
迂儒徐言隅步之輩而講求經濟以庶幾于功  
名及其成就多寔學而剛與陳子龍徐尊遠為  
之魁所友多當世奇士東陽許都亦豪傑自喜  
者也嘗從剛學剛謂之曰子居天下精兵處也  
高里帝嘗用之乎亂矣盍及今成一旅以待用  
乎都許諾歸而散財結客招致數千人後為邑  
令姚孫棐所陷十七年春剛上書言國家設制  
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

以戡亂也今天下所急莫如治兵之才然平生  
未嘗學一旦畀之兵戎之任孰能勝之臣願陛  
下親簡強壯英敏之士令知兵大臣教習之日  
講韜鈴練筋骨壯胆智陛下時台試之其學成  
者特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臣  
嘗遊東陽義烏見其人智勇奮發忠義慷慨昔  
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  
悉遵戚繼光法申詳約束開導勸率以收徽嫠  
之奇才歲餘可使赴湯蹈火因荐許都及進士

杭州姚竒胤生員桐城周岐陝西劉湘客時都  
已前死而剛不知帝壯其言即授兵部職方司  
主事募兵金華福王立陳子龍入為給事中言  
守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至昔  
召募得二千人請委何剛訓練之從之九月命  
防高子港轉本司員外郎時朝廷草創庶務繁  
興皆非所急剛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必  
不修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奇士智謀者決  
策廉明者理財勇悍者臨戎朝廷爵祿務不出

三者驅天下材能而理之求富必富求強必強  
若漫無經制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  
歲月潤色偏安足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  
文辭取士而以實用爵人則真才皆為國用而  
朝廷亦少浮議矣令大度之士分兵四出求草  
澤英雄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雄皆効力疆場而  
內地亦鮮寇盜矣東南人滿徙之江北或以賜  
爵或以贖刑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資亦充  
實矣今臣竊觀廟堂經國者徒欲襲晉宋之餘

業恐未必能及晉宋也吏可法甚奇其才大兵  
破徐泗泗軍退屯九塞鋪剛以其軍會之及逼  
揚州固率之入衛可法曰城危矣偕死無益也  
不如出城號召援兵以為後圖剛嘆曰剛計之  
熟矣天命已去民心瓦解誰復應者剛為國家  
死則死之為知己死則死之孺忍而無成非智  
士也城陷以弓絃自縊剛之才雖不盡用而其  
死則烈矣

和胤佳字序子號世培山陰人天啟壬戌進士

授興化府推官未弱冠也為人美丰姿胥吏易  
之及視事民間情偽撫無不盡知始相驚嘆入為  
御史莊烈帝治尚綜核胤佳言如此則人臣救  
過不遑揣摹迎合漸至規避天下事益不可為  
矣出按蘓松宜興邑紳陳以泰慕于其鄉民聚  
焚其室廬發其祖墓洵亡不散胤佳單騎撫定  
之懲其倡首者奸民結黨立天主名號橫行吳  
中郡縣有司不能制胤佳慮得其魁掩捕之召  
紳士父老會鞠城隍廟咸曰可殺即時杖殺之

民忤旨稱快表禮清修之士歸之慕朱陞宣張  
基等奉羊酒鼓吹騎從詣門諸見而疏其學行  
于朝請授翰林院待詔士林倚頌為一時盛事  
踰年請終養歸從劉宗周游其學益進崇禎十  
五年冬起掌河南道宗周以直諫櫻帝怒寇佳  
言靖望直臣宜留以表率百官奉旨切責以京  
察不當面折吳昌時于朝是時昌時方附首輔  
聲勢赫奕未幾果敗北都陷寇佳方以御史刷  
南畿奏群臣奉福王至衆議援宗高宗故事立  
為兵馬大元帥寇佳曰今日與宋不同宋時徽  
欽尚在也今海內無主盍如景泰制稱監國于  
是以前五月初三日監國是日內傳即位寇佳曰  
今日監國明日即位事同兒戲宜待發喪除服  
之後從之尋出按撫江南六月陞大理寺丞薄  
右僉都御史巡撫蘓松先是北京之變縉紳之  
授偽職者鄉邑各出檄文討之奸人因之擇其  
衆所怨者劫掠以為利蘓州之項煜錢位坤宋  
學顯湯有慶四家及常熟之時敏焚燬無遺寇

佳奏民情情驚動借名義憤與其振之使懼不如感之使服伏國法誠申人心自正朝廷宜將送送諸臣灼知其寔者先行審分使士庶無所藉口而後治其乘亂之罪則兩得矣  
奄人欲復厥衛寇佳言詔獄之弊以煨煉為工羅織為事雖朝廷爪牙寔權臣鷹犬慘酷于來周平寧反送無徐杜緝事之弊招承多出于拷掠怨憤充塞于京畿欲絕苞苴苞苴直彌盛欲清奸究奸究益多廷杖之弊刑章不歸司寇撲責

多及直臣朝廷徒受復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三者弊政當永行禁革廷臣亦多諫者姜曰廣復力持之乃止

鎮將于永綏等駐鎮江強櫻民物浙兵見之不平相激而鬪浙將戰死鎮兵棄毋焚掠居民被害者十餘里寇佳聞之率兵自蘄州晝夜兼馳而至鎮兵休其威名乘舟遁斬首數十變遂定當是時高傑劉濟清開藩江北顧未嘗忘情江南也聞寇佳位置周詳沿江設屯故不敢猝犯

傑駐師瓜州寓書約會于大觀樓傑意魁佳文  
士畏縮必不敢輕渡江至期風且大作魁集棹  
十舟屏儀衛從小吏教人出沒波浪中須臾泊  
岸傑見之大驚下拜曰傑不意公之勇如是也  
魁佳勉以共獎王室慨流涕傑唯二曰閱人  
多矣如公者甘為之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  
公約束張逆共飲明晨別去馬士英驅除異己  
令張孫振勅之曰以告病婦三吳之民泣送載  
道隱于雲門山舍大兵入杭州使者以書幣至

越不受其妻憲其死令家人環守之不得死魁  
佳乃詳亡如平時防守稍疎閏六月五日出雲  
門至寓山之書室飲至夜分遣涎者出唯祝山  
人在星月微明望南山嘆曰山川人物皆屬幻  
影山川無故而人生倏忽一世矣已而山人亦  
卧處兮後事自携燭枝梅花間淺水而死密人  
覺而尋之燭猶未見跋也魯王贈兵部尚書謚  
文敏魁佳舉止蘊藉見者愛其和雅及憲事決  
斬凜如也宗周告以舍生取義之說觀魁佳泥

容殉節可謂不負矣

陳潛夫初名朱明字彥倩仁和人崇禎丙子舉人為人豪邁不矜細行嘗與友人陸培有違言陸氏党為文逐之潛夫不與較曰士貴自立垂不朽耳豈以翰墨爭是非哉

十六年授開封府推官時河以南皆為賊蹂躪惟河北未破諸持節者皆在潛夫渡河至杞縣依汝寧西平寨副將劉洪起以居時易芟整卒伍反京師陷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盡素縞率洪

起兵先驅至杞俘其偽官擊賊將陳德于柳園大破之獲牛馬輜重無算福王已立于南京潛夫僑露布至中朝大喜即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奏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皆王土也其間豪傑結寨自固大者數萬小亦千人莫不引領以待王師誠為建藩鎮一軍出穎壽一軍出淮徐中原知朝廷有進取之心必衆心盡奮爭為我用于是計遠近畫城堡俾之分守而我將帥屯師要害以果應之

寬則耕屯為食急則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後  
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義勇臣聯絡已定旬  
日可集十餘萬衆稍給糗糧臣當率以先驅諸  
藩為臣後勁則河南五郡可以盡復畫河為固  
南聯荆楚西控秦閩北臨趙衛上之恢復可望  
下之江淮永安此今日之計也若不思外拒專  
恃退守督撫紛紛盡集兩淮而舉土地人民之  
衆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

時馬士英不恤國計佯應之而陰紿其言當是

時開封汝寧間列寨以百數劉洪起最大南陽  
列寨以十數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  
際遇最大諸寨中獨洪起志在本朝潛夫請予  
掛印為將軍士英不聽而用其姪趙其杰巡撫  
河南潛夫便道省親五日即馳赴河上其杰老  
憊不知兵總督張振彥止提撫空名亦不能驅駕  
諸將他寨聞潛夫來頗有歸意

十月蕭應訓復南陽舞陽桐柏及泌陽諸縣遣  
其子三杰來獻提潛夫飲之酒為授告身鼓吹



旌旂前導出三杰大喜過望謁其杰其杰謂其  
勢衰而法來附也意觀其賄倨辭色以見之詆為  
賊三杰位而去大恨潛夫按行諸寨帥列旗  
帳鼓吹迎送而其杰之來輒閉門不出謁其杰  
謂潛夫術使之日夜諧于士英士英怒十二月  
名潛夫還以凌嗣代明年三月而有偽妃童氏  
之事

上初封德昌娶黃氏繼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妃  
洛陽陷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  
之南也潛夫奏妃故在上不問妃乃詣其杰自  
陳本末劉良佐奉之如后禮送之都下上不納  
送鎮撫司拷問士英因謂潛夫妾謁妖婦逮問  
下獄南京潰得歸浙東立國潛夫謁于山陰加  
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潛夫自募三百人與孫  
熊諸家軍列舟江上浙江失守謂其妻妾二孟  
氏曰我為忠臣爾為烈女泉下羞為不惡秉燭  
書絕命詞拜辭祖廟携妻妾至化龍橋下曰不  
園孟氏有此二女拊背令其先下乃自沉

王瑞旗字聖木永嘉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蘇州  
推官政河間入為工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  
為節襄兵備道會張獻忠受撫瑞旗言于總理  
熊文燦曰撫之權惟我操則可不得委于賊上  
以撫憑我上豈可以撫自愚文燦急悲以為撓撫  
事瑞旗曰非撓撫寔濟撫也今左良玉等能辦  
賊而南漳賈一達光化周士鳳之兵四面分防  
皆勁敵也當分于穀城之近郊下令會勦以窘  
賊上懼而降則心折而不敢貳否則玩而嘗我

我則何以劑其變也文燦不從瑞旗知事必敗  
亟陳解散隨征歸農三策又不從乃自為檄諭  
獻忠獻忠恃文燦死已不聽瑞旗曰天下事可  
知矣繼而群盜混世王整世王托天王小秦王  
適天星偏處均房間復乞撫文燦又力持之瑞  
旗爭曰撫必墮賊計且倉卒之間前後受撫節  
襄皆賊藪矣文燦堅執不從未幾獻忠果邀留  
書于壁具條工官名姓列所取賂之月日多寡  
于其下且日不受獻忠錢者節襄道王瑞旗一

人耳由是名大著尋以慶婦南渡授太僕寺少  
卿將用為湖廣巡撫南京潰不果唐魯老有除  
授督理浙東兵餉大兵入溫州諭降不應丁亥  
五月十五日為瑞旃生日置酒高會良久不出  
則縊死寢室矣遺命五日而殮及有司驗視恰  
五日云

逸史曰凌駟以下五人者皆經濟才也何剛潛  
夫個儆竒偉言多大略凌駟魁佳沉深有謀輔  
以儒術焉使畀之重任未必不足以削平禍亂

而卒無成者何也言之而不用之而不盡而  
志沮也者衆也自古金陵立之國必以河洛為屏  
蔽荆襄為門戶故劉裕桓溫嘗出銳師親舉北  
伐宿重兵于徐鳳而後江南得偏安焉當明之  
末季季自成奔突之寇得城不守京師雖陷中  
原猶明王也盼望王師如時雨焉苟有賢君疾  
遷重臣鎮撫之控引淮河聯絡山左其間草野  
寨師龍蛇虜吼之士咸仰中興之主可以共功  
而且望風響應附爭先効命大兵即入闕居燕京

必不能渡河南牧晉宋之業未失也乃委而去  
之視為異域至有人焉創立軍府疾呼望援曾  
不來應馴至士民失望豪傑解體驍將勁旅盡  
為敵用此豈得謂天止之哉瑞旗之來撫事審  
矣文燦庸愚有謀不信信以釀滔天之禍嗚呼為  
人主者奈何置庸愚于高位使悃悃事機而抱  
奇智者沈淪下僚視其敗而不得救有志之士  
所以撫膺而太息也

南疆逸史卷之十三終

南疆逸史卷之十四

列傳十

徐沂

華允誠

楊廷樞

劉曙

陸培

王道焜

葉白榮

徐沂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選  
庶吉士授檢討遷右論論德黃道周之謫也沂上  
疏請與偕罷斥上切責之奉使封江西益藩歸  
以病請在籍聞京師陷慟幾絕沂雅好交遊畜

聲妓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南渡起少詹事不  
赴致書在事請致臣言今日賢邪之辯不可不嚴  
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在諸君以君民為心以  
職掌為務耳其忠君愛民清白乃心者君子也  
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獨節在公者君子也否則  
小人執此為衡流品明澄叙當矣豈必人挾異  
同哉先帝十七年之中履勤乾惕有如一日卒  
使海內鼎沸社稷印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  
淆士大夫精神志慮不為君民不念職掌乃至

漢視主上委身寇仇豈不痛哉禍及君國身亦  
隨之然則朋黨相顧亦何利之有今喪敗之餘  
人思危懼宜戒前事勿蹈覆轍尊耿介特立之  
人尚悃幅無華之士並建賢哲明試以功各修  
職業思不出位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撐頹側  
者也夫兵渡江浙謂其子曰國事不支吾死迫  
矣出居村舍

乙酉六月四日聞郡城不守袍自縊僕救之而  
醒其友朱薇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浙曰城郡

非吾土也我何家有閏六月十一日自沉于甌  
印之後河語人曰留此不屈膝不剃頭之身以  
見先人于地下一老僕隨之同死盛夏教日不  
腐色如生卽中赴哭者數千人長子昉字昭法  
弱冠登崇禎壬午賢書痛父節死隱居不仕有  
高行

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啟壬戌進士  
受業于高忠憲公攀龍為主靜之學授之部主  
事值魏奄亂政請告歸崇禎二年補原官轉員

外郎督琉璃廠減經費銀數萬以繕城工其冬  
大兵入塞諸曹卽分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故  
闕下有斃者而鳳超守德勝門獨完帝嘉賞焉  
調兵部尋以終養歸里居十二年事母盡孝南  
渡起補吏部署選司事到署十三日隨謝去乙  
酉後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告其不剃頭者執  
至江寧滿漢官並以緩言款之允誠直至南向  
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剃身  
不可降因賦絕命詩見殺年六十一其從孫尚

灑字靜觀亦違制同執巡撫令之歸家尚灑不  
昔與允誠同死僕薛成聞允誠被執長慟不食  
先一日死訃至僕朱孝亦號哭立死

楊廷樞字維斗吳縣人為諸生以氣質自任天  
啟丙寅逆奄矯詔逮吏部周順昌廷樞倡率士  
民數千人謂巡撫啟令上書申救巡撫不可哭  
聲振地校尉阿聞即擊殺之已而逮御史黃尊  
素又至驛中士民共出閭門焚其身毀其駕帖  
巡撫毛一鷺懼禍根究亂民殺五人以謝卷藎  
人義而表其墓所謂五人之墓也廷樞僅而得  
免然亦以此知名

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第一己酉避地湖濱浙  
東遙授翰林檢討兼兵科給事中廷樞深自韜  
晦改號復庵歸德鄧尉山

丁亥四月吳勝兆反為之運籌者戴之雋廷樞  
門人也事敗連廷樞被執于舟中慨然曰予自  
幼讀書慕文信國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被  
縛以來餓五日徧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

然之氣正與信國斬燕市不異俯仰忻然可以  
無憾

五月朔大帥會鞠于吳江之泗洲寺建樞不屈  
巡撫重其名命之剃髮建樞曰砍頭事小剃髮  
事大乃殺于寺橋臨刑大聲曰生為大明人刑  
者急揮刃首墜地復曰死為大明鬼監刑者為  
咋舌禮而殯之

劉曙字公旦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知  
縣未赴蘓州破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了

亥上海諸生欽浩通款舟山疏吳中忠義士二  
十三人以曙為守其書為游騎所獲巡撫逮曙  
曙不肯屈膝詰曰爾反乎曙曰誠有之愧事未  
就耳然曙寔不識欽也巡撫亦知其無罪第惡  
其詞氣激烈檻送金陵卒不辯下獄八旬九月  
十九日出市賦詩別母而死或曰死亦君子之  
所重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君子不必死者楊  
劉二君者其于明士也非臣也且其事誣不辯  
而死母乃過歎或曰不然二君者其願死久矣



特求得其死所耳苟有其會視如歸焉豈復肯  
孺忍以自明哉君子曰二君者雖死不死也而  
其時之醜顏偷生者乃真死也

陸培字鯤庭仁和人父運昌嘗知吉水永豐縣

有異政培負俊才矣美年儀善屬文然行誼修勅

嘗客華亭主人妾從屏間窺而悅之遣青衣致

意培不答三放身去登崇禎庚辰進士不謁選

歸而讀書里中多名士培時年少出而與之上

下其議論人人以為弗如也其所為詩文一時

爭效之辨西陵麟性峻潔遇高才即輕身下之

有不可意輒瞑目叱去于是傳者謂其任使

氣然其與人交重然諾急困阨雖患難死生不

易也南都授行人十月副吏科熊汝霖余真淮

藩知國勢已去不復命使道歸家與其友陸彥

龍結壯士數百人謀保障鄉土大兵至浙謁延

撫張秉貞請發兵拒守而秉貞已與陳洪範謀

挾潞王以降令曰太后在此危駕者族培慟哭

曰事難立矣吾寧死無以報國乃携家避橫山

之桐嶺道遇其友陳廷會語以故廷會曰公職  
行人無守土責且天下事未可知無已國亡與  
止不亦可乎培仰天嘆息曰需乃事之賊後日  
將有求死不得子不見北都某亡乎長號而別  
俄聞路王降取酒酬其妻將自裁妻防之甚嚴  
培乃止一日給其妻脫身歸故里通戶自縊家  
人破壁救之復甦志曰蘇李何苦我夜作絕命詞  
拜其二僕以繩授之曰成我志者汝惠也登床  
就縊從容而死年二十九閩中贈尚寶司少卿

### 謚忠毅

王道焜字昭平仁和人少豪宕好聲妓性高邁  
家藏法書名畫畫尊彝古器物客至摩詳品藻焚  
香賦詩竟日無俗語天啟辛酉舉于鄉歷福寧  
教諭南平知縣遷南雄同知時光津妖亂撫按  
交章請留詔以同知攝光津縣事至則車騎往  
諭降之時帝破格求材盡徵天下廉能吏至京  
臨軒親試不次擢用撫按以道焜言皇上破資  
格以待非常銓臣執故例而靳考選非陛下收

羅賢豪至意上許候考會國亡不果大兵入浙  
慨然謂其子均曰北都之變我受上知遇當死  
久矣所以不死者將以有為也知先之主小人  
盈朝我往必不得志故濡滯至今亡更何望哉  
且向者銓曹以故事格我卑我官也今而不死  
天下且謂屬吏中固無人及昭王降乃投繯死  
均舉崇禎壬午鄉試

葉向榮金華舉人庚辰以荐授寧都知縣廉明  
有惠政修城垣足兵食教月守具悉備有賊印

旭東行劫隣邑守臣檄向榮捕之向榮捐金購  
賊得其魁七人賊散關賊寇江南去寧都百里  
而軍向榮晝夜登埤賊知有備不敢犯明年七  
月偵賊五百屯馬羊坑先有十人伏闔下向榮  
立捕殺之陳屍于郊乃自督鄉勇脚杖出擊斬  
首二百餘生擒渠帥十五人餘皆寬去提督袁  
繼咸御史周燦交章荐之以竹馬士英意量移  
吉安同知向榮遂投劾歸明年夏江東失守大  
兵長驅以攻城向榮遂服衣冠投項村之崖而

死

逸史曰此教君子者皆直諫氣節之士也使其  
生于平世豈不彬々乎王國之羽儀哉學不被  
乎時才不展乎世從容引義以自畢其志蓋列  
聖祖宗養士之澤于是乃見也當明之季江浙  
臧盛衣冠甲第遍滿郊圻轉化樞秉國鈞翰林  
侍從臺省踰躋華綏高軒鳴騶呵擁于長安道  
上者半江浙士也于是尚詩書說禮樂相矜以  
文墨相接以儒雅而佞巧梳詐舞智恃執者亦  
時出於其間及乎江翻海覆陵地谷遷而挺然  
以綱需帝自任者亦即不教人其餘惟怯恒澁恒忍與  
時俱化嗚呼今之哀陵有自來矣

南疆逸史卷之十四終

南疆逸史卷之十五

列傳十一

金聲

夏允彝

陳子龍

沈廷揚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少好學為應舉業多湛深  
之思名傾一時舉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明  
年十一月

大清兵自大安口闖入京師戒嚴上言通州昌平為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將備天津漕糧湊

集防德尤急未敢謂見將足任也有草澤義士  
曰申甫朝士多知之願陛下錄用申甫練敢戰  
之士為拔冗擢虛之舉申甫者雲南人少遇異  
人授以兵法游長安以其術于諸公卿獨聲信  
之至是荐焉疏入立召見申甫授副提兵以聲  
為御史監其軍當是時推責人多不習兵與聲  
素相友又忌甫以白衣起用無兵與甫聽其召  
募而日夜下兵符促使速戰委之當敵甫不得  
已慟哭夜引衆縋城出至蘆溝橋全軍覆沒權

貴人乃請聲不知人聲遂謝病歸

十六年春鳳喙馬士英調點兵勦寇適徽州大  
掠聲與推官吳翔鳳率鄉兵盡殲之為士英所

劾帝知其無罪置而不問起為修撰會母卒未  
赴南渡陞右僉都御史不出知天下多故與其  
邑人江天一日夜練義勇以虞變

乙酉夏大破池州將及徽寧聲設太祖像率百  
姓哭臨起兵謀恢復天一日徽州為形勝地諸  
縣皆有阻隘可守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

平迤宜築關于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為砥  
柱遂築叢山關屯軍其中分守六嶺于是即祖  
德應之于寧國尹民興應之于石據郡邑相繼  
復聲拜表關中而關亦遣中書重赤心授聲右  
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南直軍務聲刊而詔  
書南中始知關地有主已而  
清將張天祿攻績溪天一授兵登埤守禦閭出  
迎戰殺傷畧相當相接累月會軍無見糧而祖  
德明興等多敗死大兵乃以少騎摩一天一于

績溪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績

九月二十日故御史黃澍導大兵入績溪聲為  
楊守壯所獲聲曰敵民之守吾使之也第執吾  
去勿殘民天一追及之聲曰文石有老母不可  
死天一笑謝曰烏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時  
南都改服已久聲與天一尋義冠大帶而入道  
路聚觀提督欲降聲禮而館之不顧  
十月十八日帶詣通濟門臨刑遣人耳語天一  
天一大呼曰先生之于秋在此刻也聲謂刑者

曰但絕我氣毋斷我頭于是捋鬚仰面飲刃而  
沒同死者江天一陳繼遇吳國禎余元英閩中  
贈聲禮部尚書譙文毅天一禮部主事其時同  
聲起兵者歛縣諸生項遠洪士魁副將羅騰蛟  
閩士英都司汪以玉先後被執

夏元彞字彞仲華亭人少敏悟與同郡陳子龍  
太倉張瑋長洲楊廷樞俱以文名弱冠舉于鄉  
益肆力于學又二十年登崇禎丁丑進士授長  
樂知縣有異政居五年邑大治將舉卓異會丁

母憂歸江南建國擢考功主事不赴

乙酉八月大兵遣安撫官入郡士大夫不出謁  
者以送罪亡之元彞避于野投之書曰

有清革命萬物維新明室廢亡理應芟除某何  
所逃死領有一言為

清朝策者晉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寧還師以  
授宋高未嘗獲寸土焉即中原之地亦舉以授  
張邦昌劉裕而不自有者誠以南土瘠濕多疫  
水險深昧毒蛇匝地聚蚊若雷吐噤霍亂以時



而發同居中國北人之吏于南者猶以為病况  
塞外夫者能堪此耶昔蒙古之為南吏者以三  
月至九月歸一切吏事華人為政至賦稅盡逋  
自海漕之外無入焉未及七八十年而吳浙割  
寇帽毛而起江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為元  
累而不為元利明矣使元割江南予宋歲犖金  
繒以寔北地則元之疆歷世未艾也愚為今計  
莫若以淮為界存明之宗社而責其歲幣焉于  
名甚隆于利可久惟執事裁之書入不報是時

提兵吳志葵方起兵吳淞江江允葵入其軍為  
之飛書走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  
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sup>兵</sup>卒<sup>卒</sup>并無賴子見敵  
輒蹙迄于無成松江破或勸之入海趨閩允葵  
曰吾昔吏閩<sup>中</sup>八郡咸懷恩我今往輔新主  
固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遜以求生何  
以示萬世哉不如死也

侯峒曾嘉定人遇害時允葵經紀其喪歸即欲  
死其兄之旭諷以方外允葵曰是多方以求活

耳當事重其名欲招致之曰夏君來我大用之  
即不願第五見我允彞曰譬有貞婦或欲嫁之  
婦不可則語之曰爾即勿從姑出其面婦將舉  
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乃作絕命詞九月自  
沉于松塘屍浮水面衣帶不編三日而黃道周  
奉隆武檄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召則方殮矣  
使者哭而去

明年贈左春坊左庶子謚文忠所著有禹貢合  
註而幸存錄絕筆子完淳字存古四歲能屬文

弱冠才藻橫逸江左罕儼丙戌上書監國授中  
書舍人監國航海完淳拜表謝問為羅者所得  
見殺允彞死二年而其兄貢生之旭以匿陳子

龍

官跡捕之自縊于文廟顏子位旁其遺令云余  
自舍弟殉節即欲偕死以孤寡見托未忍也然  
不向城市坐者兩年于茲矣今者吳鎮不忘本  
朝一時趨附機事不密變且中作搜求完餘坐  
以叛名嗟乎

新朝之所謂叛乃故國之所謂忠也夫何傷哉

余讀聖賢書今死聖賢地夫亦死于聖賢之教  
非死于

新朝之法也詩曰嗟予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

靈撫臆思報穰一國人藩之垣之惴亡縲辜抗

章白之余一介儒曾密天顏豈救松江守方岳

歲寒之義至死勿遷仲也懷沙身無貶屈惜哉

卧子何不早决故君曰逝故友云元吾將安歸

敬附首陽送客自引魯壁踰亡避哉尼父余敢

對揚

陳子龍字卧子一字人中松江人幼時穎異以

經世自任喜縱橫之術與郡人別樹壇坫名曰

幾社海內多宗之為文法王季加以富麗與江

右艾南英爭名相詆訕不肯下登崇禎丁丑進

士授惠州推官改紹興折節下士與諸生多叙

盟社之交

先是東陽許都者名家子喜任俠輕財好施能

得人見天下將亂陰以兵法部勒其所知松江

孝廉徐孚遠見而奇之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

尚書

廷方破格求材倘假以職隱然干城也子龍在  
紹興固與許都遊教薦之上官不能用東陽令  
姚孫斐貪而害與都有違言會都有母喪送葬  
者數千人令疑有變遂以反聞都党執令笞之  
旬日間聚教萬人下東陽義烏浦江三縣浙東  
輿動然都一無所殺掠遣送者謝長吏而已  
按左先先調兵行勸民各保寨拒教官兵大  
子龍單騎往諭之都即解散其衆以二百人隨  
子龍來降先先忌其功即論殺都子龍救之不

得大恨當是時按臣專生殺而先先庸懦夫  
都以一書生能集萬衆其才必有過人者感知  
已一言投戈就縛此豈恃逆之人哉激于貪令  
無以自明不得已走險耳使貫其死令率所撫  
衆渡江逐賊自贖當必有得當以報者而願令  
集後之士駢首固盡子龍紀其事曰激變之害  
令不受誅受降之功績不叙官軍勦殺平民株  
連無辜賊平教月驛騷不得寧嗚呼即此一事  
知明之所以亡矣以招撫功擢兵科給事中子

龍深痛負都不赴也

南渡起兵科子龍言自古中無之主如少康周

宣皆躬親武事以克仇邦三代以後漢之光武

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戎車數萬故能光復

舊物未有深居法宮之中履安處順而能一

定禍亂者今者人情泄沓不異昇平泛無有哭

神州之陸沉念中原之榛莽臣瞻拜孝陵依仁

北重不知十二陵尚能無恙否而先帝后之梓

宮何在興言及此陛下當嘗胆卧薪宵衣旰食

而群工度尹亦宜砥礪鋒鏑奮發志意以報雪

耻是務庶中原可守舊京可復竊聞山東河北

義旂雲集咸拭目以望王師朝廷晏然置之度

外何以收三齊投擊之雄慰趙魏悲歌之士乎

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歸則豪傑皆

有自王之心矣伏望陛下速駕幸京營大閱之

復拜節江潯大集舟師分命武臣一至蕪湖一

至京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

下詔親征六師北發歸重淮泗令一軍由歸亳

下詔親征六師北發歸重淮泗令一軍由歸亳

以入汝維次潼關一軍由襄鄧以攻武關出襄  
漢巴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為奇兵為聲援  
逆賊授首可計日待矣

又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  
又言備邊三害又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莫  
之能用也

甲申八月請假歸里馬士英深忌之恐其或奉  
潞王以清君側未嘗一日忘子龍也南京不守  
閏六月十日淞江起兵子龍設太祖像誓衆沈

猶龍稱提督兵部尚書子龍龍稱監軍左給事中延  
致水師提兵黃蜚吳淞副提兵吳志葵故迎撫  
王家瑞蘇松道李向中尋為守城計閩中授子  
龍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東浙授兵部尚書節  
制七省漕務

八月三日李成棟破松江子龍逃匿無何而有  
吳勝兆之事勝兆提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携  
容其所教之反陰遣人約舟山黃斌卿令率師  
來攻而已從中取事斌卿以故所封伯印授勝

兆期于丁亥四月十五六兩日水師至松江勝兆為謀不密國人皆知之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告變于總督殺勝兆部將之在金陵者畢光勝：兆知事洩亦殺之易重朗下令入海使其中軍詹世勳及高永義領海師之至而海師已于十四日夜為颶風所沒世勳永義登東南城頭而望烽烟寂然兩人遂變志以兵劫勝兆矯其令前召勝兆所親信者盡殺之戴之雋亦死執勝兆送總督窮治其獄詞連子龍子龍亡

命與華亭夏之旭同奔嘉定告急于候岷曾匿其僕劉馴家已遷崑山顧天達所官跡捕至嘉定執岐曾而搃兵巴山別遣兵圍天達家遂獲子龍嶺于身中泊跨塘橋下子龍棄守者不備躍入水死五月日也其以匿子龍死者延安之推官顧咸正諸生侯岐曾以及夏之旭張寬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為人多智教好談經世之學崇禎中由國子生為內閣中書舍人帝以

山東多警運道梗議復海運廷揚生長海濱習  
知水道上疏極言其便且輯海運書五卷因戶  
部尚書覘元璐進上請以廟灣六舡試之月餘  
廷揚上謂元元璐驚曰我已奏言公去矣奈何尚  
在廷揚笑曰糧運已至矣元璐即入奏帝大喜  
授廷揚戶部郎中議以每歲轉運漕各半令註  
登州而領其事明年加光祿寺少卿福王立以  
原官防江兼理餉務饋江北諸軍南京失守廷  
揚奔舟山依黃斌卿以居浙閩俱授右僉都御  
史提督浙直水師吳勝兆之將舉事也請兵于  
浙直斌卿猶豫未決奏廷揚謂事機之來間不  
容髮于是慨然請行

丁亥四月率提兵蔡聰等六百餘人從舟山抵  
常熟福山

十四日抵鹿苑夜分颶風發舟膠于沙遂見執  
入見巡撫南面坐事之不濟命也致于江寧提  
督與廷揚有舊欲剝頭而省之廷揚不可遂與  
部四十四人同日死其卒六百人殺于姜門無



一降者人以比田橫之士云

逸史曰金陳諸君子皆以文章名世者也而其  
激昂磊落之氣復不甘自晦適會其變慨投  
袂誓死不顧固忠義奮發亦其才之所馳有  
以成之也議者徒見舉事之不遂禍延宗戚因  
以咎其不智嗟乎明之亡也士大夫皆背公植  
私蔑視君親名教既隳禍亂遂作有諸君子而  
後知義之貴乎生君國之急于身家者也其遺  
教萬世者遠矣夫豈不知其事之難成哉惟知

其不可而猶為之此志士仁人之所以殺身成  
仁也

南疆逸史卷之十五終

南疆逸史

卷之十五

終

南疆逸史卷之十六



列傳十二

熊開元

章正宸

李清

李模

喬可聘

金堡

熊開元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朝以給事中

中謫行人司副初首輔周延儒得罪與給事中

姜燠同下詔獄所謂熊姜之獄者也卒遣戍杭

州事俱明史

加先立起吏科給事中丁高外艱不赴闈中建國

以上科召疏請終喪連擢太常少卿兼都御史  
再疏辭詔曰報天地生才祇有此數逆者老臣  
凋喪宗周兗佳石麒麟等既皆捐軀鄭三俊未來  
故于開元之至旦夕以冀既在郊關慰予飢渴  
及入對春禮有加開元請罷捐助停事例重爵  
祿簡刑罰急親征寔聽納散用党上嘉之明日  
特勅授御營從征東關大學士兼行在右副都  
御史權理院事

時方破格用人而躁競者爭以口舌得官開元  
惡之力持資格丹徒諸生錢邦芭言事稱旨特  
授御史開元請改兵部司務帝重違其意命以  
司務得非時言事寔同御史權明年正月駕在  
建寧開元以帝外復禮輔臣而事取獨斷疏乞  
罷不許已而邦芭復授御史開元力爭不令入  
院諸御史合疏劾之乃引疾予假自是帝出幸皆  
不及扈送汀州敗棄家為僧于蘓之靈岩開元  
素精內典遂嗣其法稱善知識者三十年七七  
十餘而終

章正宸字羽候號格菴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  
周早以學行著舉辛未進士崇禎選庶吉士改  
禮科給事中後以事謫戍均州南渡台復故官  
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為更難當事者泄  
泄偷息處堂自娛兩月以來聞文吏錫鞶矣不  
聞鞞馘聞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聞老成引遁  
矣不聞敵愾聞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可  
曰興朝氣象守手臣宜以為今宜以進取為第一  
義進取不銳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東忠義

錄竊應立寨自保截賊偽官為朝廷効死不及此  
時電掣星馳風雷奔赴使聯絡壁壘倡義伸討  
是廟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今急檄四鎮分  
渡河淮與河北山東諸路瘠心協力互為聲援  
使兩京道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扼武關以奪  
隴右隴右士民怨賊入骨髓臨以大帥賊不難  
平也陛下宜縞素誓師親臨淮上聲靈所及人  
切同仇今乃部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  
煩興議者已占陛下志切偏安天下事變皆生

意外將何以待之其言甚切時弊時不能用也  
馬士英欲以中旨起用阮大鍼先傳陞張有譽  
為戶部尚書正宸封還詔書言有譽雖賢而傳  
陞之弊必不可啟不聽及阮大鍼竟用乃抗疏  
求去正宸清嚴方正為清流所倚賴其同官沈  
胤培常言章君不特怒時可畏即吳時亦可畏  
至是將貴近轉為大理寺丞寔奪其言路也已  
先國事日非乞假歸明年江南亡浙東奉魯王  
監國起吏部左侍郎正宸不受仍署舊官又明

年事敗溺水不死自磔又不死以僧服去不知  
所終

李清字映碧揚州興化人高祖春芳大學士祖  
思誠禮部尚書清舉崇禎辛未進士授寧波府  
推官擢刑科給事中末年以工科左給事中出  
封淮府會國變復命南京進本科都給事中言  
陛下自中州播遷後柳風沐雨備極辛勞先武  
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質衣儉食舍  
皆從安樂憶艱難以勵儉也陛下亦持此自勵

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否則奢用必至多藏多  
藏必至厚歛厚歛必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膏  
血亦殫而況今日乎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  
玉罷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為之勿謂儉小  
而不為宗社幸甚

九月言今各鎮自為守土計增設兵馬需求器  
械曾不念司農之艱各監局群為御用計增索  
金錢務求華麗曾不顧司空之墮公私交困何  
以應之乞勅各部察現徵之數通行會計量入  
為出

時廟堂無復報仇討賊之志志但修文法飾太平

而請于其間亦請追謚開國名臣及武熹兩朝  
忠諫諸臣加成祖朝奸諛大臣胡廣陳瑛等惡  
謚又請追封馮勝傅友德為王賜之謚皆得議  
行然人譏其所言非急務也時已尊懿文太子  
為孝康皇帝清請與興獻帝並祀于別廟而奉  
孝宗為不祧之祖不聽  
北都之陷鎮遠候顧肇迹等十五人為賊所殺

諸勲臣朱國弼等請<sup>依</sup>殉國難例贈廕廟祭清  
言聲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刃非殉難也同時  
文臣若內閣印瑜方岳貢等何嘗不以拷禁死  
而褒訊相半祠祭猶懸何獨文武異施乃已又  
諸<sup>請</sup>裁宮中獸炭歲省費一千八百金議者謂時  
雖政亂然言官尚有推惜乎所爭者少無裨大  
計然清在省中號為清正嘗陳內治之說言子  
胥之揣摩踐日為人能辛苦何謂辛苦母荒于  
鵠母荒于瓊官瑤臺南金和寶是也<sup>以</sup>規諷時

### 事云

明年二月進大理寺右丞請更思宗廟號修定  
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鎮及南都失守歸隱于  
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李模字子木靜淮溪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崇  
禎中由東莞知縣入為御史巡按真定諸府與  
分守中官陳錢夷相劾奏貶秩出為南京國子  
監典籍南都既建封黃得功<sup>等</sup>為候伯謂之四鎮  
模上言當擁立時陛下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

敢以定策為名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鎮將夫諸  
將事先帝未効桑榆之收事陛下未彰汗馬之  
績按其定亦在戴罪科而與之定策其何以安  
諸將果性忠義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而後可  
鷹陛下陛下延世之賞報聞尋復為河南道御史  
見時事不可為請告還家不復出國變後里居  
三十餘年而終

喬可聘字君微寶應人天啟壬戌進士崇禎中  
嘗以御史出按浙江行部至金華水漲舟阻索

挽夫不得蘭溪知縣盛王贊持手版立雨中大  
聲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可聘立  
乘肩輿冒雨去而憫荐縣令人兩賢之

還朝其所荐大吏以贖敗貶秩三等南渡起召  
復故官掌河南道事數言宜罷廠衛停燕飲君  
臣交儆早決大計用光中興皆不省

御史黃耳鼎外遷疏許都御史劉宗周牽連朝  
士甚眾可聘言宗周正色立朝寔社稷臣耳鼎  
厭外轉詆誣善類以暢已私非人臣也請以耳



曷所轉官換臣為之其事乃止御史黃澍之訐  
馬士英也士英啣之入骨而澍按湖廣有穢聲  
故錦衣劉喬希士英指劾之章下法司宗周怒  
喬將救澍可聘曰喬希時相指固也而澍貪亦  
有跡請行巡按何騰蛟核奏時謂得辭宗周初  
核臺臣泛賊者三十三人及李沾代宗周欲反  
其議可聘不可而止可聘長臺班與掌科章正  
宸持論侃侃群小憚之乃遂成藉起張孫振為  
河南道孫振貪橫與為阮北直凌沾出其上諸

壞法亂紀事爭先為之臺網掃地矣

左良玉犯關馬士英盡撤江北兵禦之可聘與  
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成友謙乞留兵固守淮  
楊控扼穎壽而命劉良佐還鎮馬士英戰于嘗  
之于御前舉朝失色南都失守可聘歸老子家  
姚思孝薙髮為僧思孝友謙俱與可聘同鄉思  
孝卒未進士在諫垣論列最多辨稱職  
金堡字道隱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  
縣坐事罷

十六年吏部尚書鄭三俊荐其才未及用而都城陷堡南還丁內艱乙酉杭州失守偕里人姚志卓起兵山中與浙東諸軍遙為聲援隆武帝立堡入朝陳志卓戰功勸帝棄閩幸楚謂何騰蛟可依鄭芝龍不可依且曰中興天子須馬上成功皇上先將而後為帝湖南有新撫諸營至尊親往效先武馭銅馬故事此皆精兵百戰可得其力若乃千騎萬乘出入警蹕比承平威儀宜且屏不用

帝大喜語廷臣曰朕見金堡如獲異寶即授兵科給事中封志卓仁武伯堡以服未終力辭請賜勅印聯絡江上義師從之

既至浙中入大將方國安軍諸事于魯王者詆曰堡以降北來為間諜耳王以語國安國安執堡御史陳潛夫曰堡何罪彼與志卓起兵公所<sub>知也</sub>今其家且渡江來矣何罪而見執國安曰此鄭民意也因出示芝龍書曰今我維之去亡勿入閩入閩必殺之我不敢得<sub>通</sub>鄭氏也潛夫

以告堡曰我必入闕繳勅印倘中道死于盜亦命耳

明年夏再謁帝以勅印上帝欲奪情堡固辭不許芝龍謂且大用也嫉愈甚大學士曾櫻曰上欲保全堡莫若聽其辭堡以八月辭朝未幾帝蒙難堡流寓他所

永歷二年冬詣行在授禮科給事中堡抗直不畏強禦遇事敢言甫受職疏陳八事初慶國公陳邦傳十可斬并及文安侯馬吉祥司禮監龐

天壽大學士嚴起恒時吉祥方倚上寵掌錦衣典戎政一切詔勅符命及奉使四方關領吏兵二部文憑札付悉出其手氣焰甚張至是頗懼盡謝諸務由是直聲大振諸輕僣喜事南陽伯李元胤左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容給事中丁時魁蒙正發咸與交歡

是時朝臣各分氣類從成棟來歸者兵部尚書曹暉工部尚書耿獻忠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魯緯通政司毛疏祥太僕寺卿李綺為

一類自誇反正功氣凌朝士瓚廣西扈駕至者  
大學士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吏部尚書晏清  
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雷洪士彭雷復德尹  
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為一類自恃舊臣嗤諸人  
崇事異姓久之乃分吳楚兩局王吳局者內則  
天麟孝起貞毓給事中李用楨外則督師大學  
士堵胤錫王化澄及侍郎萬翱程源郭之奇以  
他方人為之魁皆內結馬吉祥外結陳邦傳以  
自助主楚局者彭年時魁正發皆楚人而湘容

以秦人堡以浙人為之輔皆外結瞿式耜內結  
李元濟以自強然朝權皆歸元胤彭年與同反  
正倚為腹心勢尤甚一日論事帝前語不遜帝  
責以君臣之儀彭年勃然曰倘去年此日惠國公  
以五千鉄騎李成棟封 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  
在帝变色由是惡之湘容稍通文墨由知荐舉  
入仕受知于式耜為人貪而較多智教時魁等  
勸必咨之時魁起家進士為人剛狠使氣家富  
而好招權利堡清操絕俗衣食皆資之二人故

情好莫逆然性秘刻不近人情正發依倚諸人  
聽其指使而皆以元亂為歸終日聚謀專攬朝  
政目有假山五席之勢第以彭年為席頭時魁  
為席尾湘容席皮堡席牙正發席矢假山以元  
亂本往賈譏諸臣倚之以張威也

堡既劫和傳和傳大怒明年正月秦言堡謂臣  
無將無兵請即令堡監臣軍觀臣十萬鉄騎且  
僅昔官臨清習受偽命疏至天麟抵几笑曰道  
隱善罵人今亦遭人罵也因擬旨金堡辛苦何

來朕所未悉所請監軍可即集議蓋用杜甫幸  
若賊中來語堡固未嘗降賊見之憤恚時魁因  
邀言官十六人詣閣討天麟曰堡論和傳即令  
監軍又論却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相與登  
殿陞大譁棄冠擲印而出曰我輩不復仕矣帝  
方坐內殿與侍臣論事聞之大驚諭元亂取還  
前者令諸臣供職元亂遂引去而詔何吾騶黃  
士後入輔吾騶為元亂所荐既至知時魁等意  
不屬固辭位元亂強留之秉政數月卒不為堡

等所喜交章抵排至八月去堡又劾王化澄貪  
鄙無物望經廷傳班堡面叱之化澄憤碎其冠  
服未服入時魁等往亡闈入內閣指揮閣臣授  
以意指閣臣唯亡從命湘客尤工窺矚出則邀  
功嫁禍閣臣患之請建文華殿于正殿旁九月  
告成帝御殿輔臣侍坐擬旨以為常堵亂錫立  
功湖南其入朝也堡劾其喪師失地而結李赤  
心為援張延晏孫可望使者且面責之滇與忠  
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昵亂錫

失色徐曰我辛苦邊事如君言竟無功堡曰勞  
則有之功士何有朝士多不直之孫可望遣使  
乞封王堡以異姓無封王例七疏力争及胡執  
恭矯詔封可望秦王堡請斬執恭以正國法可  
望以此怨恨愈跋扈其言多循資格拘小數不  
能權衡時勢以濟艱難此其短也其後又連劾  
侍郎萬翱程源吳貞毓等廷臣無不撻擊一月  
章至六十上  
是時政出私門爵賞過濫堡一切引繩批根由

是諸臣必欲置之死遂及于禍

四年二月上幸梧州陳邦傳統兵入衛乃修舊  
怨而貞毓之奇源翺等倚之與給事中李用楫  
張孝起李日燁朱士鯤御史朱統錡王命來陳  
光胤彭全等合疏論彭年湘客時魁堡正發把  
持朝政用党誤國十大罪以彭年反正有功特  
免議餘下錦衣衛獄瞿式耜聞之再疏申救上  
不聽大學士嚴起恒請對水殿不得入跪沙際  
求免刑陳源立御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

寵方新仁傑之表何在二語當萬死蓋早為飛  
語以撼太后都督張鳴鳳受密旨將囚是殺堡  
乃于古廟中陳刑具用廠衛故事嚴刑鞠之榜  
掠慘酷僅大呼二祖列宗餘皆祈哀招贖以數  
十萬計盡以充餉成時魁遠戍湘客正發論  
贖已而李元胤高必正入朝咸為堡申雪帝意  
漸解庶吉士錢秉鐙因言堡被刑最劇左足已  
折相隨止一僕又墮水死安能蹶躄萬里遠戍  
金齒乃改清浪衛堡移居桂林是冬桂林破薙

髮為僧後二十餘年而終  
逸史曰言路之開至明盛矣高皇帝鑒雍蔽之  
害故令公卿大夫士庶皆得言事而以封駁糾  
彈歸其諫由是其權愈重其始也糾邪生邪隱邪効邪權  
奸達民隱朝綱凜焉盛矣美矣既其弊也用竟  
比周假公植私毀譽亂真意之所嬖庶幾可為  
堯意之所觸固孔可為跖即有經綸才幹之士  
為國家任報鉅捍患難稍拂其意必百計敗壞  
其功以申己之說于是賢智委蛇于內將帥鈐

束於外使人主眩替瞽于是非而莫知適從事機  
屢失賢奸不辨豈非言路太橫而無所以擇之  
哉南中立國之日淺而其風未熄故馬阮得恥  
牙子張孫振輦以肆其害至于崎嶇兩粵間而  
五席之威猶能專執朝命噫可畏哉宋時臺諫  
之選常極清流其要在慎擇其人而已矣若開  
元正宸諸人比言路鈞鈞者也然無救于敗亡  
金堡之昌言不諱權倖龍言懾而比匪怙勢以受  
酷刑悲夫



南疆逸史卷之十六終

南疆逸史卷之十七

列傳十三

張國維

朱大典

孫嘉績

張國維字玉筍東陽人朱大典字禾孩金華人  
兩人皆起家進士崇禎朝周同以僉都御史出為  
巡撫國維應天大典山東皆善用兵平寇盜著  
有勞績而國維廉聲望高遂入為兵部尚書大  
典貪黷為言官所糾落職坐贓國維奉使赴江  
浙練兵

弘光立名還部協理戎政加太子太傅國維請  
建三輔以藩南京京為東輔蕪湖為西輔京師  
為中輔而各設重兵鎮守不果行及馬阮亂政  
國維知事不可為謁告歸大典家居都御史劉  
宗周令之募兵勤王以除前罪大典乃率兵三  
千至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言大典雖貪其人  
材足倚也今河南殘破可令為巡撫練士卒具  
糗糧立功自贖而馬士英以其家富不以賄請  
也矯旨責問石麒大典不得已自援于士英始

收其兵入衛未幾加兵部尚書以總督上江軍  
務

王師南下帝避之太平府大典來謁謀幸杭州  
命大典以兵先發大典乃歸而治兵于家及南  
京亾杭州亦不守大師遣使者至郡縣徵戶口  
冊籍餘姚知縣王曰俞棄城遯教諭某奉冊籍  
降即以為知縣役治馳道苦役者役者諱餘姚  
人孫嘉績突入縣治鳴鐘鼓斬令以殉嘉績字  
碩膚大學士如游孫也仕至兵部職方司郎中

和光起為九江道僉事未赴而國亡

當是時王師所過郡邑官民非迎則走而嘉績  
粹然歿難由是浙東向應國維亦起兵東陽以  
應之及魯王監國紹興國維大典俱拜東閣大  
學士嘉績陞右僉都御史

是時唐王立于閩大典駐兵金華與閩近亦自  
通于隆武隆武進大典文淵閣大學士封婺源  
伯時義兵雲集分汛防江乃進國維少傳賜上  
方劍儉以督師八月復富陽九月復于潛樹木

城于緣江要害諸營犄犄為持久計

十月隆武帝頒詔至王惶恐欲退避國維馳入  
廟令毋宣讀而上書閩中曰國當大變凡為高  
皇帝子孫咸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  
入關者王今日原未假易也監國當大勢潰散  
之日糾集維艱一旦而拜正退就藩服人無所  
依閩中鞭長不及粹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  
及臣老臣也惟社稷是圖豈若朝秦暮楚之徒  
舉足左右為功名計哉議遂定

明年六月江上師潰國維退守東陽及義烏破  
有勸之入山以觀變者國維曰俟天下士者文  
山疊山也賦詩三章躍入池中死時年五十有  
二  
大典在軍留阮大鍼與共事而金華士庶不容  
數其罪逐之大鍼怒走詣方國安營搆兩軍令  
之交惡隆武屢詔解之勿聽已而  
已而大兵渡浙江大鍼降願破金華以報新恩  
也

初大鍼之在金華也大典與之閱城至西門大  
典語之曰此門新築其土未堅有事則備禦宜  
嚴至是大鍼用大礮專攻西門城崩殺戮甚慘  
以報討檄之恨大典全家焚死

先前有紹興金姓者從軍金華常至南鎮祈夢  
夢鎮神書一古字于其掌每以語人莫測也金  
華屠後收城中積屍每十口共一塚葬之然後  
知為古字之應嘉績後亦進文淵閣大學士從  
魯王出海至舟山卒于道隆觀嘉績之舉丁丑

進士也其縣令夢嘉績殿試第一名榜發不驗  
及嘉績葬舟山適當張信坊下張信者洪武時  
擢進士第一名者也

逸史曰國維之撫應天也建蘇州九里石塘  
及瀕湖諸堤修松江捍海塘立社學設常平  
倉蘇人尤德之至今虎邱祠焉南渡用之一  
籌莫展飄然引疾豈知其危亂不欲同其汚  
乎至小試于防江危矣大典平登州巨寇其  
功甚偉然以大鉞之兇而大典昵之謗搆兩

軍以敗國事挾其小隙殘民以逞非比匪之  
傷耶嘉績倉猝建義其謀非素定也然魯則  
之監國事雖不成廻翔海上者十餘年義士  
依之冠裳勿替則嘉績有以啟之也吾是以  
附之張司馬之列焉

南疆逸史卷之十七終

南疆逸史卷之十八

列傳十八

沈宸荃

陳函輝

余煌

高岱

葉附汝

董守諭

王正中

沈履祥

沈宸荃號彤庵慈溪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南渡擢山西道御史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和臣秉端品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撻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躐以安分臣皆讒切時事又

南疆逸史

卷之十八

一

言疆場之情形曰日變臣工之泄沓日深儀文興  
作務和飾太平党邪醜正喜譽惡直究不知宗社  
孔棘國事阽危也餉現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  
鎮及督師歲計二百四十萬楚一藩四鎮二督  
二撫二鎮又京營及京口浦口各鎮又豈淮徐  
哉此即小民賣兒鬻女有司敲骨剝髓亦未能  
足非皇上卧薪時耶且北望山陵麥飯無展中  
原河北論為異域風塵未靖觸目心悲又何暇  
計及服御儀文之間乎

又勅經畧王永吉張縉彥言永吉失機之將先  
帝拔置總督貸其罪而降其任恩亦渥矣乃擁  
兵近甸視賊入京不急救援奉身先竄縉彥以  
漕郎驟典中樞不念先帝特達之知而覩顏從  
賊視息偷生此二人者即加以赤誅亦不為過  
陛下以封疆之故屈法用之至今未聞荷戈先  
驅一矢加敵也因并及總督黃希憲及巡撫何  
謙卹祖德魯化龍等棄汛逃竄罪疏入命俱訊  
治

至日郊天中旨改期明年宸荃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天不可緩不聽

是時之朝政日以亂而宸荃獨守正不阿焉以故群小無不恨之而掌道張孫振尤甚出為湖

廣僉事

宸荃之初入考選也有鄉人語之曰公以一千金為贖省中可得也宸荃曰我豈賄進哉已而其人復來曰公不須行金馬相君方收人望但

稱門下士可也宸荃曰掃門求士吾亦耻之至是有吏要以千金曰部疏上從否惟在內閣可以轉移容以其語來報宸荃曰若如吏言吾將為吏用矣既而南都上舉兵邑中魯王擢為僉都御史從王至閩進工部尚書戊子十月與劉沂春並入為東閣大學士明年從至浙海壬辰從至中左所艤舟南日山為颶風漂沒宸荃從也其父居家當事齟齬之父亦強直不能加害宸荃每思其親輒吟詩上罷慟哭聞者莫不憐



之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  
進士知靖江縣函輝不拘小節好交遊日事詩  
酒御史左光先劾免之其友人曰子盍亦止酒  
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非百里才彼雖廢事  
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詩酒何害于  
事而在君振拾小過借以立威子謂我遂無所  
樹立乎吾聞之君子志其大者遠者子姑待之  
及大兵殉浙江群縣嚮附魯王駐台州函輝走

謁王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恥  
繼統于是乎在王盍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  
仍區區江南且不能保尚可冀乎函輝曰不然  
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  
士民忠義技勇勾踐所以擒吳稱霸也王若起  
事臣願竭股肱之力奔走後先上以報高皇帝  
而下盡忠于王會兵部尚書張國維起兵東陽  
來迎王函輝乃與柯夏卿侍王至紹興王監國  
拜禮部侍郎進禮兵兩部尚書國維督師江上

而函輝居中調度其時諸臣皆不習軍旅華衣  
呵殿相為誇耀以兵授方王二鎮日事爭餉義  
兵漸散函輝嘆曰大事去矣夫無鍾蠡之材而  
有勲同之佞何以能久

明年防江師敗從王出也半道阻亂兵與王相  
失返台州之雲峰入文心僧舍賦詩十章自沉  
死年五十七

余煌字武貞號公遜會稽人天啟乙丑進士第  
一授翰林院修撰崇禎時歷官右庶子以興修

三朝要典不得大用煌事親孝登第後猶俯伏  
受杖家居不以事干蹟有司邑中大利大害則  
言之魯王監國擢兵部尚書

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餉兩軍格鬪  
喋血禁廷煌至叱之使去乃申嚴軍紀將士稍  
戢諸臣競縈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  
危朝政愈紊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  
當思先帝蒸嘗未脩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  
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

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  
為名言

舟山將乞師日本煌寄書黃斌卿止之江濱失  
守王航海有欲據城抗守者煌以徒害民生不  
可大開諸門任其避難由是一城獲全煌賦絕  
命詩投城東上渡橋下久之浮于水面曰忠臣  
不易為也復奮力自沉而死

高岱字魯瞻號白浦會稽人崇禎時武舉也魯  
王招為兵部主事及紹興失守慨然曰上恩厚

矣國家文武異途重文輕武嗚呼小生特議廟  
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為粗人以致寇盜充斥不  
能抗禦神州陸沉職是故也我本武學授是文  
職偏側搶攘無益毫髮尚不能以一死報國乎  
劉蕺山吾鄉先生也吾嘗師之即絕粒其子諸  
生朗亦氣節士曰夜守之岱閱八日不死而薙  
髮令下朗泣辭其父曰大人決志棄世兒願先  
往泉下掃除岱瞠目曰有是哉若乃能先我朗  
治衣冠泛小舟給舟子曰我欲禱神亟駕出海

視去瞬遠北面再拜躍入水中舟子急持之嚙其脣整巾而下岱聞笑曰兒果先我是自不復言又數日卒

其同邑葉汝菴字衡生庚午舉于鄉浙東建國與岱同官主事每會食相與抵掌而談忠孝事聞變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于是乎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死于墓耳與妻王氏偕赴水王氏被救次日復死之

董守諭字次公鄞人漢孝子黯之裔也天啟甲

子舉于鄉七試南宮不第文行甚高與翁鴻業

姜思睿齊名所為浙東三雋也

魯王監國名召為戶部貴州司主事當是時孫嘉

績熊汝霖本首起事然皆書生不知兵乃迎方

國安王之仁授之軍政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

之孫熊所統惟召募之街卒田兒數百人方王

兵既盛反惡當國之泰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

分餉者正兵食兵正餉田賦所出也方王主之

義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征也孫熊諸軍主之

為量免之

之

二

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其義兵支某邑義  
餉也王令廷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諱  
然守諭叱曰諸君起義旅而咫尺天威不守朝  
廷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邵之唐議紹興八邑  
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寧海給王藩金華歸諸  
閣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諸臣議皆非也夫  
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繼以之饋義兵名存  
寔無即皆潰耳臣司管庫請以一切正供志歸  
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方

王雖不從然其議正無以難也之仁請稅漁舟  
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漁戶已辦漁丁稅  
矣今扁舸苛求民不堪命襍販小戶且不自安  
人心一搖國何以立王乃止之仁又請行稅人  
法塞鄞之金錢湖為田而凡大戶之祀田官賣  
之以給軍三疏皆下部議兵士露刃其門以待  
覆守諭不顧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謂行朝大臣  
尚不敢裁量幕府戶曹小臣敢爾沮大事耶乃  
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

後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因檄召守諭至  
軍將殺之王不能禁陰令避之守諭慷慨對曰  
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聽于主上武寧雖悍將  
何為者桓溫劉裕雄才鉅勳亦托言晉陽之甲  
不敢以一檄擅執朝臣王寧死王前聽武寧以  
臣血濺丹墀耳

于是舉朝皆忿怒曰之仁反耶何敢無王命而  
害餉臣之仁卒殉大義而止

明年莊烈帝大祥守諭請於朝堂哭臨三軍攜素

一日陞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

及六月大兵渡江魯王航海守諭不及從浮沉  
閭巷異時以舉人入仕者皆出復就公車守諭  
獨杜門著書張肯堂死其孤倖入求還里而有  
司徵狀于縉紳莫敢應守諭嘆曰忠裔也可使  
莫助手監司驚曰公素高節今何勇來立聽之  
卒年六十九

同時有王中正者字仲擣直隸保定人崇禎丁  
丑進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魯王以兵

部職方司主事召攝餘姚縣事時軍旅猝起公私赤立市甌里正得一劄付則入民舍括金幣甚者係累之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呵問正中率所練鄉兵赴任既視事令各營所餉必經縣票品覈資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總兵陳梧敗于嘉興渡海掠餘姚正中遣兵擊殺之行朝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義曰言于王梧之見殺犯眾怒也正中何罪乃止  
時諸將張國柱田仰荆本徽各率兵先後過餘

姚江紳艦空正中令嚴不敢犯其後國柱從定海復入縱兵大掠百姓洵々正中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迄不得息道縣人倚正中如嚴城焉陞監察御史喜星象律呂象數之學嘗進監國魯元年大統歷浙東止隱山中貧甚賃田以食佐以醫卜丁未八月卒葬山陰  
逸史曰越城建國其君臣本無大略而授國成于悍帥民之苦兵甚于盜也藉非董王諸臣力摧其鋒擁護孤弱民之塗炭豈能歷一歲哉雖

無救于亂亡然支撐一時民即受即受一時之  
賜矣魯王之亡王之仁入海而敗將自沉既而曰  
吾死此孰知吾節乃立旗幟鼓吹張蓋入松江  
大兵謂其降也護至金陵裁冠大袖肩輿而入  
都人聚觀總督令易服薙髮笑曰我握兵柄爵  
通侯謀人國事而無成死固分也然葬于鯨鯢  
身死不瞑後世青史何以徵信故就此求死耳  
乃欲以是污我耶遂見殺嗚呼烈矣而論者謂  
其始降後悔併沒其節亦太苛也余是以憫之

### 附之魯臣之末焉

沈履祥號復庵慈溪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候官  
甌寧二縣和光立上治平安策文上貴成疏頗  
見採納浙東授御史督餉台州台州陷走山谷  
中搜山得之殺于野其弟求屍得其首于桑園  
得其身于亂屍中以服帶可據也細而合之  
逸史曰魯王之事無足言者其在浙東閩有君  
矣其在海上粵有君矣

所惜者諸臣故國舊君之恩依仁不釋間閔相



從不避險阻與宋之張陸有同列焉然諸臣亦  
多襟事魯唐其專心于魯者張熊孫錢而外惟  
宸荃以下數人焉跡其才畧亦不能有所展布  
然蒙難而能正其志有足悲者是用志之以示  
後人

南疆逸史卷之十八終

南疆逸史卷之十九



列傳十五

林 盜

附盜蕭

劉中藻

朱繼祚

張肯堂

吳鍾巒

朱永佑

李向中

朱養時

林

瑛張名揚等附

林盜字子野福清人崇禎癸未進士知海寧縣  
有能名邑有妖人能緣壁走簷伏水中一二日  
以劍術惑眾党十人聞都城陷將舉事盜即聞  
而捕破之兵士乘破亂鼓噪者悉治以法已而

棄官去閩立國上欲置之左右黃道周督師請  
與偕行以戶部員外郎司餉改監察御史往諭  
浙西行至贛州以典銓缺人僉舉召塗還授吏  
郎立職清峻一時請托遂絕扈上至汀江楚迎  
駕疏相繼至上欲出汀州入贛

清兵已渡閩聞上倉猝西行潰兵蔽江而下群  
臣不能從塗至號慟而返走山中時歌時哭有  
所怨憤形之篇章讀者無<sub>不</sub>泣下

丁亥七日魯王由海入閩郡邑向應福清人推

塗為兵主塗別于父曰兒當死久矣受命守海  
寧失地<sub>城</sub>池當死扈蹕不終當死再使延命漏刻  
恐以不令之名貽羞父母乃直屣負戈襍徒旅

中攻福清身被數創猶勒兵戰矢中喉死

塗之友人葉子器者初在營中為大兵所獲使  
之作書招塗子器受紙筆書絕命詞授之亦被  
殺其宗人汝蕭字沁涵以鄉舉知沛縣

天啟朝官御史巡城杖內侍曾逢傳國興魏忠  
賢亂政不能殺也時稱其剛直江南立國起為

雲南臨沅道以海疆不靖貶魯王至閩徵拜兵部左侍郎提督義師丁亥十月攻福清兵潰被執除夕服金屑死

劉中藻字荐叔福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甲申之難抗言鎮兵回籍被拷掠歸唐王立以兵科給事中宣諭浙東張國維熊汝霖不奉詔中藻返至金華朱大典客之荐之隆武召對稱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金衢中藻取亭柶菁柶諸種人練之為卒時稱能軍閩敗率眾歸魯王

復福寧長樂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中藻善撫循激勸富人使出財佐軍士卒樂為用力其兵最盛鄭彩專主閩事心勿善也中藻亦不相下由此有隙上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聽中藻在福寧彩反掠其地王師乘之來攻城中藻善守所殺傷四五千

人  
戊子十月王師乃傳城十里掘濠樹柵環之城  
中求戰不得明年四月食盡中藻知必陷為文

自祭吞金死

其時中書舍人陳世亨聞魯王至閩亦以一旅復安固援兵莫繼被執不屈死而永福長樂之復陷也給事中鄔正畿御史林逢經字守一王恩及皆自殺

朱繼祚莆田人萬歷己未進士選入翰林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而罷南渡時起故官協詹事府事未赴南都陷隆武帝嗣位召拜東閣大學士

明年八月扈駕幸汀州無何帝蒙難繼祚還鄉魯王監國之三年正月王在閩安鎮隣境州縣多下繼祚亦舉兵與同安伯楊耿合攻興化城守城者為監司彭遇颺故弘光時御史也令其將出戰而已登陣樹大明旂幟其將不敢入遇颺遂以城降繼祚入守之

三月王師至城復破繼祚及叅政湯芬給事中林崐知縣郁廷諫並死之芬嘉善人崐莆田人俱癸未進士廷諫杭州人也魯王二年中所復

郡縣至是盡失去

張肯堂字載寧號鯁淵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  
知濬縣擢御史巡按福建後遂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某地江南立國肯堂選兵三千令副將周  
之蕃率以助防江璽書褒之津島賊數萬出沒  
劫掠肯堂按行勦撫踰年悉平

唐王入閩迎于水口驛加兵部右侍郎尋為吏  
部尚書改左都御史賜上方劍器理兵馬錢糧  
節制諸鎮便宜行事

丙戌春上至延平以肯堂為留守尋議率師由  
海道入長江窺取金陵以屬肯堂改總制浙直  
肯堂乃請平海將軍周室芝將前軍定洋將軍  
辛一根將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山將後軍行有  
日矣鄭芝龍密疏止之以郭必昌代為總制必  
昌芝龍私人也上乃命肯堂回福京監鄉試事  
宜赴行在未幾上出延平肯堂不及從會周室  
芝還自浙海遂入其軍駐海壇山尋取海口及  
海口破肯堂由海入浙阮進之裨將周弘益劫

之手路

丁亥六月至滄州黃斌卿館之有所謀不用肯堂鬱口無所發舒知且止以孫茂漪托之中軍汝應元嘗與人書曰銅槃之役僕豈敢後願飄梗隨流安假黃鵠之一羽魯王既失閩地駐蹕跳所肯堂勸斌卿迎之不聽及定西戾張名振殺斌卿始迎魯王入滄洲拜東閣大學士居二年

辛卯八月王聞

清兵渡海張名振與英義將軍阮駿扈之出滄洲肯堂居守

九月二日城陷先一日肯堂冠帶北面叩首將就縊聞門人蘓北人已縊死廡下肯堂取酒酌之曰蘓君待我遂歸至雪交村亭視其子婦沈氏妾周氏方氏姜氏畢氏次第就縊乃題詩于襟自縊亭之中梁其僕張俊彭欽從死汝應元已為僧至軍門乞收葬將亦義而許之雪交亭者植一梅一梨其開花常相接因以名亭肯堂

讀書地也

吳鍾密字密禔號霞舟武進人弱冠為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會名宿而不得第晚以貢生教諭光州河南鄉舉而成進士時年已五十八矣崇禎八年也授長興知縣以禮抗奄人崔璘為所誣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府推官南渡陞吏部主事未至而金陵亡赴閩中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鍾密曰天下分崩資羣策猶恐不支尚欲拒人言也即鄭氏專上患之

欲往贛州鍾密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地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猶可自固倘舍此他圖閉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上不悅出為廣東副使未行而閩又亡遁跡海濱魯王之出海也鄭彩以其軍奉之至中左所士大夫皆觀望不出鍾密曰出國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濟不濟以死繼之耳至以為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



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江河者則又假造符璽  
貶鬻官爵偃卧邱園而云聯絡齊楚保守僕御  
而云聚兵千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  
嚴加核寔集兵則稽其軍籍職官則考其敕符  
至是之陞禮部尚書從王還至浙海所至錄其  
士之秀者率見于王僕亡拜起人笑其迂鍾岳  
曰濟亡多士維周之楨可以亂世失教士耶王  
在滄洲鍾岳退處普陀及聞城圍急鍾岳曰昔  
者吾友李仲達死奄難吾為諸生不得請死吾

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為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  
壞吾已辭行不得往死吾老矣不于此時此土  
捐軀殉義即一旦疾病死何以對吾友見先帝  
于地下哉復渡海入滄洲辛卯八月至文廟右  
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先師神位登座舉  
火自焚年七十五

朱永祐字爰啟華亭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  
主事調文選罷官唐王立起太常寺少卿出監  
平海將軍周鶴芝軍勸鄭芝龍勿降不聽將遣

南齊書卷之八  
力士趙牧刺之亦不果魯王至與鶴芝收復海口鎮東二城將以居王尋不能守

丁亥偕張肯堂徐亨遠至滄洲永祐好獎借人上下咸得其歡心故雖黃斌卿之猜忌亦相善也及斌卿誅王駐滄洲以為吏部侍郎進尚書城破病不能起曰難髮則生永祐曰我髮可薙削何待今日乎刺其脇而死僕負屍出城流血沾衣僕哭曰主人生前好潔何今乃爾耶血遂止

李向中號立齋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調秀水大草漕弊南渡遷車駕司郎中出為蘇松道副使閩中授尚寶司卿魯王入閩召巡撫福寧城破從王至浙轉兵部尚書是時諸臣寄命舟楫曰矣風雨面目黎黑獨向中面白皙如故居父喪城外大兵取滄洲召之辭因發兵捕之以練纜入見帥謂之曰聘汝不至捕汝而至何說也向中曰前則辭官今來就戮耳遂殺之

林瑛字玉之福建人戶部主事同母妻壻女五人航海入浙壻隨鄭彩去瑛至健跳所母死貧甚妻陳氏及女為人紉衣給食已而女死兵入滄洲瑛與陳氏分梁而縊其餘死事者左都督張名揚定西侯名振弟也名振扈王出名揚居守城陷母范氏以下數十人皆自焚死安洋將軍劉世勳通政使會稽鄭遵謙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寧主事蘓州江用楫會稽董元會福建朱萬年臨山衛李開國長洲顧珍顧宗光中書

舍人吳縣蘇兆人三部所正鄞縣戴仲明叅謀順天顧明楫諸生福建林瑛皆自殺而錦衣衛指揮大興人王朝相奉王妃陳氏貴妃張氏義陽妃(王)杜氏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太監劉朝幾等死者凡十八人

逸史曰魯王自浙至閩所克復者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謂非林塗諸人力哉亦幾口一成一旅之聚矣然卒無成者此天也大木已摧乃欲藉枿蘖以成林不亦遠乎其後陸處者惟舟山二

年舟山環海元為昌國州越王勾踐欲置夫差  
甬東地即此也明隸定海設叅將一員隆武命  
黃斌卿鎮之遂欲雄據其地王至不納卒為定  
西諸將所誅王乃駐蹕焉大兵出攻歷年而後  
下豈其地勢險要固于燕山金陵歟非也語曰  
用黨執虎十夫撓摧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明  
之遺臣在焉舟山破而明之遺臣盡矣其死義  
多于兩都者何也曰當日諸臣之不死者有二  
其一私妻子保富貴偷生無耻之小人也其一  
懷才未試抱申胥之忠矢田單之智庶幾後王  
得當以報者也至舟山而二者之臣無矣慕富  
貴者必不至至者皆志在死忠者也地末天荒  
鯨鯢為伍豈尚有餘望哉故君子無責焉亦無  
褒焉褒之以其始至也非以其死忠也責之無  
可責焉矣至此而臣事畢矣雖然我聞之海上  
有十洲三島神仙聚焉安知諸君子非以兵解  
而棲托其際者乎

南疆逸史卷之十九終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

列傳十六

熊汝霖

錢肅樂

張煌言

熊汝霖字兩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縣以治行高入為戶部給事中在廷名敢言卒致忤意降福建按察司照磨

弘光立起原官轉吏科汝霖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仇慶堂未已且為闕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角殿廷之上無人臣禮此豈立國

之規哉馬士英銳意起阮大鍼汝霖言陰陽消  
長間不容髮國家必欲求奇材草澤中尚不乏  
人何至擇友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  
上手四鎮之設也汝霖言一鎮之餉至六十萬  
勢必不供能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湖以北開  
屯設府曾堂奧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未幾入  
欲復厥衛汝霖言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  
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因言先帝篤念  
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

降叛跋扈肩背相望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健  
卒徒為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  
禁旅先帝破格用人而邊才督撫首竄兩端朝  
廷宰執羅拜賊廷思先帝之所以失即知今日  
之何所以必得矣

甲申九月奉使淮南陛辭言朝廷之上議論日  
新官府之中揣摩日熟少寄宰樞貳悉廢廷推四  
品監司竟晉官詹追用贖定罪無煩司寇蹊徑疊  
出謠詠繁興一人未周用便日滿朝為党人一官

外遷輒訾當事為可殺市井狡獪耽亡得官逞  
身應募以備推刃告變之用環伺待發逐客之  
論時聞翮亡之隣未已置國郵于罔聞逞私圖  
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南朝佳麗復見今  
時獨不思他時稅駕何地耶其語無中切迄不  
見用

魯王監國紹興畫江而守汝霖為非長計欲令  
諸帥畢渡不聽乃率所部十人從小疊渡江進  
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灑淚誓眾聞

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行伍分汎  
地以奉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成王兵  
由是浙西吳中如響應一時號熊兵加兵部右  
侍郎兼左都御史總督義師閩中詔使劉中藻  
至議開讀禮熊汝霖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  
下之心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耳  
若我兵能復杭城監國上早登大號已是有名若  
其不能而使兵閩克復武陵直取建業功之所  
在誰敢與爭此時而議迎詔未晚也時張國維

亦持此議于是人心始定

丙戌六月朔浙江濱汝霖從魯王由海道至閩會隆武蒙難郡縣畫江降王以汝霖為東閣學士會兵于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于鄭彩上暴橫汝霖每折之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汝霖稟擬恒右瑞彩積忿既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洋船常恐遵謙之襲已也汝霖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興汝霖奴

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遣茂即以合謀告變汝霖遂為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

錢肅樂字希聲漢孫其號又號止亭鄞縣人幼穎異書過目不忘為諸生有盛名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上瀕海而富多貴族豪奴黠吏相緣為奸其暴惡之民習拳勇健訟舞智肅樂之法嚴明視事精敏居五年俗大化遷刑部員外郎以憂歸

乙酉六月杭州不守浙東議降肅樂大合縉紳



諸生于城隍廟開陳大義謀起兵邑人有不利者陰致書定海大帥王之仁謂翁<sub>上</sub>訛<sub>上</sub>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庸妄書生指肅樂也之仁至反從肅樂時郡縣有司皆逃肅樂乃建牙行事封府庫收符鑰標兵皆來受約束兵餉咸集乃遣人迎魯王監國肅樂亦至紹興畫江防守分汛瓜漜擢右僉都御史遷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sub>上</sub>而無一存民有十<sub>上</sub>死而無一生賢人<sub>上</sub>蜚<sub>上</sub>遁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

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社稷賜卹諭祭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裨群枉四也朝章令申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闡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sub>科</sub>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sub>哀</sub>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sub>八</sub>下也所與托國者強半<sub>九</sub>光故臣鶚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sub>改</sub>九

也民為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  
災望以飢死執干戈衛社稷以戰死文臣衙門  
降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水民衣食取辦  
于舟楫調發既煩民皆沉舟束手以無藝死比  
戶困于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  
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牢囚  
以刑死大軍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于婦女以  
辱死甲敵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  
死日今竭小民之膏血而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

未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喘七以  
不剃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  
朝議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止供奉  
群寧波轉給王藩肅樂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  
勢須遣散但臣自舉義以來大恥未雪終不敢  
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  
不濟則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隆武授  
以原官閩亦尋敗隱于福州之化南魯王至肅  
樂乃出進兵部尚書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

能成功病在不歸于一肅樂請以建國公鄭彩  
為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又言兵貴精練七兵  
非旦夕事也請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  
敢死善戰之士別為六軍一切封拜掛印悉停  
罷懸六金印于此今日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  
破敵者不論把搃守備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  
為然自是兵威頓振

王之初入關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鄭成功所  
營之地也成功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為隆武三

年故王改次長垣鄭彩自以其軍連破郡邑成  
功不與焉是年十月肅樂頌明年戊子魯王三  
年歷于是海上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璽皆隱  
遁不起肅樂荐沂春為右副都御史鍾璽為通  
政使且寄書兩人曰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  
褰裳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尚切報仇  
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人翻然就道而隆武遺  
臣無不出矣

戊子王次閩安鎮拜肅樂東閣大學士兼吏部

尚書與馬思理林正亨同入直肅樂每日繫河  
船于玉舟之次崇擬章奏封進則牽舟別去臣  
坐讀書而已

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  
其帥涂登華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  
肅樂致書曰將軍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  
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况  
于不為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  
義卒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非其策也依鼎沸

以稱安策危林以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鄭  
彩降彩欲使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  
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使人刺得之相見彩  
故誦書中語肅樂因有血病至是憂憤卒六月  
五日也年四十三歲贈太保謚忠介故相葉向  
高曾孫進晟葬于福清之黃蘗山  
張煌言字玄著號若水鄞縣人幼豪邁能文章  
善射崇禎壬午舉于鄉魯王立國煌言與肅樂  
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

師潰入海依黃斌鄉于舟山明年松江吳勝兆  
反以右僉都御史監定西侯張名振軍以應之  
至崇明颶風燬舟煌言脫間道歸海上又明年  
移部上虞之平岡上寨庚寅魯王居舟山煌言  
復從之舟山破從王之閩海時鄭成功縱橫海  
上兵頗盛遙奉桂朔魯王為之寄公而已  
癸未冬返浙明年復監名振軍入長江登金山  
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烽火達于江寧以上游  
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州儀真

抵燕子磯江寧振勤而師徒單弱中原無向應  
者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

戊戌永歷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成功北行又監其軍抵羊山孽龍為害海船碎  
者百餘義陽王溺焉于是返旆

己亥成功全師犯江寧煌言以所部數千人並  
發謂成功曰公不如先取崇明崇沙江海門戶  
懸洲可守脫有疏虞進退有據不聽以煌言為  
前軍陷瓜州城議師所向成功欲先江寧煌言

欲先鎮江成功曰我頓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  
至為之柰何煌言曰我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  
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成功非之即  
請煌言往未至儀真五十里使民迎降六月二  
十八日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  
月朔小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煌言所遣別  
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虞江楚之援師且至也  
控扼蕪湖足以制上游七日煌言至蕪湖相度  
形勝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截

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偏  
徽州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送款郡則太平  
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  
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  
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  
州則廣德無為和州凡得四府三州二十七縣  
煌言考察黜陟長吏州牧行部事江楚魯衛人  
士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無何而江  
寧之敗聞煌言方受徽州降乃返蕪湖初煌言

語成功曰師老易生他變宜遣帥分徇郡邑之如金陵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鱗集金陵如在掌中矣成功不聽自以為旦夕且下士卒釋戈而嬉縱飲奏樂官兵牒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猝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官兵傾城出戰兵無鬪志大敗成功亦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而去于是橫江之艘皆屬官兵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歸鄱陽

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歷霍山英山渡東溪嶺追師奄至士皆竄止一童一卒從迷失道土人止之賂土人為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眾導者亦去茫然不知所向念有故人賣葯于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為張司馬憐其忠義導之由樅陽湖鎮出江渡黃盆抵東流之張家灘隨行建德初門西中中煌言方病瘡乃疾至休寧買棹入嚴州浙人熟其

面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以達海壩樹  
毒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入閩海  
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成功出師明年煌言復  
歸浙海甲辰散兵居于懸壘懸壘在海中荒瘠  
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陰巉岩峭壁于時  
閩粵皆平惟煌言尚在議者謂煌言不死傍海  
且復逞朝旨急捕之係累其妻子族屬以待煌  
言之小校降欲致之以為功與其徒數十人走  
普陀偽為行脚僧會煌言之糴舟至糴人為其

僧也眠之小校出力以脅糴人令言其處擊殺  
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蓄兩猿  
以看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為  
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蘿踰嶺而入  
暗中執煌言并其從者羅子木楊冠玉七月十  
七也至寧波張帥舉酒屬曰待公久矣煌言曰  
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  
速死而已至杭州供帳如上賓督撫而下無不  
敬之省中人賂守者得覩一面為辛九月七日



過害年四十五

子木寇王從死子萬祺先三日死鎮江煌言精于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糴舟未返占課大凶徘徊假寐夢金甲神告曰上帝日中取汝與其友王采微言之言未既而兵入杭人張文嘉字姓萬斯大葬之于南屏之陰子木名綸溧陽人寇王鄞縣人

逸史曰熊錢二公及張司馬三人者天下才也于使當明之盛世且與王爭烈不幸而值末

流謀之不見用用之不得盡才譬之九尺之軀俯首矮簷中吁可悲也熊錢阨于強帥熊既凶終錢亦憤恨甚矣盜賊小人豈可以共功名哉司馬之殉義也余尚童稚粗知人事見長老述之未嘗不流涕也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終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一

守土諸臣列傳十七



嗚呼封疆之吏與地存亡郡縣之吏與城存亡  
人臣之通義也明之末也為吏既朘剝以致變  
及賊至則捧頭鼠竄列郡土崩求其捐軀以報  
者寥寥也間一有之豈非歲寒之松柏歟余于  
死事之大者既各誌之以傳矣其餘守官不去  
者嬰慘酷而自甘雖他事無所表見而亦不敢  
湮沒自弘光迄永歷列其姓氏云

任民育下附

曲從直

王纘爵

周志畏

羅伏龍

楊振熙等

揚州自史閣部无義外文吏得九人馬知府任  
民育字時澤濟寧舉人善騎射為鄉里捍患里  
人徐標巡撫真定薦其才用為贊畫經理屯務  
明年授穎州知州兵火之後戶口死亡略盡而  
征賦如故民育乃核州田計一萬九千頃荒者  
半焉于是併八十里為四十里止征現戶民甚  
德之甲申冬陞揚州府知府可法甚任之以戎  
服守鎮淮門城破馳歸易緋服坐堂上此吾土  
也當死此左右皆奔散獨吏陸某者待兵至欲  
擁之出不行遂死之妻子投井死陸某亦自經  
以殉

同知曲從直與其子分守東門父子皆死從直  
字完初遼東舉人也

監軍同知王纘爵字佑中鄆縣人以祖廕入太  
學授應天府通判揖湮氏篆清介剛直忤上官  
投劾歸乙酉起揚利監軍同知可法謂曰君書

生不知兵奏改京職可乎纘爵對曰下官世受國恩豈敢避難願從明公死不願從馬阮生也可法改容謝焉城破遂從死

江都知縣周志畏字一畏號雪松與纘爵同邑癸未進士年少敢任果于決事高傑將士在城暴橫志畏屢戢之反受挫不勝憤求解職會新喻羅伏龍至可法即命代之

羅伏龍者先由舉人知梓潼縣代志畏受事甫三日城即陷兩人皆死于兵而志畏妻子僕隸

闔門殲焉無一脫歸者

其時兩淮益運司楊振熙揚州監餉僉事黃鉉通判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瑞亦皆死振熙臨海舉人鉉彭澤舉人道正餘姚人志瑞字研方孝豐人諸人行事惜乎軼矣

溫司理府君 徽州

先伯父司理公諱璜姓溫氏初名以介字子石號寶忠湖州烏程人生三歲而孤母陸太孺人苦節五十年卒被旌于朝少為諸生有學名譽

赫然湛深于易為教授太師性至孝母歿廬于  
墓出入必為文以告丙子舉于鄉始易名癸未  
成進士年五十九矣授徽州府推官甫涖任京  
師報陷公慟哭誓死亟訓民兵繕城堞靖寇盜  
為保障計明年南都亦覆知府秦祖襄道諸僚  
屬悉逸公嘆曰城無民主且自相屠乃盡力攝  
其印台士民慰諭之眾感泣願守遠近從而保  
守教萬家會僉都御史金聲舉兵績溪公與為  
將痛且輸餉給其軍而徙家屬于瀾抗村舍語  
吏不得通家問凡四閱月聲敗嚴兵登陴郡人  
黃澍以城獻公抽刀將自刎吏叩頭曰不念夫  
人公子乎公曰然孺人欲偕我死趨歸瀾坑醜  
酒以設夜闌僕婢皆就寢長女寶德年十五假  
寐茅孺人趣之起女曰何為曰死耳女延頸受  
悅未絕復及之孺人整衣寤公取刀絕其喉有  
頃呼曰未也再及而絕乃書遺命曰世受國恩  
惟以死報薄棺火葬不必還屍投筆長嘯抽刀  
自刎聲如雷震乙酉九月二十四日也越日復

甦居人昇至幕府視其劄皆驚嘆進之食揮之  
又五日兩手裂其喉而死先君往迎其喪而撫  
其孤先君幼學于公性尤方介公歿隱居以終  
身

顧咸建

唐自彩遇俊民合

杭州

顧咸建字君石崑山人與兄咸正俱登癸未進  
士咸正授咸安推官而咸建得錢塘令錢塘本  
劇縣是時連歲大祲米價騰湧民至削樹皮採  
野菜為食而三餉疊加催科愈急長吏以解額

為殿最里甲往往雉經倉門咸建下車分兩稅  
為十限令同甲自相曉諭不以官符追捫某父  
老告之曰寇患若此朝廷師旅四征餉非得已  
也爾曹受列聖深仁獨不思急公分上憂而煩  
我遣邊胥隸乎民愷快曰使君愛我我何敢以逋課  
負使君輸者填溢無後期者京師變聞人情洵  
懼咸建出令曰天未厭明德新天子詔即至若  
無恐我奸警備愈嚴

弘光立御史彭禹驥士英私人也出按浙江橫

甚遣奴客四出剽掠百姓忿聚譁于署彭遇驍  
出兵擊殺七十餘人民洶洶思變咸建馳撫之  
得已遇驍旋劾罷及揚州失守馬士英方國安  
鄭彩軍咸集錢塘城中鼎沸咸建率吏卒日夜  
防禦軍得少戢。大兵即至巡撫張秉貞惟擾不  
知所為搃兵陳洪範勸之納款咸建爭之不能  
得秉真遂挾潞王出降咸建棄官去。大帥遣騎  
追及于吳江還抗詞不屈閏六月初殺于忠清  
坊士民徒跣號泣懸首城樓一蠅不集閩中贈

### 太僕少卿謚忠節

咸正之選推官也延安已為賊所陷未赴而京  
師變需次于家丁亥松江兵科給事中陳子龍  
欲與提督吳勝兆共舉事為人告變匿咸正子  
天達所跡捕得之子龍死咸執至江寧總督洪  
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咸正答曰  
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洪嘿然與二子天達  
天遴俱見殺

唐自彩字西望四川建州貢生兵部侍郎階泰

從父也崇禎末授臨安知縣而無錫貢生過俊  
民方為訓導自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興文教  
與俊民相得甚懽臨安故山縣俗醇朴易治自  
彩政暇則與俊民飲酒賦詩士民愛信之及大  
兵至浙省城大吏皆迎降邑人大震自彩嘆曰  
臨安彈丸地以戰則無兵以守則無食且爾民  
素不習兵革無徒苦父老為也冊印俱在聽邑  
人之所為我老矣豈復能北面事二姓與其姪偕  
豫攜家人入梅塢俊民亦匿山中士民遂賈冊

印赴者大帥問曰若令安在士民前曰令唐君  
賢父母也憐我民之被干戈不敢守土已入山  
隱矣大帥曰果賢矣吾還汝令若迎奉之我不  
必別遣也士民入山迎自彩出堅不可闕兩月  
大帥聞自彩終不出下教置令新令至欲自媚  
詭上言自彩山中陰集兵虞有變總督張存仁  
乃遣兵執自彩停其家

是時八月值下丁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為學博  
猶廟祝也我在豈可令大聖缺一祀乎乃刑牲



具醴清晨入城行禮甫初獻而執唐令之兵至見堂上戴冠博袖執笏者問何人或告之曰學官也因前繫之俊民大罵殺于功臣山下自彩至不屈提督曰昔有宋受命吳越納土臨安故事也若毋自苦我知汝賢吏故不加兵縣民德汝多矣行且薦于朝慰諭百端自彩曰士各有志安用相強總督指其家曰獨不念少妾幼子乎自彩曰大丈夫豈以子女易大節卒與其姪偕死妾大呼曰主死妾願從官若憐我幼子有

乳姬在廷頸受及其子既長遇蜀人得歸除武贈自彩太常寺少卿偕豫字敬子亦貢生贈太常寺博士而俊民竟無為請謚者

鄭為虹

黃大鵬合

王士和獨

王景亮

胡上琛合

唐王立國之日淺而其時死節之士甚衆盡皆前之遺臣未殞南北之難而留其身以有待者也既各為傳而今錄其守土而死者鄭為虹字天玉揚州進士知浦城縣上初入閩

知其廉吏欲拔置左右浦民留之乃擢巡閩御  
史留浦城有武將強奪商人米為虹繩之以法  
人言其市恩邀譽上知其忠不問且令兼巡上  
游丰采肅然將士斂手

鄭芝龍既懷二心盡撤閩溢守兵聞浙東陷先  
回臨安其將施福亦歸仙霞二百里間空無一  
兵大兵抵閩安行無阻為虹歎曰食肉者不忠  
而屠民以殉之乎還浦城啟門縱百姓去自刎  
丙戌八月也

同時守閩者為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少孤貧  
不能從師求為弟子執役每會輒從旁竊聽遂  
知書能屬文舉庚辰進士知義縣有能聲擢兵  
科給事中治兵餉未幾從上至建寧上以仙霞  
閩重地使閩人自為守及閩破大鵬被執南向  
立曰封疆失守吾分應死大兵射殺之

王士和字萬育金溪舉人避亂入閩謁選得吏  
部司務上言六事文職廣而妄銜者多武弁盛  
而立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

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愈勞移蹕頻而民生日  
苦上讀之曰此苦口良藥也朕朝夕省覽爾諸  
文武弁兵共戒令利所奏分賜之名士和賜對  
丙戌夏轉兵部主事尋知延平府時延平為上  
駐蹕地委重之

八月仙霞關不守上倉猝奔汀州留兵部侍郎  
曹履泰偕士和居守大兵至士和謂士民曰吾  
受上恩義不可生汝等當自為計毋以數萬  
生靈膏斧鑕也士民環泣其友亦勸止之士和

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君何為出此言且吾一  
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君恩厚矣不死人且  
謂主上不知人北面再拜繫印于腰自縊死  
王景亮字武臣吳江進士南渡受中書舍人隆  
武改監察御史加太僕寺卿巡按金衢兼督學  
政奉命通好于魯衢州唐魯之交政令不一景  
亮居久之未有以報命也城陷縊於馮家園  
而衢州道伍經正推官鄒岩忠江山知縣方台  
皆不屈死武臣則胡上琛上琛字逢聖福州右

衛指揮使也性喜讀書時時竊獨吟咏年十八  
赴京就職隆武加陞錦衣衛扈從延州遇變而  
返大兵入城曰吾世臣也豈可偷生令人入山  
採毒草其妾劉氏聞之願同死上琛喜曰爾婦  
人又能<sup>亦</sup>死耶遂衣冠同拜天地祖宗各舉酒飲  
藥而死

梁于溪

王城

劉允浩

夏萬亨

高飛聲

李翔

涂伯昌

涂世名合上

梁于溪字飲先江都人癸未進士知萬安縣乙  
酉大兵至郡邑望風迎款于溪獨嬰城固守援  
絕被執金帥欲降之不可繫于南昌獄中者五  
十又三日日作詩文客有憫之者于溪嘆曰國  
破家亡自天子公卿百官北面受辱余一小令  
所圖昌濟然古今忠義名節在人自立耳金帥  
又欲官之客聞而賀于溪曰死我者可賀而不  
可弔官我者可弔而不可賀死者形亡官者神  
滅吾豈以神易形哉九月十三日作絕命詞自

縊死

王域字元壽松江舉人除宿州學政佐有司城  
守有功歷工部主事權稅蕪湖時上游梗于賊  
商少而稅額增域上疏請如舊從之南都陞本  
部郎中出守建昌加副使以清正稱乙酉六月  
金帥入南昌城與布政使夏萬亨副使王養正  
推官劉允浩等謀曰事急矣國無主何以集眾  
乃奉益王監國大兵進攻建昌七月朔城陷王  
出走域被執不屈送武昌

劉允浩字集生山東掖縣人癸未進士家居聞  
北京陷欲西行說劉澤清起兵而寇至萊州允  
浩與國士等擊走之奉母南行時寇盜接跡聞  
其名不敢害推淮與王得功相結慨然欲立功  
報國史可法壯之欲留之軍前允浩不可謁選  
南都授建昌推官同輔益王大兵來攻允浩督  
戰甚力殺傷過當城陷猶率眾巷戰中矢遂被  
執

夏萬亨完禮崑山舉人娶源教諭元陞西平知

縣時河南寇盛萬亨備修甚嚴居三年改知夏  
邑地小不足用兵賊嘗頓兵城下萬亨解諭之  
而去劉超叛督師丁啟睿率諸軍討之屯聚者  
且數萬軍需器械不缺于供萬亨力也

弘光立使迎太后陞江西布政使因言者以為  
驟乃改僉事分巡南昌瑞州保寧王避寇南昌  
其舍人豪橫萬亨執而笞之一府洵洵皆持白  
挺作難民與格鬪將焚王府萬亨諭之始止尋  
陞按察使署布政使司事南京潰萬亨奉其母

至撫州屬于門生南昌已為金帥所據乃入建  
昌奉益王建昌破金帥以萬亨得民心將藉以  
撫定江西曰公從我且為大吏萬亨書絕命詞  
見志金帥知不可降然不欲加害送之楚帥一  
門死于建昌者三十餘人萬亨至武昌與王域  
劉允浩王養正施以畧魯忠者俱死傳首江西  
棄屍城下武昌人收葬之于沌砦砦河題曰六君  
子之墓養正字蒙修四川之進士也餘二人失  
考

李翔字聽舉邵武人崇禎己卯以貢<sup>生</sup>廷試會詔求言翔上書切直幾得禍閩中授新城知縣先是大兵逼新城舊令譚夢開降借犒師以斂民財奸徒乘之民弗堪其擾導閩兵之守閩者誅令令之黨與誅令之人日相殘殺匝月未定尚書吳春枝巡閩來邵武以新令難其人持疏用翔將入邑尚欲拒之翔單騎入城斬黨令者一人餘置不問人大服未幾鄉民與豪家有爭數十人譟城下翔諭之不止且入城抄掠翔揚言永勝伯鄭彩兵且至乃遣三百人紅抹首攝弓矢從南門而入衆皆奔已而知其為詐也明日復聚翔曰烏合之兵易與耳一不懲艾衆且效尤率兵以出且戰且撫斬為首數人而定鄭彩初駐新城聞大兵至而逃監軍張家玉邀翔以共守翔乃召募義勇日夜戒嚴親率千人出演武塲督師大兵已從他道馳入義勇咸散從翔返者僅三十人比至城下則留三人耳翔直前斬三級而入四顧傍皇謂三人曰汝等可去

我入城死矣策馬復出大呼曰我新城令也兵  
執之送至建昌僵立不跪大帥勸之酒翔舉杯  
擲地帥遂斬之贈光祿寺少卿謚忠壯 杭  
涂伯昌字子期江西新城人幼穎敏好學聞杭  
州黃汝亨名徒步涉江師事之已又之楚事郭  
子章于家皆得其指授家酷貧夫婦竟日同食  
一瓜冬日披苧衣不恤也補庠生督學蔡懋德  
甚器之其後汝亨亦按舉<sup>學</sup>江西伯昌方舉<sup>名</sup>夏招  
之往謝不見人曰子昔者千里師之今咫尺而

而拒之耶答曰鄉者求師非見學使者也且我  
豈以師故越喪而往哉携其子先春山中讀書  
宵夜不輟庚午舉于鄉隆武立授兵部主事改  
監察御史奉命<sup>帥</sup>至江西招集義旅歷新城廣昌  
至寧都會大破<sup>帥</sup>金聲桓徇江西諸郡縣伯昌遂  
力守寧都被圍者一年城陷大書于壁曰讀聖  
賢書但知守經死不知達權生乃自縊庚寅二  
月初十日  
城之未圍也先春奉母及妻匿山中復出從父



至城下僕告曰敵兵且至盍避之先春曰大人在城柰何舍之僕曰已往廣昌矣先春不信奮袖而行遂及於難

先是伯昌有堂姪世名字仲嘉丁卯舉人隆武授龍溪知縣甫蒞任而大兵入仙霞關鄭芝龍迎降全閩皆潰世名獨不屈遣其子常吉出常吉曰父在兒馬往未幾被執皆遇害士民棺殮之瘞淺土新守令至哀其忠各捐金贖其二孫助其歸喪世名民偉幹修髯性豪俠志氣慷慨

為孝廉日當事愛其才贈之金輒隨手盡死時其僕有黃錫黃楊王亨蔣三四人同殉云  
逸史曰二君家皆以孝廉起家皆死忠又皆有子死孝忠孝一門何其盛哉必如是庶不愧孝廉也夫

黃克善

吳錫玉合

其以禦賊死者湖東守備黃克善合肥人也甲申七日福建閩羅宋三家賊流入磁龜官兵合勦克善斬獲獨多馬蹶遇害將其鬚語賊

曰毋令血染我鬚賊亦壯之  
而南康府通判吳錫玉死尤烈柯城賊寇南康  
錫玉手提鉄鞭率壯丁數百人往勦時賊已去  
城三十里錫玉追及賊阻橋據崗為陣錫玉發  
一天中賊寇賊拔嗅之群曰未傳毒乃下崗返  
擊錫玉躍馬獨前持鞭殺數賊遂遇害贈按察  
僉事錫玉字字戴五歙人也

彭永春

徐可行

成啟

左兵之亂死者四人皆微員也可以愧諸大吏

矣彭永春武陵人九江衛經歷四月四日左衆  
突入城永春曰我官雖卑然食朝廷之祿遇難  
不可以不死具衣冠命一僕舉火焚署書于屏  
曰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死節處子女六人俱焚  
死

徐可行字三山九江衛指揮僉事城陷聞都司  
董四民自刎于城上妻史氏妾姚氏及二子俱  
赴水死大呼曰我武城亦有人哉入告其母汪  
氏母曰我家何不若彼也投井死妻鄒氏子婦

陳氏繼之可行大書于屏曰世受國恩閤門殉節以報後筆北向拜自經于望京門城樓成啟字伯祐應天人以貢<sup>生</sup>任湖口縣主事左兵圍城啟具公服端坐于庭俄而亂兵奄至啟叱曰國家養汝將以靖亂何反為亂賊粹之下索其金復叱曰寒官也何金可索被殺其時有孫大華者德化市民也左兵肆掠民不勝憤起殺一兵次日衆露刃而噪總督袁繼成不得已命宥殺兵者莫得而民大華慨然曰殺

身以安衆我何惜一死乃挺身出曰殺兵者我也與衆何與遂斬以殉一城得解嗚呼此與顏佩韋等五人何異世固不乏義士哉

張耀

曾益

王運開

劉廷標

王合

焦潤生

曾異撰

陳六奇

徐道興

張耀字融我三原人萬歷中舉人除聞喜縣知縣累官貴州布政司耀為人淳朴所至以和厚得民孫可望將入境耀言于巡撫請發民兵守

禦巡撫以衆寡不敵難之俄賊衆奄至耀率家  
童守拒城陷猶手刃數賊賊以禮請曰公秦人  
也若降當為宰相耀怒罵不屈賊械其妾婢三  
十人于前曰降則一家免死耀罵愈烈賊斫其  
舌支解之妾婢等皆死

曾益臨川人以貢生特用授為兵部司務歷主  
事陞貴州平安道孫可望圍貴陽益聚兵拒守  
數月城破一門死難其弟拭為蒲圻令亦死于  
難

王運開字子朗四川夾江舉人授永昌府推官  
署金騰道劉廷標字霞起福建上杭人通判永  
昌攝府篆沙定州之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永昌  
及孫可望入滇破定州揚言為黔國公復仇屠  
臨安曲靖下楚雄大理移檄走永昌迎天波歸  
天波信之將遣子送款是時運開廷標方守瀾  
澹拒戰天波止之且諭以其印往兩人曰印在  
我而聽公以印往是我降也且賊言何可信兩  
人悉遣家人走騰越運開有弟運閔字子遠在

署運開謂之曰弟未仕可無死將吾妻俱西勿  
在此亂人意士民懼不降且屠詣運開廳事號  
哭運開憫遣人又詣廷標廷標曰賊伎倆吾素  
知之他城之降而屠者亦屢矣衆哭益甚廷標  
取毒將飲衆始散兩人相謂曰衆心如此其何  
以守是夜運開縊僕奔告廷標廷標嘆曰男子  
哉吾年老當先王公死王公乃先我也遂沐浴  
賦詩三章亦自縊運開至永昌治喪門下有過  
哭者運開曰我輩舍生取義何哭為殮畢厝之  
復走騰越可望聞兩人死節求其後或以運開  
對遂名之至潞江語僕曰此行賊將用我我與  
兄豈異趨耶吾死將吾骨與兄合葬題曰夾江  
兄弟之墓遂躍入江數日獲屍其色如生  
焦潤生字茂慈上元人修撰竑之子也以父任  
歷南京戶部郎中出知曲靖府孫可望兵至被  
執不屈死武定同知楊于陞劍州舉人城陷亦  
死之

曾異撰字弗人福建營昌人崇禎壬午舉人以

詩文名世同時陳子龍艾南英不能出其右知  
貴州永寧州孫可望等陷黔窺滇郡邑望風遁  
去異撰與其客江津進士程玉成貢生龔汝勳  
謀曰州踞盤江天險控扼全黔棄之不守事不  
可為矣遂登陴守禦賊兵日益城陷自焚死  
陳六奇字鳴鷲龍江衛人萬歷戊午舉人知景  
陵縣廉平民多愛之常曰吾以公事夜歸民家  
必束炬以照輿從其無男子者婦女子門內應  
焉吾何功于邑人而堪此見之慨然忍不加惠

乎徒知曲靖南寧縣城破被殺于東門  
徐道興睢州人官雲南都司經歷署師宗州事  
廉潔愛民民以殷富孫可望等入雲南屠曲靖  
道興集士民諭之曰城守乎士民曰力薄兵寡  
何以抗賊道興曰然若等何罪徒膏兵刃可速  
去毋顧我死我分也士民請偕去厲聲曰失守  
封疆我安所逃死言訖鬚眉奮張衆洒淚而去  
舍中止一僕出白金二錠授之曰此俸金也一  
以賜汝一以治棺殮我僕哭請從死道興曰爾

死誰收吾骨僕乃去舉酒自飲賊入大罵賊令  
出迎其將擲手中酒卮擊之曰我朝廷命吏肯  
從賊求活耶罵不絕口遂被殺同時張朝綱廣  
通人由貢生授渾源州同知解職歸可望兵至  
謂其妻馮氏曰曾受國恩何顏對賊兩人並縊  
死子諸生耀慟而蘇葵親訖亦縊死

那 嵩 龍吉兆

那嵩沅江土司知府也己亥正月上入緬過沅  
江嵩與子那燾奉上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

畢悉斂以送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之上去

即起兵吳帥攻之城陷登樓自焚一家皆燼吳帥

即逆賊  
三桂也

龍吉兆龍吉佐乃麻衣土司也辛丑正月為吳  
帥所獲帥問爾故反何兩人同辭罵曰我受國  
恩三百載仗義守死何名為反帥曰爾猶不畏  
死耶兩人曰我盡忠而死誠賢于汝之不忠不  
孝而生吳帥怒截其舌而斬之

逸史曰傳有之國君死社稷今之藩臬郡縣

守令非即古之方伯連帥侯伯子男之君歟  
古者世其土民猶其家之子弟焉今者不世  
其土然而既蒞之則即以其家視之儼然曰  
吾爾公祖也爾父母也爾宜衣食我而民亦  
遂曰固我公祖也我父母也殫其地之出竭  
其力之入金玉之賁篚篚之綵脂肪鮮異之  
品土木儀衛之具莫不致其美好阜其備用  
不足則輟其長老之養以奉之不足則奪其  
妻子之生以奉之又不足則隣里姻婭稱貸  
以奉之又不足則赤肌膚受榜笞而不辭若  
是而寃抑之不申爭辨之不決盜賊不之禁  
天灾流行水旱飢饉不為之卹嗚呼是直土  
寇也然且國有大故則挈囊擔此貝褰裳而  
遁甚者以土奉賊為己功夫彼固不知死社  
稷之義矣獨不知失陷城池之律欵法令失  
陷城池者斬是即失社稷之義也非酷也特  
以後世不明其義而借律以示之耳明之死  
事者不少矣乃其知守土之義者不概見吳



楚閩滇黔多都通大邑半天下守土之義吏不下數千員而慷慨殉義者寥寥若此豈亂世崩離文字殘缺失之紀載歟吾于是傳即斗粟末秩要荒土司不敢畧焉嗚呼其時之擁名城享厚糈而竄降相繼者以視此之諸君子不如螢火之較列星哉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一終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二

死事諸臣列傳十八

嗚呼余每讀尚書至多士多方未嘗不廢書而三嘆也當是時周之克殷數年矣以武周之聖撫循安輯德亦至矣而故國故君之感商之民若不忍一日忘周公不得已反覆于天命之去留以消其興亡之感然則周之頑民殷之義士也南都之建其君相以兒戲亡其國竊怪廟堂之上忠義之士何何寥寥也以為聖祖列宗培

養三百年不應偷薄至此及觀其後而義旅四  
起反側者歷二十餘年而後定嗚呼此可以見  
禮教之效矣其行事不僅以兵起見者既別為  
傳而列以兵事始終者焉

江浙

自大北騎南下諸郡文武吏爭獻版籍開門迎附  
反為之守江南副總兵吳志葵者吏部主事夏  
允彝之門生也頓兵海上獨不屈先是十將  
將官者屯兵千餘陳湖中湖旁諸生陸世鏞慮

其為亂亦聚千餘人名為犄犄實防遏也適下  
令難髮鄉民皆驚而吏胥乘勢魚肉兵民洶洶  
思亂十將官因之邀世鏞起兵殺吏胥而焚其  
舟于是松江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徐孚遠  
章簡陰與陳湖兵通志葵乃與叅將魯之璵率  
舟師三千自吳松江入澱泖將窺蘓州允彝出  
入軍中飛書檄聯絡士大夫四方聞之爭為向  
應華亭則總督兵部侍郎沈猶龍下江監軍道  
荆本微中書舍人李待問嘉定則左通政使候

峒曾進士黃淳耀總兵蔣若來崑山則鄖陽撫  
治僉都御史王永祚編修朱天麟吳江則職方  
吳易總兵王蜚太倉則總兵張士儀宜興則行  
人盧象觀南則連休寧僉都御史金聲西則達  
于浙中而嘉興吏部尚書徐石麒翰林屠象美  
嘉善職方監軍錢旗知縣錢默平湖總兵陳梧  
海寧舉人周宗彝等競以家資助軍為恢復之  
計方清之下金陵也兵數十萬及克蘇杭又藉郡

邑無賴子弟刈髮以充勢益盛其大軍駐金陵  
一軍駐蘇一軍駐杭一軍駐沿海吳松等處允  
彝計欲與志葵入據蘓州斷其首尾石麟等率  
嘉湖民兵子龍孚遠旃默等聯絡浙東西之師  
共辦南寇破杭而守之峒曾率其邑兵聯絡海  
東師荆本徽張士儀等殲駐海上者白容二粟  
宜興之兵直走南京馳檄九江督袁繼成及江  
楚江北諸宿觀望順逆間者伏艦江中伺敵窮  
北半濟而後擊之計定約蘇州捷音至寇日同

發而志葵所率海上軍素怯方攻蘇州副將魯  
之璵以三百人先登斬胥門而入

大清帥匿其騎于學宮兵入城四五里不見敵內  
自疑欲退騎兵出突馳之三百人皆陷之璵鬪  
死于軍兵爭思引退志葵不能止允彝流涕  
編拜之得少留時吳中民兵十餘萬客賈僧道  
咸來助師及嘉興平湖嘉善江陰華亭清浦嘉  
定崑山上海句容溧陽所在逐殺殺長吏為民  
守得首級輜重器械無算城中僅百口然諸民

兵皆粹起無甲仗又少馬什不當一蘇撫倉稟  
馮堅城方聞外變督民薙髮尤急又慮民開城  
出則嚴閉諸城門率騎撫城中掩殺數千人民  
不得不刈髮一刈驅之登陴守禦志葵教出師  
仰攻不得入而

大清兵駐杭及沿海者復大出攻所陷諸郡邑邑  
紳懼禍潛通于大清兵遂潰或執或殺今錄其  
大概云

侯峒曾

黃淳耀

張眉錫

龔用圓

夏雲蛟

嘉定

候峒曾字豫瞻號廣成嘉定人給事中震陽子也登天啟乙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崇禎初改授吏部出為江西學道尋拜叅政分守嘉湖鄭三俊為吏部尚書舉天下卓異五人峒曾與焉擢順天府丞未至而北都陷南渡起左通政以疾辭南都潰峒曾避于鄉

乙酉六月李成棟以水陸兵駐吳淞所過攘掠民甚憤揭竿四起嘉定團練鄉兵破成棟舟師于新涇士民為城守計推峒曾為主慷慨誓師逐新令張維熙與同邑黃淳耀唐全昌夏雲蛟等分門而守設謀備禦西窺太倉東扼吳淞各邑相應成棟數發兵攻城城中出兵邀擊一敗之于羅店再敗之于倉橋成棟怒大脩攻具破婁塘通太倉自率師來攻峒曾乞師于總兵吳志葵志葵遣遊擊蔡祥以七百人赴援一戰不利束甲遁去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崩一角架巨木支之至四日雨益注

城大崩成棟遂薄東門而上峒曾與其子子演立  
潔猶立睥睨間指揮鄉兵爭欲扶之去峒曾曰  
我既與城守城亡與亡去何之趨歸拜家廟自  
溺池中叱二子速行二子皆曰願從父死相抱  
入水未絕而兵乃鈎得之又峒曾首以殉故將  
王公揚死于陣成棟以別將守城而去有金生  
夜竊峒曾之首而去藏之篋中峒曾之叔自野  
輿棺入收其屍方殮有哭聲自外來者則金生  
負篋而至也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幼好學性中和湛靜喜  
怒不形于色至談古今忠孝名節則持侃侃不  
少假借登崇禎癸未進士見天下已亂而人猶  
營進不已賦詩南歸弘光立不謁選大兵圍城  
佐峒曾調兵食城破淳耀與弟淵耀入草菴菴  
僧無等淳耀方外交也謂曰君未受職可以無  
死淳耀曰大明進士宜為國死今托上人死此  
清淨土足矣索筆書曰進士黃淳耀死此嗚呼  
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

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右  
就縊年四十一暴屍七晝夜面無改色淵耀字  
偉恭邑諸生律已嚴格與其兄相師友誦講勿  
輟至是怡然就死

張錫眉字介茲上海人庚午舉于鄉素有志行  
嘗孤館獨坐一女子窺之投簪于几上正容不  
動明日即辭歸亦終不言也歲大祲力請有司  
發粟賑之復募以瘞殍者以千計好行其德如  
此城破死于兵妾何氏抱女赴水死

龔用圓字知淵辛酉舉人選秀水教諭乙酉棄  
官歸龔氏自宋元來稱文獻故家兄用廣方嚴  
有志操用圓精研經學互相師友鄉人稱之城  
破兄弟皆投水死

夏雲蛟字啟霖嘉定諸生家貧篤行好學與黃  
淳耀齊名與唐全昌俱為兵所殺

沈猶龍

李待問

章簡

陸永明

徐念祖

傅凝之

松江

沈猶龍字雲生華亭人萬歷丙辰進士積官至

福建巡撫招降海盜鄭芝龍威名始著陞兵部  
侍郎總督兩廣歸里福王立召入為兵部添議  
右侍郎

李待問字存我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七月大  
兵遣安撫使至有常指揮者執而殺之徧括郡  
人助餉郡人苦之共推猶龍起兵猶龍乃集紳  
士為城守計而吳志葵亦自蘇還師與黃蜚共

屯泖河湖

八月大兵至泖河湖戰于春申浦以輕舟截浦乘

風縱火志葵舟重不能運潮落風烈水師多盡  
志葵與蜚皆見執遂率師圍松令降紳董廷對  
為間事覺郡人殺之已有假黃蜚軍號者突至  
猶龍開門不疑而大兵隨入以紅巾抹首俄巾  
脫皆辨髮也眾大驚喧呼大北兵至守卒皆潰猶  
龍東門出中流矢死于濠李待問殺于織染局  
初待問夢所服衣裾有天孫織錦四字以為中  
翰苑也至是竟死焉所  
章簡字坤能甲子舉人嘗知羅源縣守南門被



執不屈而死

華亭教諭陸永明字嵩年丹陽舉人先有書決其子曰。大兵已渡江我自謂有三不可生者平日以節義自命亦嘗以勉人一也賦性直梗觸境輒動二也且我之名命之父修短視明三也城破題詩明倫堂自縊

尚寶司丞徐念祖與妻張氏妾陸氏李氏同縊焉

有舉人傅凝之者叅吳志葵軍事春申浦之敗與華亭諸生戴泓皆赴水死衣工陸厚元城陷積薪于門語其妻曰能完節乎曰能厚元舉火其妻子女皆焚死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三

死事諸臣列傳十九

王淳

王

湛

徐守貞

同時太倉人諸生王淳王湛皆起兵攻城王太倉巨族也湛字道光性尤剛毅薙髮令下慨然語淳曰吾誓與髮為存亡即集里人陳說大義聲與淚俱衆曰若欲何為湛曰新守強劫民耳吾以衆往當無不摧陷者里中從數百人淳湛與其友蔡仲昭魏虎臣橫刀前驅圍城城中登

陣笑曰此烏合耳何能為舉砲擊之衆皆伏地不能傷乃訝曰此知兵者于是禁舉火以虞內變三日突烟不起人聲寂然衆謂其怯也以扉遮矢石向城辱罵越日則單衣荷戈直抵濠畔自辰至未盛暑飢疲守者乃開門以十二騎突馳之衆方解衣揮汗遂大潰淳先受傷赴水死湛歿一騎未及為所殺仲昭虎臣俱戰死常熟諸生徐守貞奉母避兵于鄉鄉兵起守貞以母病不能遷兄守噩謂去曰爾去我留方相讓而兵至守噩遁去母與妹俱投井死守貞亟從之兵挽其髮守貞踞坐而罵殺于井旁其友馮知十碎遇大兵于客舍奮臂以格鬪中矢而死

閻應元

沈鼎科

戚

勳

馮厚敦

黃毓耆

徐

趨

江陰

江陰小邑也而城守之嚴江以南無若之者則賴于典史閻應元候丞祖之守金山衛亦似之應元字嚴身順天通州人崇禎末授江陰典史

江盜百艘乘潮之黃田港應元率鄉兵拒戰連殪三人寇退以功陞英德主簿道遠未赴寓居砂山乙酉南都郡邑降附檄至江陰諸生許用昌言于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難衆曰然則城守乎相與設太祖像拜且哭城內外應者萬人推新尉陳明選主兵明選曰我不如關君智勇可屬大事于是馳騎迎應元應元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召士民而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于君者諸君其無以生死計衆曰諾乃問

曰有餉乎巨商程壁前曰某願輸三萬五千金給者次第集又問曰有軍實乎明選曰前兵備道所製火藥火器故在也發之得火藥三百罌鉛鉄九千石大馭百鳥機千張乃令曰輸不必金凡菽粟芻蒿布帛酒醪鹽醢皆是且曰城苟完何患無財否則身且不保皇恤乎家衆曰然于是餉初具乃治樓櫓修堵堞令戶出男子一守城餘丁傳餐已乃分城而守令鄉兵出伏四郊待遊騎至而殲焉部署甫定內外合圍當是

時大兵所過邑無堅城守土吏或降或走即閉  
門旅拒攻之輒拔遲不通旬日故漫視南土謂  
可以無血及而傳之而江陰設守甚嚴兵至境上輒  
賊殺相與大駭于是大兵薄城下者且十萬列  
營數百圍數十重依尹山起壘下瞰城中矢集  
如雨城上禱祭礮擊之夜遣壯士縋城下順  
風縱火軍亂自相蹂踐死者數千移營去居民  
黃雲善勞傳以毒藥中人輒斃陳瑞製木銃近  
者糜爛應元叛新意製鉄搥繫以長繩能刺人  
于城下大軍架大礮擊城垣裂應元用鉄葉  
裹門板貫以鉄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  
又命人運石視缺者壘焉又嘗天盡乃束蕭蕭為  
人夜立陣院間城上擊鼓鳴金大噪若將縋城  
斫營者大軍驚矢猬集比曉獲矢無筭凡守禦  
之法殫極智巧大軍乃濟師遣降將劉良佐來  
助臨城呼應元與語應元曰我一典史蟻蚤臣  
耳猶不忘故國汝爵為列侯握重兵不能為國  
扞禦反為敵前驅有何面目向我一人耶良佐

漸而退

八月松江破李成棟率所部十四萬至驅黃蜚  
吳志葵作書招降志葵至城下陳說利害應元  
叱曰汝不能斬將寡旗為人所縛死已晚矣何  
喋喋為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  
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  
聲歌之其聲悽惋大兵聞者皆為泣下應元偉  
軀幹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不稍貸然輕財  
賞賜不吝傷者親為裹創死則酌酒而哭之明

選寬厚姬煦善撫循士卒徃徃流涕相勞苦士  
皆樂為之死雖知危急不少變外兵既盛攻愈  
急礮聲徹晝夜城中死傷日積矢石亦盡二十  
一日大雨如注城傾大軍踰而上應元率死  
士巷戰所當披靡殺傷以千數奪門不得出投  
于前湖水淺不死遂被執良佐持之泣應元曰  
死耳何泣為見貝勒不屈膝死于棲霞禪院用  
德明選自焚死城中屍骸枕藉街巷皆滿凡攻  
守八十一日竟無一人降者而大兵死者亦六

七萬嗟乎應元守善矣惜所守者小邑耳使兩  
京得如應元者守之明豈其亡哉隆武聞而泣  
曰吾家子孫遇江陰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敬而  
拜之應元至今廟食江陰其死事可紀者邑人  
兵部主事沈昂科字銑臣辛未進士城陷日自  
縊家人豪殮之不守而去兵斫棺取其首中書  
舍人戚勲字百屏甲申假歸至臨清聞國變臨  
清人欲留之叅軍勲曰非我死所南渡奉勅督  
閩餉事畢而國亡佐應元守城城陷召妻子授  
之巾悅視其既縊北面再拜自起舉火火熾乃  
自縊從死十三人

江陰訓導馮厚敦字培卿金壇人冠帶南向自  
刎于明倫堂妻王氏與其孀妹結社投水踰月  
一日歸妻者聞變亦死之而武進流寓諸生呂  
九韶江陰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于城將陷日  
痛飲自刎

黃毓祺字介子江陰貢生與弟毓仍俱有名于  
時毓祺深于禪學而性慷慨忠義其門人諸生

徐趨字佩玉亦有氣節江陰城守毓祺與趨起  
兵行塘以應城中魯王遙授兵部尚書賜勅印  
江陰破毓祺亡命淮南趨與其黨栖山中明年  
冬率王春等十四人襲江陰十四人俱死趨被  
獲見知縣劉景綽長揖不跪左右叱曰非爾父  
母官官耶而不跪趨厲聲曰降臣耳何父母焉  
景綽壯其志欲釋之曰我知子非謀逆者寧有  
所親在獄欲篡取之耶趨曰我何親在獄志不  
忘明欲有所為耳景綽曰若然子必死矣趨曰  
吾固不欲生也景綽曰子誠奇士吾將薦之以  
官趨曰汝大明進士位至監司亦不卑矣今降  
而為令汝為官而不能自擇死所而為我擇官乎景  
綽曰吾非得已借以吏隱耳趨曰汝外吏欲去則  
去天壤甚寬何至呈身于教含羞苟活哉景綽  
慚連呼送獄丁亥正月八日殺之已而聞毓祺  
亦與同事收其子晞兄弟下獄而跡捕毓祺戊  
子毓祺在泰州寄書其所善江守一者用故時  
官印識之而為純一之客所得純一懼禍遂首



告變毓祺見執入江寧獄令具爰書索筆書曰  
道重君親教先孝弟其逃禪已久豈有宦情義  
憤激中情不容已明主嘉誠遣使授職招賢選  
志分所應然哀憤曠官死有餘責謹抱印待終  
身附子卿之義己丑三月獄成門人鄧大臨告  
之毓祺命取齋衣自殮跌坐而逝當事戮其屍  
大臨號泣贖其元歸葬變服而黃冠去大臨字  
西起常熟人晞等輸入官配功臣家鄉人歛金  
以贖之教授毗陵晞有學行不愧其父妻周氏  
死節甚烈卽長蘄為之傳云

侯承祖金山衛

侯承祖字懷玉世襲金山衛指揮松江之起兵  
也集諸鎮議承祖率兵至欲共襄大軍而吳志  
葵忌之阻其謀承祖恚曰然則府城聽之聽我  
承祖以金山為存亡耳歸而治兵設守禦未幾  
志葵果敗松江亦破進攻金山承祖坐陣院閭  
親授矢石緣城上者及之屢進屢却不能入八  
月二十四日江陰既陷李成棟還師助之守卒

皆疲俄有內應者啟水門以入承祖以其子傑  
巷戰衆且盡傑被執罵不絕口見殺承祖亦執  
說之降曰吾家自始祖以開國勲子孫不替食  
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一死報國哉至文廟  
前曰此吾死所再拜于先師遂受刃

印祖德

麻三衡

吳漢起寧國

寧國之兵主之者印祖德而麻三衡吳漢起等  
附焉印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丁丑進士授  
寧國府推官以才調濟南起拔按察司僉事分

### 分東昌

十四年夏給事中張上言土寇興流寇異土寇  
皆飢民耳聚則盜散則農計莫善于撫今祖德  
既授殊擢宜令專任撫事帝從之寇果多散以  
功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京師陷李賊檄降  
祖德斬其使中軍梅應元作亂入劫印祖德將  
自刎士民衛之出境遇魯王于道同之過淮時  
四川大亂祖德無家可歸因同之寧國南都既  
覆七月起兵以應金聲既而績溪已失祖德駐

師華陽山糾集別部顏苗王一衡金經萬曰吉  
麻三衡等共攻郡城不克退歸山中七月二十  
日。大兵破寨獲其父子送江寧不屈磔死閩中  
贈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麻三衡字孟捷宣城人布政司溶之孫也生有  
異相好習武事與沈素民梅朗山徐律時沈士  
柱皆知名于時三衡尤以詩酒自豪既起兵與  
太平阮恒阮善劉島甲胡天球馮百家共稱七  
家軍皆諸生也駐兵稽亭每戰三衡策馬舞刀

先登陷陣敵人望而畏之後以衆寡不敵被獲  
殺于江寧七家皆死

吳漢超字許公宣城諸生也為人強直有胆識  
深沉不露甲申之變哭于廟與其友湯廷立謀  
募師赴難會和光立乃止已而南渡復失慨然  
曰天下事遂已乎議保寧國境衆無應者乃走  
涇縣從尹民興起兵涇縣之城守甚壯江陰大  
兵久而後克損傷者什七八故至今聞二縣之  
名輒破胆漢超力也師潰匿華陽當塗人徐淮

聚衆駐華陽聞漢超名禮而致之用其謀連破  
句容溧水高淳溧涇陽縣太平諸縣漢超曰我  
兵少聚而守城則無以攻戰我以遊騎四出使  
彼疲于奔命乃可乘此伍員所以覆楚也以故  
所克州縣皆不守然是時國新喪亡民心已渙  
而漢超復無以撫定之故終無成丙戌正月四  
日襲寧國府已入城同知王家梁勒兵巷戰寧  
國漢超鄉郡人各顧其家莫有鬪志遂潰訊俘  
卒始知為漢超主兵于是圍其家令曰不出其

族漢超乃歸死問其歸同事漢超曰郡中十萬  
戶誰非吾黨不可一二數也臨刑終不屈膝剖  
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氏墜樓而死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四



死事諸臣列傳二十

吳應箕

龐昌胤池州

池州則奉朱盛濃為主而吳應箕應之吳應箕  
字次尾貴池人復社領袖也言論風旨士爭趨  
之公卿以下視其臧否以為榮辱阮大鍼在京  
都應箕率諸名士噪而逐之大鍼不敢較然憤  
甚欲甘心焉知光立應箕亡命走他鄉乙酉起  
兵攻池州復建德東流及十月而兵潰逃婺源

初門界為黃總兵所獲不肯屈將戮于市應箕  
曰不可遷于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應箕  
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伸頸為總兵曰以此煩  
公遂死

龐昌胤字再玉四川西充人崇禎丁丑進士知  
青陽縣國亡棄官隱九華山與邑人孫象壯謀  
起兵事覺被執行至五溪橋店夜扃戶而卧明  
日推窓入則死矣卒不知其如何而死也

盧象觀

方明

葛麟

顧杲

江上之師起于盧象觀而方明葛麟皆與合軍  
者也象觀字幼哲總督忠烈公象昇之弟癸未  
成進士授金溪知縣未任改中書舍人忠烈智  
勇知兵有謀略為督撫甚著威名象觀習其家  
學以仕晚未見用也。大兵既渡江象觀與宗室  
朱謙瀝遇于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誓同  
起兵至茅山以象昇故將陳坦公為先鋒多所  
殺傷謀攻南京金陵人朱君兆奇士也為象昇

計曰京城雄深攻之未易猝拔而大兵四面萃  
于我敗道也公盍謀內應者乎象觀曰如何君  
兆曰某習知邑中之豪願與朱君先入公定師  
期告我我從中起事舉火以應焉已而遣僧至  
君兆所約期僧至

清師告變清師嚴兵立誅君兆而自舉火誑外  
象觀薄兵城下燒太平門騎兵出城突馳之象  
觀大敗精銳盡喪議瀝匿水竇中得逸復與象  
觀至宜興稍收士卒出攻溧陽又敗象觀止入

太湖而廣德屯田都司方明迎議瀝入其軍明  
字開之素與吳興豪傑相結起兵據廣德既奉  
議瀝義師多應之于是破孝豐臨安寧國等縣  
軍聲大振隆武聞之封議瀝為瑞昌王方明等  
授官有差無何

清師張天祿自徽州出攻方明不能禦棄王走  
浙東鎮江人潘文煥匿王于茅山民舍久之其  
部曲喜正至鎮江買弓事覺有司捕正禱治之  
遂得王王遇害事連文煥文煥見正嚼齒大罵

曰吾死何足惜吾王一日尚在人心一日未散  
胤子乃壞我大計奮起批其頰其子哭文煥曰  
我死忠汝死孝傳之天下後世義士頌述焉不  
然我老氓也誰復知之至金陵洪承疇欲屈之  
不可被殺一女亦不食死

其明年方明回之長興有疑其為謀者執至防  
將郭虎所一小卒識之指曰方明也遂斬之象  
觀之入太湖也與葛麟王期昇合有衆二萬奉  
通城王朱盛徵居長興八月二十八日大戰于小

涓葛麟死大兵蹙之象觀知不免起拜其衆曰  
我兄弟受國厚恩無以報空煩公等死有餘愧  
自投于河有小卒起而掖之出象觀曰愛我不  
如成我義也復自沉而死陳坦公總兵毛重恭  
俱戰死

葛麟字公丹陽人與象觀同舉于鄉生有膂  
力貌類武夫能開數力弓和光立巡撫祁彪佳  
薦其才勇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達協守京口上  
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京口破不



至家而走海上同總兵吳志葵起兵復青浦志  
葵敗見擒潰卒無所歸推麟為帥麟乃引舟入  
太湖是時職方郎中王期昇起兵西山奉通城  
王麟乃與期昇合未幾盧象觀亦至軍遂盛期  
昇貪不能為軍以兵威肆掠隣境而已民苦其  
暴引大兵焚期昇舟期道象觀危甚麟望見火  
光率三舟冲之軍吏曰衆寡不敵毋陷死地  
麟曰臨難不救同盟之謂何手持長予力戰  
舟師遇者皆披靡連殪六七十人于水大兵素  
聞其名及戰群指目之噪曰長而肥者曹帥也  
萬箭注之而發揮矛如風矢不能害乃擲炬于  
其舟舟焚麟赴水死  
無錫人顧杲以起兵未遂先為人所殺尤可惜  
杲字子芳端文公憲臣之孫為人粗豪尚氣以  
名節自任端文講學在東林書院清流多階之  
由是東林遂黨魁皆引端文自重而杲為其宗  
子故雖未仕而名甚高阮大鍼既廢而居金陵  
思結納後進以延譽乃蓄名謳製新聲日置酒

高會士雅好遊者多歸之禮部主事周鮒惡之曰此亂萌也因草檄名曰南都防亂引諸名士以排之而難于為首者杲曰舍我其誰大鉞意大阻恨甚及大鉞得志杲猶無所顧忌為萬言書名曰號忠上于當事初虜佳撫吳嘉其義為築禮賢館招之保護之甚至大麟與杲有連稽共駕帖未旬日而國亡事得解大兵抵常州知縣林飾遁邑人王如玉顧君起獻降冊杲方起兵以應江上遇之砂山杲怒命所部執之兩人大呼曰此賊也是時沙山人團練以禦盜不知其為杲也信之群起執杲杲無以自明乃曰願誅如玉君起而後死沙山人聽之于是被害既而審知為杲也則大悔立祠祀焉有巢之梁者常州舉人字伯貞知曹州歸里乙酉從軍于孟河兵敗父子俱死

吳 易

孫兆奎等

陸世鑰字兆魚以財雄于陳湖會國變散財募士保障鄉里湖傍諸生沈自微輕財任俠亦知

天下有變造魚船千艘于湖自徵死其弟中書  
舍人自炳收其船以集兵主事吳易因之以起  
易字曰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不謁選而歸  
和光立謁史可法于揚州可法竒其才奏授職  
方司主事叅軍淮上乙酉奉檄督餉未復命而  
南京不守

六月大兵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有諸生  
吳鑑者字子儀欲起兵誅之會黃蜚兵至無錫  
鑑大喜徒手入縣庭罵國佐國佐執送蘇州州

守詢其黨與抗聲曰孔子孟子張睢陽顏平原  
皆是也何問為殺于昏門易聞而憐之起兵擒  
國佐授其叔汝廷令殺以祭鑑于是舉人孫兆  
奎諸生華序吳旦等皆募兵至以水師千餘人  
屯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多所殺傷大兵之  
初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習水師者襍農民  
散處湖畔大兵掠民舟以濟劫人搯之前散處  
者來操其舟掉至中流碎鑿沉之而溺死者無  
筭

是時部郎王朝昇吳景亶等奉通城王朱盛徵起兵西山克長興而居之然兵不及易之強故皆依易以為助東浙授易兵部尚書封長興伯閩亦授閩詔兵侍郎兼副都御史忠義伯八月總兵吳兆勝以舟師至既敗葛麟象觀等軍引兵追易二十四日出戰塘口獲敵舟二十次日大雨不設備為大兵所襲大敗易子身走父承緒妻沈氏及女皆溺死一軍盡覆華京先驅妻子入水格殺數人卒繼至手與搏戰相持溺水死自炳與其弟沈自駒及趙汝珪吳旦等皆戰死自炳字君晦自駒字君牧汝珪字子玉吳旦字爾赤華京字壯與皆諸生中之有志行知名于時者也孫兆奎兵敗將走念易妻子在軍中恐被辱視其赴水然後行遂為追兵所獲至江寧見總督洪承疇大言曰先帝時有一洪承疇督師敗績自死封疆先帝親祭而哭之今又一洪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承疇曰汝無問一人兩人也汝自為一人事耳驅出斬之

時義旅四起多肆劫掠惟世鑰毀其家以集衆  
禁部下不得妄掠一錢犯者必死故其軍獨靜  
後知事不成為僧去

明年春吳江人周瑞復起兵屯長白蕩江副將  
討之而敗八百人皆死軍聲復振遂迎易入營  
集飲友人孫璋家偵者知之引大兵猝至易與  
曼青並見執殺于杭州草橋門而孫璋父子亦  
死

易部將茹文畧餘姚人字振先驍勇善戰少從  
軍長興為千夫長浙西既降文略遂攜壯士十  
餘人入太湖從徐雲龍破長興戰屢有功雲龍  
死乃歸易易優禮之奏授總兵每持長矛臨陣  
易八月之敗文畧手及數十人身亦敗被十餘  
創血盡而仆兵猶疑其佯死數及之大兵去稍  
甦捧其頭而走至潯溪休于野廟廟祝見而識  
之曰子非茹某耶持之而泣傳以良藥百日始  
愈間行至長興訪母妻子皆遇害矣丙戌正月  
從軍于麻湖與大兵力戰所殺過當援絕而亡

其將周志韜突圍出收餘衆自保魯王遙授恭  
將明年夏兵敗赴水死

李總兵

任源邃

吳福之

徐安遠

其與易同起兵太湖者有李總兵失其邑里名  
字而諸生任源邃吳福之徐安遠等皆附焉源  
邃深沉有大略見所在起兵因往來諸寨求可  
與成事者皆不稱意喟然嘆曰天下事遂無可  
為乎我視諸軍皆兒戲耳家居久之福之起兵

約與之就李氏于青城柵福之字介公闈中禮  
部尚書鍾虫子也鍾虫在闈時時以書誡其子  
無負忠義至是與李合軍與大兵數戰李氏兵  
敗自刎

源邃被執至漂陽當事命之跪源邃曰若非明  
臣耶見我不愧死而尚欲屈我乎當事曰子年  
尚少盍少待諸源邃曰汝惟有待故至此余何  
待遂死

福之自書其衣曰我生不長遭此兵燹從李覲

王冒險不避血戰三月誓死不貳再舉再克全  
軍失利公既成仁吾亦取義不揣小子敢附斯  
意投湖而死  
安遠字世修武進人兵敗被擒不屈見殺妻楊  
氏妾惠香皆死之

金有鑑

徐昌明

通城王之起兵也長興人金有鑑奉之有鑑字  
改玉有勇力王以為總兵六月率許昇沈磊沈  
士和金艷色等破湖州守十餘日督兵萬餘攻

長興敗之吏員王士麟引兵會之再之長興士  
麟戰死十月有鑑敗于呂山王遣金珙字毛蜚  
卿等率衆二千奪長興不克又遣總兵賈應龍  
楊象觀吳永昌泰將金筠鹿等率兵千餘助之  
敗回梅溪聞王弟盛滌被圍于合村有鑑援之  
身中二矢收健卒數十人間行走宜興與岑元  
泰保鳳州寨十二月大兵至山寨大敗之再戰  
又敗之明年正月復攻長興有鑑元素俱陷陣  
死昌明字闍如本與象觀同奉瑞昌王王署為

監軍紀推官王敗奔西川鎮與有鑑合軍死于  
長興西門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四終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五

死事諸臣列傳二十一

謝球

趙初浣

司石盤

繆鼎吉

其餘所在蠶起者漂陽則諸生謝球涇縣則兵  
部郎中尹民興諸生趙初浣益城則司石盤廣  
德則太學生吳源長吳如臯興化則諸生張明  
聖等十四人而繆鼎吉兄弟最有戰功至英霍  
之間義寨相望不可勝數謝球字石攻兵備道



鼎新子也既起兵士卒欲取餉民間球不許而散

九月被執使人輸資球曰我大明諸生豈以貨活哉至溧陽殺之

趙初浣字雪度與尹民興等守涇縣大兵敗之及久乃克民興遁入福建而初浣見殺遂屠其城焉

司石磐與豐都司同起盩厔城兵敗執至淮安見北撫不跪都司欲脫之曰此吾叔之為書記者石磐大呼曰公言何謬耶吾實首事下獄六十餘日痛飲狂歌臨刑大罵而死

吳源長起兵梭山與裘君量等攻廣德破之至湖州而敗而其時溧陽副將錢國華起兵遙奉瑞昌王者亦戰敗殺于對埠

繆鼎吉與其弟鼎言俱有膂力車塲盩厔也乙酉秋淮人王翹林等奉新昌王宗室起兵克盩城興化鼎吉鼎言應之殺官兵數百人防禦稍疎騎粹至鼎吉時長矛連刺騎兵十餘人叢箭

而死鼎言仍集衆攻城屢有斬獲冲其營不動  
鼎言轉戰不息飢不得食遂敗為所擒帥愛其  
勇欲降之不屈乃殺之東浙俱贈恭將其餘十  
四人亦皆死

馮如圖 周 損

史可法之守揚州也人訛言不死戊子春廬州  
馮如圖因之號召人衆遠近以為信多應之者  
攻英山霍山六安皆下之已而敗沒無為州吳  
光宇巢縣葉士章皆以內應見殺

是時英霍之間各建義寨共四十有八周損傳  
夢弼傳謙之桂傳塘義堂和尚候應龍王燭之屬  
周損麻城人崇禎癸未進士授饒州推官行取  
御史大兵入江西損走福建隆武授兵部尚書  
閩敗損歸麻城與其姪周羽儀起兵石城王朱  
統錡在飛旗寨乃率潰兵數百人馬數十匹歸  
之

夢弼者以貴州選貢授泗州教諭獻禦寇策有  
功陞鳳陽同知遷安慶知府及安慶破出走潛

山踞皖澗寨

謙之者故潛山典史桂蟾者鄱陽諸生嘗起義  
從淮上義堂和尚者故公安貢生國變為僧至  
是皆歸統錡其後統錡敗諸人皆見執霍山候  
應龍與張國容楊國士等有兵萬人佩義勝將  
軍印與王焜合兵攻霍山不克退保舒城潛山  
間己丑自劉家園出攻獅子寨及南關克之營  
管家渡又移將軍寨正月寨破俘至江寧不屈  
膝死之王焜字定安羅田舉人也知涇州縣歸  
里乙酉與曹亂昌起兵戊子秋破廬州不守轉  
戰蘄黃間屢有斬獲己丑粵中進兵部尚書總  
督鳳陽庚寅二月戰潛山太湖間兵敗死于江  
寧

周宗彝

俞允良

姚志卓

大兵之下浙江也傳檄而定兵不血刃郡縣皆  
置官吏矣

閏六月薙髮令下嘉興民不從不期而會者數  
千人相與殺秀水令胡之臣閉門拒守而推翰

林屠象美主兵象美嘗勅令備兵者也乃迎鎮  
將陳梧為帥兵部主事錢棟毀其家以招兵吏  
部尚書徐石麒亦入受盟然皆文士不知兵士  
卒亦市井子無甲仗器械

大清師在杭聞嘉興反遣騎數百襲之城上聞胡  
茄聲已胆落陳梧率眾扞之三塔大敗象美出  
走亂民追殺之復聚守十六日而城陷北兵入  
屠其城徐石麒自縊錢棟殺于水陳梧走浙東  
嘉興之城守也海寧舉人周宗彝亦集里中少  
年應之諸生鄭雪舫袒臂呼市上集者千人後  
餉不足里民不便潛引清兵擊之弟宗琦戰死  
宗彝一門皆死

浙東既以義旅奉魯王監國畫江而守而熊汝  
霖獨以數百人渡海襲海寧士民迎之者萬人  
汝霖欲擇一人主兵時杭州紳士多避地海寧  
聞汝霖至皆來會然莫不首鼠持論汝霖數陳  
大義有進士俞元良者字毅綏慨然曰豈公一  
人之事某焉敢獨後遂任城守未幾敗死

姚志卓字子求長興人乙酉閏六月與叅將方元章起兵以錢塘人張起芬為將破餘杭不守十二月走于於潛大兵破之遁去元章戰死丙戌十月又戰江山大兵圍之兵敗遁入處州山中十一月出玉山其兄志元偽稱志卓已降志卓得脫而志元見殺

是月與詹兆恒同破永豐其後遷徙無常乙未冬入海攻崇明歿于陣浙東封仁武伯而起芬被執至杭懸之樹間射殺之平生不讀書臨刑有詩云頭能過鉄身方顯死不封泥骨亦香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五 終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六

死事諸臣列傳二十二

王翊 王江 趙立言

王翊字完勳餘姚人王江字長升慈谿人兩人俱邑庠生皆有智略而翊尤強毅魯王監國翊起兵海濱與江上師為聲援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浙東不守翊渡海至舟山說黃斌卿攻寧波許為內應歸而給寧波舉人楊文瓚諸生華夏屠獻宸楊大琦董德欽王家勤等令兵至從

中起事為降紳謝三賓告變夏等捕入獄  
已而斌卿以舟師至大兵擊却之吏詰夏等之  
同謀者夏慷慨對曰忠義之士何可多得無已  
則高皇帝與先帝耳以故夏等誅死而翊得不  
及捕翊遂結寨于四明山翊主兵江主餉

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御史馮京第自湖  
州軍破亦間行入四明與翊合兵徐杜舉浙撫  
遣兵攻破之且令村民團練人自為守翊以四  
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山寨京第置  
民舍久之翊謂其部曰北兵雜健非團練為向  
導則山形險惡未易窺也彼固明赤子乃敢導  
敵為寇亦不可不誅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  
衆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萬餘人京第亦  
出

已丑春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  
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  
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奎明袁應彪千里  
之間屹然相望然皆擄掠暴橫而平崗張煌言

上虞李長祥且耕且屯獨不擾民又單弱不成  
軍惟翊一旅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內設五營  
五司翊善治軍有暴惡者立時誅死賞罰明信  
四明之爭訟者不至有司而至營翊所剖決無  
不悅服江勸分富室履畝而稅人競樂輸列城  
望之如嚴敵城門為之晝閉令守皆薦誠通使  
六月魯王之健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  
南道御史江戶部朝士皆以為賞薄尋朝舟山  
觀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會稽人嚴我公以撫  
至浙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等皆降我公得  
渡海發使入四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烹其使  
我公遂去庚寅三月又覲舟山加兵部左侍郎  
八月破新昌之挾虎山九月大兵將攻舟山謀  
曰內寇不除何以靖外乃大會師于大藍山帳  
房三十里游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遁入海京  
第以病不能行為降將所獲殺  
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翊榜  
徨無所依二十四日行至北溪為團練兵所執



是夜大星墜地野雞皆鳴過奉化賦絕命詩其在繫也每日束幘掠髻謂守卒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

八月十二日群帥會訊于定海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脅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跪則跪而曰翊見者無不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其從者亦義士也

大兵之入山也江母為金帥所得以之招江江削髮以僧服見安置杭州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蹊隣居無不厭者江憐妾而黜其妻妻亦攘臂渡江去聞者莫不薄江之為人也一日江出隣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定西伯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慟哭丙申復與沈調倫聚眾四明山聲勢浸衰調倫見獲江傷箭而卒而其時休寧人趙立言亦

以餘衆栖山中會江山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  
戊午正月朔立言將三百攻克之國楹失期不  
至明日大兵至立言迎戰殺數人馬躓墮而死  
子楨恨國楹至其家欲殺之乃為官兵所執與  
國楹同死

江西

江右自左夢庚降其部將金聲桓不願北行請  
于豫王取江西以自効聲桓本無智略其至也  
惟殺掠以立威于是諸郡守各城守義兵起矣  
始于建昌而廣信撫饒繼之惟贛州之守為最  
久其被毒也亦最酷其後聲桓反覆南昌復殲  
焉數年之間江右生民盡矣今日守土者別見  
列其義兵于左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六終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七

死事諸臣列傳二十三

鄧思銘

楊應和

楊居久

鄧思銘字建侯南城諸生北都陷即號名諸生設武備名曰庠兵欲以扞國難有司聞之阻曰兵可庠也乃散

乙酉王城等奉益王舉兵思銘入幕籌畫城破被執大罵繫于千首而射之每發一矢思銘呼曰未中要害至六矢罵曰經時不能殺我汝技

何劣也已而死

楊憲和字惠生楊居久字若澹皆新城諸生也大兵逼新城紳士欲降應和賦詩痛哭遂止應和曰我一身當敵禍不及諸公也族弟居久嘆曰壯哉吾兄可無與之共事者乎提刀而出同就執強之俯伏不屈既死屍不仆猶作擊刺狀無不嗟嘆之者

胡夢泰

詹兆恒

周定初

萬文英

廣信之守胡夢泰詹兆恒皆其郡人也而周定初萬文英等以義兵共守焉夢泰字友蠡鉛山人兆恒字仲常永豐人兩人皆起家進士第為縣令有能名兆恒先擢南京監察御史吏部舉天下賢能吏十人夢泰與焉帝重念畿輔州縣殘破欲得治行已效者撫之而夢泰得唐縣京師臨南歸南渡兆恒轉大理寺丞阮大鍼之起兆恒上疏切諫言逆案一書先帝定之宸衷頌之天下萬世共凜况在總統敢有紊越黨人巧

為蒙庇謂為憐才夫賊亂之才適足以敗國豈能佐理陛下試取書而觀應亦悔左右之誤國矣因以書進呈不報九月陞本寺左丞明年二月歸里隆武授兵部左侍郎尋進尚書并授夢泰兵科給事中協守廣信廣信為閩入楚要地是時大兵方取江西而上亦得幸贛故廣信宿重兵督師大學士黃道周之出閩也聞廣信之急復遣其監軍御史周定初兵部員外郎萬文英分兵往援之定初字雪翼文英字仲實俱南昌進士也夢泰傾家募士與文英力守鉛山有唐個者字著夫太平諸生也能開元薦其才隆武授兵部主事募兵出關得數百人丙戌四月大兵至鉛山個猝與之遇與文英合軍出戰個陷陣死文英戰敗挈家投前湖鉛山遂破夢泰與其妻同縊及八月諸軍皆潰廣信破定初見殺兆恒奔懷玉山其時進賢人副使胡琦璘徽州人總兵汪碩畫皆以兵來廣信碩畫與大兵遇于貴溪兵敗不屈死奇璘城破自刎兆

恒在山中聚眾數千人自保明年三月出攻衢州之開化縣兵敗死于馬嶺又有進士徐敬時者與楊文季克升起兵于廣信之九仙山至甲午正月寨破皆被殺

陳泰來

曾亨應

陳泰來字剛長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宣城知縣入為戶科給事中南京以原官起不赴闕中擢僉都御史總督義旅益王之起兵也王域等奉之盪國泰來亦將從之同里按察使漆嘉

祉舉人戴國事謂曰公既受闕命矣今復從益王將奉王臣闕乎則王則不可屈將兩事乎是懷二心也公舉危事捐身家而不顧本以教忠而先懷二心以事人人誰信之乃止已而建康失援城卒破王出走國事降反為之用泰來恨之曰吾乃為賊所紹彼固為敵所游說也均之國事益與闕人又何分乎意欲誅之顧兵力薄不敢顯抗仍相通好亡何上高舉人曹志明與曹國祺聶明黃模王國彥等同時起兵泰來

與之相結

十二月克復上高。新昌寧州。殺國事妻奴及親黨數人。而暴其罪。進圍瑞州。不克。圍萬載。克之。十二月。大兵逼新昌。游擊何執降。泰來從新昌。至界埠。志明等從上高。會之。合兵攻撫州。俱沒於陣。

曾亨應字子嘉。號鳳山。臨川人。崇禎甲申進士。官吏部主事。吳昌時之獄。連坐。被謫南中立國。凡在謫籍。出任者皆驟貴。亨應不赴。大兵徇撫

州。亨應與舉人艾南英。前吏部揭重熙三人。議為守禦。募兵未集。騎已薄城下。眾皆散。永寧王慈爰者。蓋世宗也。建昌兵敗。走閩。廣招連子洞中賊數萬。收建昌而下。寫書亨應。請為東道主。亨應喜甚。募卒數百人。走書大姓。助餉。張皇其事。以冀西方向應。而復不戒。置酒高會。大兵偵得之。潛師從祝家渡。濟師有騁。而告者亨應。怒。按劍曰。汝欲阻眾耶。鄭帥駐建昌。撫州有永藩。關隘阻絕。偵探分明。敵兵豈從天降耶。言未

既而兵至宗族罹及者二十人其親故及諸好義者駢死三百人焚其廬舍邑里為墟亨應趨避一石室從弟某指其穴出之執其長子筠亨應謂筠曰勉之一日千秋丈夫無自負也筠大罵田屈帥立殺之亨應縛至河泥橋帥解縛揖之曰公義士也惜時不可為盍隨世以就功名乎否則為鴉犬肉耳亨應禁口不應乃曳階下槓之數十帥坐與語不應如前又懸之樹令射之已復好言相慰亨終不應帥嘆曰吳兒鉄石心腸遂殺之其同邑舉人王乘乾諸生湯仲發亦兵未集而事露受刑甚酷仲發蓋顯祖之孫也

余應桂

胡定海

彭

錕

其同時起事者南昌則兵部左侍郎余應桂浞水知縣胡定海寧都諸生彭錕九江則金志達等也應桂字孟玉萬曆己未進士崇禎朝以御史出按湖廣絕私交逐貪吏飭武備風紀肅然帝嘉之期滿命再任旋擢右僉都御史代王夢



尹巡撫湖廣為熊文燦所誣逮下獄文燦誅起  
為兵部右侍郎國變時家居嘗語人曰吾年六  
十四官尊祿厚復何所恨乎所未了者欠先皇  
帝一死耳己酉義兵起推為督師吳江舉兵于  
皇子應桂援之皆見殺

海定起家鄉薦為令廉潔致仕歸貧甚移居德  
興縣之海口授徒董氏諱德興董氏亦義俠也  
國亡起兵海定大喜為之聯絡鄉勇十月大兵  
入婺源逼海口海定徒步從督師黃道周乞師  
及回海口大兵隨至戰敗被執遂至婺源殺之  
既受刃僵立不仆

彭錕字劔伯起兵從督師楊廷麟奏授兵部員  
外郎廷麟敗以幼子屬錕撫之甚厚庚寅春寧  
都被圍錕治具名親戚故人飲酒酒半謂客曰  
城必破我義不辱行與諸君決矣且我與楊公  
共事久當死所以不死者以楊氏孤也今孤少  
長我即死人必無害忠臣後者以楊氏孤托其  
友乃索冠帶執燭于庭呼妻季氏亦冠帔出北

面再拜引繩就東西偏各自縊死而金志達與僧了悟等集萬餘人結營鄱陽彭澤間出戰池州建德屢奏捷後亦俱被殺

揭重熙

傅鼎銓

揭重熙字祝萬傅鼎銓字維衡俱臨川人崇禎丁丑科重熙五經登進士第知福寧州又三年鼎銓亦成進士入翰林為檢討北京之變鼎銓不能死出謁賊由是為人所訕鼎銓亦悔恨嘗思洗滌南渡擢重熙吏部主事以憂歸乙酉六月

月大兵至江西南昌迎附撫州建昌破重熙與曾應亨先後起兵于鄉一戰皆北閩中立國大學士曾櫻疏薦重熙及鼎銓隆武以鼎銓故降賊命以知府銜赴贛州軍前自劾而名重熙入見重熙乃偕鼎銓至闕名對稱旨陞考功員外郎兼之兵科給事中出辭湖東兵事亦復鼎銓翰林故官令還贛

丙戌五月江西巡撫劉廣胤督兵援贛州殁于陣廷議新撫恐涖任緩不及事乃即以重熙為

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便宜行事

九月整兵趨撫州不克及閩亡贛州破兩人俱解兵入武夷山金聲桓反南昌以閩事屬重熙倉猝召募得萬餘人率之入閩鼎銓亦舉兵本部以應之時仰武方宿重兵重熙進薄城下為守兵所敗喪失幾盡南昌圍急重熙入肇慶請救帝欲留為內用重熙不可加閣部銜督師亦擢鼎銓兵部右侍郎令同援南昌至則南昌已破惟平西伯張自盛走保閩界有衆數萬人入

其軍約廣信威武侯曹大鎬將捕並進大鎬池州人與自盛俱以總兵應金聲桓故皆得封侯寅冬自盛戰卻武兵敗死之鼎銓被執諭之降不從令作書招重熙亦不從乃見害重熙走依大鎬

辛卯五月率數十人至百大礮會師而大鎬還師鉛山重熙就其空營炊食猝遇游騎為流矢所中重熙大呼曰我揭閣部也遂擁之去至崇安其邑令來謁勸之降重熙曰此曰庶小子亦讀書

乃不識綱常名教乎抵建寧兵備與之舊出迎  
之俯首不敢仰視重熙執其手瞪目詈之遂下  
獄十一月受及隻瞳如生重熙好設兵知于調  
度所部將領皆紂綽子弟不聽軍法山中乏食  
標掠無虛日張自盛軍尤暴橫不受節制當時  
多怨之而其歿也無不哀之鼎銓始雖從賊卒  
為忠義君子亦諒其志重熙死未幾大鎬亦兵  
敗入關被執于岑陽關械至南昌殺之江右義  
師遂盡

### 西北

自南都立國畫淮而守西北之地視為疆外矣  
雖嘗申命督撫而遷延不往朝廷亦置不問陳  
潛夫在河南粗有經理請兵請吏而馬士英疾  
之罷其任以史閣部之忠勤經營淮上日不暇  
給亦不能復籌西北一步嗚呼江南固明土也  
而大河以北獨異域哉間有盜賊劫寨稱雄竊  
名義旅荼毒生民不足數也今錄一二紳將之  
矢心報國者以見西北之有人焉

李虞夔

孫守法

李虞夔字一甫山西樂平縣人天啟壬戌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戊子春姜瓖反于大同虞夔起兵應之陷潼關及蒲解二州己丑秋大兵至平陸山寨其子知投崖死虞夔奔陝西匿其壻王某家庚寅始得之繫陝獄中旋殺之

孫守法陝西人有勇略崇禎末以功授陝西副總兵加都督同知甲申闖賊陷京師踰月復敗入關關中守將皆降守法棄妻子入終南山號召義士銳志討賊或謂之曰國滅君亡公何所効力守法流涕曰是何言歟我受先帝厚恩見賊不討何面目立于天下

時賊拔興安州守法與鄖陽總兵王光恩合兵共破之又攻克平利白河上津等縣九月朔路賊將路應標以賊十萬圍鄖陽守法光恩督叅將苗時化王光泰等連日大戰殺賊無算賊勢漸衰而吳三桂率大兵入關狗秦地時乙酉五

月也守法又入終南山久之奉秦王第四子稱  
漢中王開邸五郎山檄召西漢鳳平延慶等郡  
兵將圍西安

十一月初七日起兵遣副將賀珍以義勇三千  
復鳳翔于是盤屋鄠涇陽三原臨潼澄城白  
水諸縣次第來歸軍聲大振守法之初起也武  
火定劉之炳賀知器郭金鎮黃金魚焦容仇璜  
等俱應之而大定本固原舊將功最多守法推  
重之

十二月與共攻西安是時邠陽舉人姚紳霄千  
總衛天命康姬命固州朝邑諸生李世仁王知  
禮等各殺守令以應守法而大兵守西安不滿  
七百人總督孟喬芳懼甚乃調山西兵五百為  
援甫過河知禮命朝邑百姓偽持羊酒半道迎  
之而伏兵伺于旁飲醉盡殲之喬芳益懼又調  
榆林兵二千入援

二十八日守法率諸將至城下然兵少騎兵七  
千步兵五千而已平陽人曹三俊三英師可宗

謀以城應事泄被殺

丙戌正月五日援兵至部將賀珍胡向化等謀  
曰我兵少攻之猝未易拔安能復戰乃解圍去  
二月寧夏甘肅神木靖邊各以兵來附隆武帝  
聞之遣使問道封守法大定俱為伯然是時中  
原盡失大兵之徇秦地者衆守法所得郡縣旋  
為大兵恢復聲勢浸衰六月守法退回五郎山  
八月武大定之衆敗于興安境中九月王光泰  
敗歸鄖城又敗走房竹丁亥正月守法奔石子  
城二月走長安石鰲谷三月朔守法破寧州與  
高勳等拔興安之喬麥山總督孟喬芳引兵攻  
之四月八日伏甲深林以輕騎誘守法出擒之  
守法猶執鉄鞭格殺數十人乃死傳首西安大  
定入蜀

### 滇黔

孫可望獻賊之餘孽也獻忠既誅于蜀可望潰  
而西南掠滇黔所至崩摧無敢與抗者乃有忠  
憤激烈徒手而與之持雖不量力然其義足尚

也錄之于左而城守之死節者附見焉

吳子騏 劉瑄 楊公瀛

譚先哲 石聲和 顧人龍

吳子騏字九達貴陽舉人為興寧知縣安邦彥之反也圍貴陽而子騏念母在城中倉猝棄官歸遂不仕總督朱燾元知其才崇禎十年燾賊阿烏謎叛陷大方城遂守將引兵內向燾元屬子騏走書召六廣諸目曉諭利害果相率降附燾元上其功爾璽書嘉獎至是聞可望等擁眾將

至子騏謂邑紳劉瑄楊光瀛等曰吾明之老臣也坐視賊至屠戮鄉邦何以報國因共起兵扼賊于要路敗之賊後益眾力不敵被執俱不屈死瑄元瀛並起家鄉薦瑄官主事元瀛官同知子騏同年譚先哲平垣衛人官戶部郎中邑城之陷與同里前兵部叅政石聲和皆閣門殉難有顧人龍者定番州人常出仕既老家居冠玉率士民拒守殺賊甚眾至城破罵賊而死

南豐文 卷之三 十四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七終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八

死事諸臣列傳二十四

席上珍

金世鼎

附何思

段佰美

余繼善

耿希哲

附冷陽春

夏祖訓

席上珍姚安舉人為人磊落尚節義聞可望等將入滇與其友大姚舉人金世鼎謀曰城尚可守盍起兵拒之因出家財募壯士二萬人與姚州知州何思率以守城可望乘其未備也疾遣

其將張虎臣奄至一戰而敗世昂自殺上珍及  
思俱被執可望欲降之上珍厲聲曰我大明忠  
臣也豈屈于賊耶罵不絕口及其口猶罵可望  
怒剝其皮從踵至頂其聲隱隱也思亦不屈死  
其時晉寧舉人段伯美呈貢諸生余繼善取希  
哲及昆明孔思程皆起兵拒賊思臣以從軍得  
官衆以其雄武推以為長及定國兵至思程泛  
舟遁伯美因知州冷陽春知縣夏祖訓共守城  
定國攻破之伯美等皆死陽春石阡人祖訓嘉

### 興人也

逸史曰或有問于予者曰子以諸義旅之舉  
是歟非歟予曰于君何如或曰是皆不知天  
命者耳昔者以全盛之世九重之尊四海之  
富山川之阻關塞之險荷戈彀弩而防衛者  
所在如林然而一夫袒臂大呼千百成群披  
撥襖持白挺望屋而食則列城為之晝閉其  
浸以蔓延攻城郭掠官寺屠鄉村于是天子  
赫然振怒選徒命旅賢相制其謀良將奮其

威健吏供其餉不受高爵重賞招致武健異能之士以制狂獗救黎元然而此蹶彼熾朝散暮聚喪師失國所在見告垂青紆紫華軒高蓋之徒委印綬捧符節冊望塵歸命長軀至京不三日而開門延賊帝后倉皇隕身尺組迨夫紫蓋南渡長江天塹猶足立國晉元宋高之業未艾也無何而元帥請命王師入關以方張之雲焰百萬之衆易于拉朽然後真人應運徐收大物命官置吏考定中原旌

旗南指馬首倒戈前鋒未抵于近郊戈船未濟于橫流而君相逃竄臣民恒駭壺漿箜篌絡繹勞軍傳檄而定吳越之墟亦足見天命之有歸而歷數之難強矣乃諸臣者吹既灰之燼導將涸之波怒其螳臂以當雷車驅烏合招亡命依狡獪為謀臣仗戍卒為將相使晏然之州里卒罹鋒刃積駭為卬流血成川宗黨戚姻駢首同盡累世蓄藏塗地無遺兵之所屯荆榛彌望哀哉拚三百年之休養生

息以博虛名之一擲也且夫不知其無成而為之不智知其無成而驅父兄子弟以殉于僥倖之萬一不仁不仁不智之事君子諱焉而吾子猶臚列而紀述之母乃獎亂乎余喟然而嘆曰有是哉有是哉信如子之言則是靡高不必奮迹于成旅箕子不必傷心于麥秀甲胄秦庭之哭為妄田單火牛之策為愚也而豈其然哉夫孝子不以父疾而斥其醫貞婦不以夫亡而蔑其孤蒙險而愈厲者忠

臣之誼也犯難而不避者志士之烈也故曰歲寒知勁節板蕩識忠臣且天事有變易時事有反覆有仍復國遲之三十九載之久南陽佳氣發之一十八年之後非其臣民歌思舊德不忘先朝痛心故業含悲蓄憤淬礪以俟機感奮以赴會歷久不渝而後能成事哉而子乃以不智不仁目之則將奉君父如弈棋視宗社如傳舍覩顏蒙面以事仇者之皆智歟私家室保妻子憲利祿營爵位賣人城

社覆人宗族以博進取者之皆仁歟審如是則三綱將淪九法將斁禮樂崩頽詩書滅絕中國胥化為蠻貊人類變而豺虎也豈得為宇宙哉南都之立國也僅矣其小人之釀成禍敗者不足論至有平居高設名節號名徒黨自附清流忽焉喪志屈膝獻國而其忠義激發誓死不顧者乃在放逐之孤臣斥遠之下僚窮山絕谷布衣韋帶之士慷慨陳言流涕書檄而四方響應千里之遠如共方社緇流羽士裹糧呈技重趄來赴事雖不成天地震動比其志氣偉然皜皜乎與天日為昭照者也成敗利鈍又何計焉善乎趙襄子之言曰智伯已亡無後其臣猶為之報仇此天下之義士也斯言也有三代之遺直焉嗚呼以土崩瓦解之秋而區區閩粵一隅支撐名號者二十五年甚至海濱蠻島風帆浪楫保其冠裳數十載不變則皆諸義士風聲之所激也惜乎可紀止此耳其他懷忠抱義名湮沒而

不彰可勝嘆哉後之君子續而傳之其必有  
孚吾言者矣

南疆逸史卷之二十八終